胡小石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小石論文集

胡小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簽　匡亞明
責任編輯　王海根
裝幀設計　胡光武



胡小石論文集
胡小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9.25　插頁2　字數193,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統一書號：10186·344　定價：（七）1.10元

目錄

序言……一
屈原與古神話……一
楚辭辨名……三三
《楚辭》郭注義徵……六六
《離騷》文例……七七
《遠游》疏證……九三
張若虛事蹟考略……一〇四
李杜詩之比較……一〇七
杜甫《北征》小箋……一一五
杜甫《羌村》章句釋……一二〇
南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三八

古文變遷論……一四七
齊楚古金表……一七四
考商氏所藏古夾鍾磬……一九三
書藝略論……二〇五
附錄
頤夏廬詩詞鈔……二三三



胡小石先生遗像

胡小石先生書自作詩詞三首

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賃
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
昆共享天祚億萬年

胡小石先生臨《張遷碑》

南岸邑居頻年為患老弱
遑遷將至沉溺公匪憚滯
沐躬自臨視

胡小石先生臨《蕭憺碑》

胡小石先生手書杜甫《前出塞》詩（草書）手迹

序言

胡小石先生(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名光煒，號倩尹，又號夏廬，晚年號沙公。原籍浙江嘉興，但生長在南京。他青年時代入兩江師範學堂習生物學。畢業後歷任北京女高師、武昌高師、西北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白沙女師、雲南大學等校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解放後任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職。

胡小石先生爲人正直，剛毅不阿。解放前對蔣介石殘酷鎮壓學生運動，深感不滿。「四·一」事件中，他挺身而出，保護示威同學，幾遭特務毒手。他積極參加護校，迎接解放。解放後，他雖已年逾花甲，仍積極參加各項運動，并歷任江蘇省人委、政協，南京市人委、政協，及江蘇省文聯、作協、書法印章研究會委員、常委、副主席、主席，南京博物院顧問等職。

胡小石先生是著名學者，畢生致力於高等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他的學生遍佈海內外，堪稱桃李滿天下。他的科研範圍較廣，特別以甲骨、鐘鼎、古文字音韻、楚辭、杜詩、書法及古物鑒別見長。他還是一位詩人，對於古典詩詞，他不但致力研究，而且付之實踐，所寫詩詞數百首，獨具風格。他曾說，學有造詣的人應兼具「儒林」、「文苑」之所長，既能搞研究，也要懂創作，在知識領域中，要達到既深且廣。

胡小石先生治學謹嚴，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的研究方法，重視調查，講究實證。在他早年學習生物學時，即服膺乾嘉安徽學者程瑤田治學之精。程經過實地調查考察，辨證九穀之名實，作《九穀考》，這對他的啓發很大。以後他所提出楚辭中一些名物訓詁的新解，都是經調查求證得出的。抗戰時期，他在四川詳細調查了江津縣的方言，結合古今語音的變化，作《江津縣方言志》。

在古文字音韻的研究上，他跳出等韻學的範圍，注意到戴東原、錢大昕重視聲轉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戴東原在《轉語二十章序》中提出：「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的辯證方法，促使他撰作《聲統表》，探求語音遞轉和對轉的規律。他研究《說文解字》一書，不同于一般學者簡單地將它看成一本字書，而是強調文字、聲音的統一。解放後，他曾爲研究生開設《說文部首》一課，強調《說文》是一部聲書，在講課時，始終貫穿「以聲求義」這一原則。

他研究古文字，敢於突破歷來學者尊六書爲圭臬的藩籬。他贊同清末吳大澂所提出論點，認爲《說文》中所引古文，是戰國時的文字，并作《說文古文考》以助吳說，考出《說文》古文每與晚周齊器銘刻相近。他并按年代和地域論述了自殷至戰國文字的三變，由方筆——圓筆——纖筆的發展規律，并得出了銅器花紋和銘刻相應變化的規律。其論說見《齊楚古金表》、《古文變遷論》等著作中。當時一些學者，堅持六書體系，指甲骨刻辭爲僞作，胡小石先生不顧反對，研討至勤。他在甲骨文字的詮釋上有所發現，而在甲骨文語法的研究上，有先導之功。早在一九二八年，他發表了《甲骨文例》一文，以客觀的態度，從許多例句的分析排比和詞匯在句中的地位，來說明詞匯的性質。這一斗

學的研究方法，有力地批判了當時以武斷想像來解釋甲骨文的錯誤觀點。

胡小石先生的書學理論，是吸取了李瑞淸以治經方法論書的體系。他從甲骨、鐘鼎、簡牘、碑帖中綜合探討，論述幹源枝派、風格造詣，并詳細剖析。解放後，他力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闡述書藝發展規律。他提出創造書藝的是勞動人民，在此基礎上發展提高，才出現專家。他認爲書體的產生，不能歸功于某一人，而是時代發展，孕成風氣所致。他對臨書的三步驟：用筆、結體、布白，均有研究。從他的代表作《書藝略論》中，可以看出已融合南北書流，注意碑帖并重。他吸收沈曾植的書學特長，全面地論述了我國的書藝特色。

胡小石先生很早就開設《中國文學史》一課，他以焦里堂提出「一代有一代之勝」的觀點，闡述我國歷代文學的發展和流變，頗多創見，并有《中國文學史》一書問世。他曾開設歷代作家作品專題課多種，特別以楚辭、杜詩見長。

胡小石先生逝世後，在南京大學黨委的領導下，曾組成胡小石教授遺著整理委員會，積極從事遺著整理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其事中輟。現在舉國歡騰，努力實現四化。趁此大好形勢，黨委決定恢復遺著整理工作，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集出版。匡亞明校長對遺著的整理出版予以深切關注，并爲封面題簽。

本書共收論文十四篇，係胡小石先生的部份著作，內容包括神話、楚辭、杜詩、文學史、書法、古文字、古器物考訂等，並將胡先生的《願夏廬詩詞鈔》作附錄，一併收入。這次出版前，曾重加標點校

訂。第二集計劃出版《中國文學史》，第三集將影印出版有關古文字音韻的論著。

我從一九三一年到中央大學外文系任教，即和胡小石先生相識。抗戰時期，胡先生住宅被炸燬。復員後，他全家遷居學校宿舍，和我家還是隔樓的近鄰，私人交往便更多了。解放後，因工作關係經常接觸往來，大家相處很融洽。對他的逝世，我是很悲痛的。共事三十年，一旦永訣，總想出一些力來紀念這多年的交誼。黨委決定整理出版他的遺著，我是非常高興的。值此第一集出版之際，謹以我個人所瞭解的胡小石先生生平學識簡述如上，以紀念老友，幷告後學者。

范存忠

一九七九年四月

屈原與古神話

一　古神話一般問題

神話有許多是在未有文字時期產生的，也即是文字以前的文學。我們應該瞭解，神話的發生必定在人類腦力已經發達以後。一般說，是當時勞動人民對現實生活的種種幻想——此等幻想或者是廣大勞動人民對自然現象的解釋——自然觀。或者是對社會現象的解釋——社會觀的反映。但所表現的形式則必然是民族的。

古代人對自然現象的解釋和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其中是包括很多方面的。例如：宇宙的開闢是怎樣的傳說；爲什麼有寒、暑、晝、夜、日、月、風雨等的傳說；地形原來是怎樣的傳說；人類如何遭受自然災害(像洪水)的傳說；人類始祖的傳說；古代英雄事迹的傳說；還有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傳說。而所有這些傳說，往往在古代各個事情中是彼此相似的。因爲人類社會發展，東西方大體相差不遠。各個不相同的民族根據不同的生活特點，經過幻想而形成的神話，就自然會大同小異。這幷不是誰學誰的。譬如：關於洪水的傳說，中國、巴比侖和希伯來都有。像英雄事迹的傳說，中國和希臘都有。我們不能說這些傳說是東方學西方，或是西方學東方。我們要理解到：這是各個民族在

社會發展上，在生活與生產方式上必然的結果，是自生的，正如同各個民族的生產工具由用石器進展到用銅器，由用銅器進展到用鐵器的情況一樣。

可是正因爲如此，所以各個民族間的神話形式的形成，又必然會伴隨着各個民族在他們生活的地區和各種條件的影響之下而各不相同。例如：同一洪水故事，中國與希伯來就不同。同一英雄故事，中國與希臘也有所不同。所以說凡是神話的形式，必然一定是民族的，道理在此。

同樣理由，各個民族的神話傳說中，如果以形象言之，必然有各種不同的現實因素爲根據。因此，神話中神的形象，往往用人像與各種動物形象混合起來。在人和動物形象相結合的神話中，「蛇」幾乎是東西方各民族皆有的。因爲蛇這種動物是分佈最廣，幾乎到處都有的，形象普遍，所以結合也普遍。至於像埃及人首獅身象，印度婆羅門教有象鼻的神之類的形象，就不能在中國出現。因爲中國沒有「獅」和「象」。（「象」在神話中偶爾一提，但不多。）因此中國古神話就不把獅、象的形象列入神話。總起來說：神話傳說雖是幻想的產物，但幻想的頭可以高昂在九霄雲外，幻想的脚是必需要站在地上的。這就是神話民族形式的根據。同時，各個民族的宗教形成，也是如此。所以各民族各有上帝，彼此不同。

按照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情況來說，中國上古時期是有很豐富的神話傳說，我們幷不是缺乏神話的國家。例如：古書上傳說「崐崙玄圃」是「帝之下都」，是羣神聚集的福地，那裏的宮闕崔巍，珍禽異獸、琪花瑤草是極其雄奇美麗的。這與希臘的奧林匹克是一樣的。又如：印度摩訶波羅多中寫出

「般度」與「俱盧」兩族十八天的大戰，眞是如火如荼的一首長史詩，我們中國書上記黃帝「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神農一族）戰於坂泉之野」的劇烈，與他幷無兩樣。尤其像屈原始祖顓頊與共工氏爭立爲帝的鬥爭，共工大敗後，用頭觸不周之山闖下「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的大禍。其精彩詩張幷不在印度古史詩之下。希臘赫拉克利斯的英雄事迹，我們羿的表現，只有比他更好。屈原描寫的東君的可愛，何減於阿波羅？至於像希臘普羅彌修斯的事迹，由於他從天上盜火給人類，爲上帝罰受苦刑的傳說，是人人歌頌的。但我們中國《山海經》所記的「貳負之尸」，因爲他擅殺了龍頭食人叫做「窫窳」的怪物，上帝就把貳負一隻脚上加了鐐，把頭髮和手都連在一起反縛着長埋於地下。其慘酷動人的情節是不讓普羅彌修斯的盜火被囚專美於前的。

總之，中國的神話傳說，儘管是豐富多彩，但可惜的是：（一）許多這類美麗動人的事實，皆分別散見在各種篇籍之中，沒有像印度、希臘有人用巨大的長篇史詩把這些事實集中起來，傳播開去。——中國長篇史詩產生特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特色。（二）神話中歷史性的核心，被儒家擴大了它的作用。儒家老祖宗孔子就是以「不語怪、力、亂、神」來說教的。伏羲、神農的名字在晚期儒家口中才提起，幷且把伏羲、神農說成是個完全歷史人物，就連大禹治水的奇迹，在《尚書》、《論語》、《孟子》等書中也成了正常的歷史記載。這也就是司馬遷著《史記》所以不取三皇而從五帝開始的原因。《史記·五帝本紀》中說過「其尤雅者」才能入史。換句話說，凡是「言不雅馴」者，都在排斥之列。什麼是不雅馴之言呢？那就是神話故事和傳說。（三）在古典書籍中，除了大多數著者完成了「神話歷

史化」的使命而外，也還有些書中是喜歡記載神話的。我們從古典經籍中看：《左氏春秋》是常常記錄些神怪故事的，所以唐朝韓退之老先生就認爲「左氏浮誇」了。此外，從上古時代保存下來的《詩》——三百篇裏的「雅」和「頌」有些是有史詩性質的，也有含有神話的詩篇，如《生民》(大雅)之詩說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的故事；如《玄鳥》(商頌)之詩說簡狄呑燕卵而生契的故事等。這都是最寶貴的東西。——屈原後來在他的作品《天問》裏也提到，使我們知道關於這兩件事的傳說，南、北是一致的。

二　屈原與《天問》

要想搜集上古神話，是需要在儒書以外的古籍中去搜集。因爲除掉「外道」(借用佛家話，指不是所謂正統的儒家書籍)，書中是很少有神話的記載的。這就不能不使我們今天有必要來講一講屈原和他的重要作品《天問》了。

先說屈原。關於屈原的出身、經歷，以及他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和價值等，在這裏我不想說。我要說的是：我們的天才詩人屈原是出現在當時落後社會的南方——楚國的。爲什麼要這樣說呢？我們知道關於我們中國古代的社會分期是有種種爭論的，像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劃界時期，迄無定論，早的說在西周，遲的又到漢代，更遲的可以放到南北朝。眞是紛紜不一。在我個人看來：中國疆域面積如此遼闊廣大，社會發展進程勢難平頭齊進。要劃分兩個社會的「更替」界限，是跟

說明建子、建丑的曆法一樣，不應該求之於籠統概括的「時間」，而應該求之於各種各式的「空間」。就是說，同一時期，有些地方是先進，有些地方還是落後；先進的可以是封建社會，落後的還是奴隸社會。這是考古學者都知道的常識。我們從屈原作品中經常描寫的「人神戀愛」的關係來說，可理解爲這是奴隸社會思想的反映。因此，我認爲至少屈原當時所處的江漢流域的楚國社會，有可能仍然處於落後的奴隸社會。不難理解，正如我國今天的社會性質已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但某些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生產關係，還有屬於封建社會以上的階段一樣。我們的憲法開端正說明這一點。

再說屈原賦中所載錄的關於古代神話材料的，計有《離騷》、《九歌》、《天問》、《招魂》等篇。他在這些篇中所列舉的神名和神的事迹，是古代中原（即北方）典籍所少見的。這和淮水流域所產生的《莊子》，以《南山經》起首的《山海經》（這是南方人所著書，排方向由南而西，而北，而東。《大荒經》便從東方起，這是比較後出的），雜家者流的《呂氏春秋》（是有南人有北人寫的書）以及在楚故都（安徽壽縣是楚亡國時最後的一個都城）由劉安的門客淮南小山等集體創作的《淮南子》等書，是一家眷屬。只有七國末期的神話故事《穆天子傳》是出在北方，但所寫的內容比較簡單。因而不能不令我們想起《左氏春秋》所記楚靈王稱讚左史倚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話——我們應該明白認識到所謂三墳五典，所謂八索九丘，不是中原文獻，一定是保存在南方蠻國中的古代書籍，而不是如漢儒所解的三皇、五帝、八卦、九洲的書。

其次，我們說《天問》。在屈原賦中著錄從古代傳來的神話，最豐富的篇什應該是《天問》。標題

「天問」，其實是「問天」。（這是動詞在名詞後，般人語法也往往有之。）他一共向天發出一百七十二個問句，這是屈原作品中最難解的一篇文字。唐代柳宗元曾經大胆地作過一篇《天對》，向他所問的話一一置答，那只可叫做「天不對」。直到今天我們也還是有很大部分不能解。但是這篇作品是有它一定組織的。大體上說：上半篇所問的多是屬於自然現象的事，下半篇所問的大概是關於古史記錄方面的事。把許多神話材料雜出散見在其中，——現在我們從《天問》裏抽出幾個重點來談談——大約有如下幾類：

（一）人類始祖說——《天問》說：「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這是屈原提出有關人類始祖問題的句子。按：王逸注以爲「登立爲帝」二句屬伏羲，「女媧有體」二句屬女媧。現在我們不能肯定說上二句就是伏羲，但下二句當屬女媧是無可懷疑的。因爲自來古人對於伏羲與女媧都是連類及之的。特別在古代文獻中，如漢代畫像石刻上所見到的伏羲與女媧的事，總結起來，最使人值得注意的有二點：一、伏羲、女媧均是人首蛇身作交尾狀。二、伏羲、女媧是兄妹關係。據此，可以說明伏羲女媧的傳說是極其原始的。而這些東漢時代的石刻畫像，在四川漢墓中幾乎隨處都可以見到。其他如河南南陽草店的漢墓羣及最著名的山東武梁祠畫像均爲好例子（圖一）。甚至遠在西方新疆吐魯番唐棺內也有此類畫像。同時我們必需注意到武梁祠畫像中的「神農」像，在各個神話中應當是牛頭，可是在此處完全改成人形。獨有伏羲、女媧像，仍刻作人首蛇身作交尾狀的，并且於兩個神像中間刻有一個「嬰兒」。這就明明告訴人們這就是「人類始祖」。——換句



圖一 東漢武梁祠石室畫像之二(仿《東洋文史大系》古代支那及印度第一三七頁插圖)

話說，古人刻這樣畫是象徵着我們人類是伏羲、女媧所生。——至於畫成蛇身者，這種特徵是本能的人、野蠻人尚未能使自己與自然分開的說明。而傳說中的兄妹交尾，則又是舊石器時代原始氏族社會裏的「血婚」遺迹。因爲那時他們認爲兄弟與姊妹結婚是合乎道德的。所以古人都說伏羲、女媧皆姓「風」，這就是社會性質的證明。但是伏羲與女媧的名字，不見於古代中原人的經典中，(《詩經》提到禹，《尚書》述堯、舜)尤其是儒家。孔子也只講堯、舜。淮水流域的莊子，始多言黃帝。直到《周易·繫辭傳》(不是孔子作，是晚期戰國時儒家的話)中才說：「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以佃以漁」云云。因此，我頗疑伏羲、女媧的神話傳說是起源於我國西南——是巴蜀的神話。觀於今日四川漢墓石畫中刻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像之多，可以推見(圖二)。我以爲這個神話傳說以四川爲中心，然後逐漸流傳擴大到河南、山東等地。要說明這一點，我們看《山海經·海內經》說：「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始爲巴人。」而「巴」正是今日四川東部和東北部。又《說文》卷十四下「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伏羲與女媧正是蛇身。據此，則伏羲與女媧爲人類始祖的



圖二　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室彩色絹畫（仿史坦因《亞洲腹地考古記》插圖）

圖三　重慶沙坪壩石棺前額畫像（仿常任俠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插圖。《時事新報》渝版《學燈》第四十一期。）

傳說當起源於此了。

談到人類始祖問題，自然不能不說到「自從盤古分天地」的問題。按「盤古」開闢之說產生最遲，於三國時吳人徐整所作《三五歷記》（《太平御覽》七八引）謂：「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一萬八千歲。……後有三皇。」云云，以後又見於《五運歷年紀》，再後，梁人任昉作《述異記》居然指出（盤古）是「吳楚間說，今南海（廣州）有盤古氏墓」等。由此可知，盤古傳說也是起源於中國南部的。我以爲如果從語根來說，「庖犧」卽「盤古」的變稱；因爲從這兩個名詞的音來說，盤之與庖，古之與羲，與犧，聲根是相同的，盤古庖犧是一聲之轉。又《後漢書》記西南蠻族以「盤瓠」爲始祖，同時我以爲如果仍以語根相同來說，則盤瓠爲亦卽「盤古」「伏羲」之異稱。至於說

「盤瓠」形象類狗，這疑是他們的當時「圖騰」形狀，這和伏羲之人首蛇身是相同的（圖三）。

以上我說的是最原始的伏羲、女媧。這種傳說，到了東漢末年應劭作《風俗通》便說：「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絚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絚人也。」我們知道這種說法不是原始社會的伏羲、女媧傳說，而是已經有了階級社會之後的說法了。因爲神話是隨着時代而發展的，但不管傳說怎樣變，我們祖先是仍然相信人類的始祖是伏羲、女媧。這可以說是中國的亞當與夏娃。

說到這裏，我們還應該附帶說一說古聖人的「感生說」。因爲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古聖人是無父親的。這正可以說明古代社會「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意義。在《天問》中有「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的句子，這與「商頌」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說法相同，是說殷人祖先「契」是感生的聖人。又如《天問》中的：「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這兩句，也是同樣與《詩經》中《生民》之詩說姜嫄的足踐了大人的足迹而生后稷，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寒冰都不能把后稷弄死是一致的。不但周的祖先是感生的聖人，此外像伏羲是母感履巨人迹而生，神農是母感神龍而生，黃帝是母見大霓繞北斗星感而成孕，少昊是母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感而生，高陽是有瑤光如霓貫母身而生，帝堯是母夢與赤龍交而生，帝舜是母見大虹感而生，以及禹母夢吞薏苡感而生等傳說，總是說古聖人是可以「無父而生」的。無父而生的說法，在西方對宗教的成立是有它極大意義的。我們看基督教義中把處女懷孕的「奇迹」認爲是一大事，就不難理解它的作用何在

了。可笑的是漢高祖——劉邦本是個流氓，做了皇帝以後，恐怕人家說他出身微賤，他不顧他老子太公的難堪，硬編造出他娘劉媼在大風雨中與蛟龍交合才生出了他的「怪事」。這位皇帝甘心做一個不是人養的人，豈非笑話！

（二）自然現象——由於古代人民要求對自然界——例如：天、日、月、寒、暑、晝、夜等想得到些適當的解釋，所以在《天問》裏就反映了如「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以及「鰲戴山抃？何以安之？」等等的問題。這是古人試圖解釋地是安置在什麼東西上的幻想；說「八柱」，說「鰲戴」，這和印度古代人民傳說地是有十二個柱子頂着，或說是有大象負着是同樣的。所以今天流傳在民間口頭上的有「地動是鰲魚翻身」的說法。另外，《天問》裏又提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這是反映出古人說月亮的由虧而盈，是它死了又能够再甦，而且它的肚腹裏有個兔子。又如：「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這是反映着古人以一個器物——如匣子之類的有開有闔來說明晝、夜、晦、明的原因，以及日中有烏的傳說——談到日中有烏，月中有菟，這在漢人石刻畫中也是常見的，今天民間還有在過中秋節供養「菟二爺」的風俗，可謂是由來已久的事。可注意的是《天問》裏提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的話，我們只要看看《山海經》內「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人面蛇身，赤色」的記載，就知道這大約是北方的神話，被屈原採用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天問》中是包括了南方和北方的傳說的。這就足以知道屈原聞見的廣博了。例如《天問》裏有「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的說法，他不相

信獸能說話和石頭會長成像樹林子，可是在我國西南——雲南省路南縣就眞有「石林」，是天下奇觀。這個疑問的提出，大約是與屈原同時代的一個楚人叫莊蹻的開發滇國後因而流傳東來的。其他像《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是南方的水神，「河伯」是北方的水神等，也是南、北兼包的。

（三）洪水故事——水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東西，和空氣一樣不可缺少的。我們看許愼《說文解字》裏所收的字以「水部」爲最多（計四六八字），而屈原作品裏所歌詠的神也以水神最多，如宓妃、湘君、湘夫人、河伯、陽侯都是。因此，在《天問》裏言治水大神——禹……的句子亦較多。本來在古代各民族中像巴比侖、像希伯來皆有洪水故事傳說。而且水災又都是發生在大河流的下游；例如：巴比侖傳說的洪水神話算最古，他的都城在「兩河流域」的下游，卽名「水都」。其主神亦有水神。因此，我們中國在「堯」時鬧洪水，大約亦在黃河下游，如《尙書·禹貢》裏說到「桑土旣蠶，始降丘宅土」的話，是在兗州，是黃河與濟水入海的地方。孟子說禹治洪水，亦是側重下游。後來有人說禹「鑿龍門，闢砥柱」的話，不但見於晚出的書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而且按照今天的龍門砥柱情況來看，也不是大禹時代的人力可以開鑿的。大約禹治洪水有功，人們爲了紀念治洪水的這一歷史因素，未免誇大了禹的事迹。這也表現了人民對禹這樣有功於人民的人的歌頌。現在我們順便來談談大禹的事迹：第一、《商頌·長發篇》首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功績是和《天問》一致的。第二、禹的治水，是繼承父業的。因爲禹父「鯀」照《尙書·堯典》上說由於他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才把它殛於羽山的。所以《離騷》中有「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的嘆慨，因而在《天問》裏就有

「不任汩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以及「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同「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等質問的句子被提出。第三、說大禹這個人的出生是有異徵的，因爲傳說禹是聖人，聖人是感生的，可是在《呂氏春秋》和《帝王世紀》上都說：禹母背裂而生禹。這就與印度傳說釋迦牟尼佛生時是剖其母右脅而出的一樣。第四、禹又是一個勞動英雄形象。《尙書·皐陶謨》說他娶於塗山氏之女，生兒子都不回家看一看，忙着在治水的工地上。因此，孟子說他曾經三過其門而不入，《史記》也說他有十三年不曾回家。他一心爲了治洪水，忘記了自己的家庭，所以累得他「身患偏枯」之症，「手無爪，脛無毛」，完全是一個「手胼足胝」勞動不休的英雄。這和後來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的精神是一貫的。所以有人說「墨學」是出於禹的。第五、又傳說禹能變形。照《淮南子》的說法，禹的老婆每次送飯給他吃，他總是忙着。所以禹和他老婆相約，他有功夫吃飯時，就擊鼓爲號，他老婆就送飯來。不想有一天他正從一塊石頭上跳過去，無意跳在鼓上，鼓響了，他老婆自然送飯來，一看大禹這時正顯出狗熊的形象，他老婆感到萬分慚愧，因而立時就化爲石頭。據說後來禹的兒子「啓」，就是在這塊石頭的北面裂開而生出的。漢代嵩山下的「開母廟」就是紀念這件事。第六、據說大禹治水所以成功，是依靠了一個法寶叫「息壤」的。并且還有許多神物幫助他。其實禹所運用的法寶息壤，他父親鯀治水時也用過。就因爲盜用息壤而遭到天帝的處罰，但大禹接受過來就能成功。關於這個傳說在《山海經》和《淮南子》上都有記載。并且還傳說：現在湖北荊州江陵縣城外還存有息壤遺蹟。外面蓋着一個屋子，人是不

能動的，否則會大雨不止。至於幫助大禹治水的神物有叫「應龍」的，他用尾巴爲大禹在地上畫成溝道，使水流入裏面。因此《天問》上說：「應龍何畫？何海何歷？」第七、人民傳說禹在治水時是有過極其艱苦的鬥爭的。特別是殺了許多水怪妖神。例如：《山海經》就說有一個名「相柳」的水怪，生得九個頭，蛇身，所過之處，陸地即成爲溪澤。大禹把它殺了。這怪物的血腥臭經久不散。血流過的地上，不能再長五穀。大禹雖然想盡方法來改變它，但是都沒用。後來只好在那地上築個「羣帝之臺」來鎮壓住。又如：《山海經》上也記載着另一個妖神叫「天吳」的。這個妖神是水伯，有八個頭，像人，老虎身子，有八足、八尾，渾身青黃色，是極其兇猛的。相傳禹也把它殺了。再如：大禹也鎖過一個著名的水怪叫「巫支祁」的，把它囚在洪澤湖邊龜山井內。這故事見於《古岳瀆經》。宋人樂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記》也有。《盱眙縣志》上還曾經說過，在唐代宗時刺史李湯用五十條牛從井中牽出了巫支祁的故事，原來它是一個五丈高的猴子。我以爲這些故事都顯示了一個觀念：就是大禹治水勝利，是從無數鬥爭中得來的。——根據以上傳說，我們可以總結一下，那就是：一、治洪水最早是以黃河下游爲主。這一傳說，到戰國末期才移至上游龍門砥柱。二、禹的形象是一個勞動英雄。他的事迹是古代人民傳說與歌頌的對象。三、據《論語》說他能「盡力溝洫」，是以「灌溉」爲主，這似乎和古代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灌溉有關。又各種古書上記載他的治水工具都是農具。這也該注意。四、據《越絕書》引「風胡子說」：「禹時以銅爲兵」。大禹時代應該是銅器時代了。

由于以上的洪水故事傳說，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洪水故事與巴比侖或希伯來的不同。例如：《舊

約·創世紀》記挪亞方舟的故事，是受了上帝命令爲了「避難」。(這一故事是起源於巴比侖的。)大禹治水却是爲了「征服自然」。所以挪亞的故事，衹適合宗教口味。而神話本質應當表現人民向自然作鬥爭取得最後的勝利的。衹有這樣，才是健康的思想。正因爲有大禹治洪水的傳說，就教育了我們，使我們中國歷代——由漢到清都非常講究治水的工程。(《清史稿》志傳記治水的故事特詳。)這與今天新中國的大興水利，思想是一貫的。這是中國神話中優秀的傳統本質。由此出發，像什麽「精衛塡海」和「愚公移山」的神話傳說，皆是由這種處處表現向自然作鬥爭的精神派生、蛻化而來的。甚至像陶淵明詩中所歌頌的「刑天之民」(見《山海經》)，就是把頭斫下仍然要向統治中心——上帝做鬥爭。而《西游記》把孫行者號稱「戰鬥勝佛」，也應該認爲是中國神話傳統本質積極的體現。至於逃避水災的傳說，在古代也有過。像《天問》中有「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的句子，這是說伊尹的母親(有莘氏)懷着伊尹時，夢見神女對他說：「臼灶生蛙，亟去無顧。」不久，臼灶中果然生蛙，母去東走，回看其邑，盡爲大水。母被淹死，化爲空桑之木。木中生一小兒，便是後來的伊尹。這件事《呂氏春秋》和《天問》王逸注所說大略相同。但是這種避災的故事在洪水故事中，地位只是次要的。清代康熙十七年水漫泗州城，到今日也有這樣的話：說是有神教人看到州衙前的石獅子眼中出血，便要快走，不可回頭看。後來有人在石獅眼中塗上猪血，大水果然來了。這就是由「有莘之婦」避水故事承襲、演變來的。

另外，我還想附帶說一說關於西南民族治洪水的故事。《華陽國志》載：古蜀杜宇，在七國時稱

帝，號曰「望帝」，以褒斜爲前門，以熊耳、靈關爲後戶。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壘山以除其害。望帝卽將帝位讓給他，自升西山隱居，後化爲杜鵑鳥云云。因此，後來蜀人聽子規鳥鳴，卽認爲是杜宇的聲音。此事雖然屈原賦中不見，但傳說的基本精神是治水除害，這和大禹治洪水的神話，恐怕是一個來源。

（四）古英雄記——在屈原的《天問》中提到的「羿」，是一個古英雄。現在我們把可能引證的材料聯繫起來談一談：

先說「羿」字。說文弓部「𢏳」是帝嚳的射官。《論語》也說「羿善射」。我們知道人類能利用弓箭是中石器後期——亦卽新石器初期才有的。它不但是武器，同時也是生產工具和一種樂器的開始。（管弦字从弓，可以推知創琴瑟的神話，必在此期以後。）古英雄羿的出現，至早不能超過這時期以前。中國古書上說的羿有各種不同的時代——或在帝嚳時，或在帝堯時（這是射日的羿），或在夏初時（這是有窮后羿）。因爲羿在古代不是專名，而是善射者之公名。有如大巫推「巫咸」，堯時有巫咸，殷也有巫咸，「扁鵲」是名醫，黃帝時有個扁鵲，後來戰國時的名醫「秦越人」也叫扁鵲一樣。不特如此，就在今日也還有這一類的具體例子。例如：十七世紀南方匠人雷發達應募到北京參加營造宮殿，經歷淸朝末年已經七代，都稱「樣子雷」（或作樣式雷）。我們說羿應該理解爲公名的根據在此。

《天問》上說：「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這指的是堯時的羿，是說他射落九日的故事。中國古神話羿是英雄形象的集中，他等於印度古史詩中的「羅摩」和希臘古英雄「赫拉克利斯」。而羿與後

者尤其相類。他在當日以他的無比的勇力，絕頂射藝，爲人民除害，立了八大功勞。八大功勞：第一、是射日。關於十日的災害，除《天問》王逸注而外，還見於《山海經・海外西經》、《呂氏春秋・求人覽》、《淮南子・本經訓》。屈原的《招魂》裏也說到東方的可怕是十日代出，流金爍石。當十日并出，焦草木，殺禾稼，民無所食的時候，堯乃令羿仰射之。羿射中九日，日中九烏皆死了，并且把羽毛墮落地上。第二、是射河伯。這在《天問》裏有「何射夫河伯，妻彼洛嬪」的句子。據王逸注說：河伯曾經化爲白龍，游於水旁，羿見了射它。把河伯的左眼射瞎了，河伯就跑到上帝面前去告，也沒有得直。又據《淮南子・氾論訓》：「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高誘注說：羿是堯時的一個諸侯，因爲河伯溺殺人民，他才把他射瞎左目的。第三、是殺封豕。第四、是斷長蛇。我們看《天問》裏有「馮珧利玦，封豨是射」的句子。再看《淮南子・本經訓》說：當堯之時，封豨、長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斷修（長也）蛇於洞庭（在巴陵），擒封豨於桑林。《山海經・海內經》上也有同樣的記載。第五、是誅鑿齒，鑿齒是怪人。據傳他齒像「鑿子」一樣，吐出在口外，長可三尺，很兇暴。羿和他戰於疇華之野，羿是用的弓矢，鑿齒是用的盾牌。大戰結果是羿把他射殺了。這故事《山海經》的《海外南經》、《大荒南經》及《淮南子・墜形訓》裏都有。內容大致也相同。第六、是殺九嬰。九嬰大約是個長頸項的怪物，可能是蛟龍一類的東西。據《淮南子・本經訓》說：「羿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爲什麼說是個長頸項的怪物呢？因爲九嬰即「勾嬰」，嬰可能是頸。第七、是繳（射也）大風。《淮南子・本經訓》說：「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又據高誘注：「大風是風伯，能壞人屋舍。」這好像我們今天的

「龍卷風」。高誘注中又說:「一曰鷙鳥」。《離騷》中的「蜚廉」——風神,就是鳥形的神。令人聯想到甲骨文字中風字作「[illegible]」,正像鳥形。據此,就知道羿所射的一定是個與風作惡的怪鳥了。第八、是殺猰貐。《淮南子·本經訓》說:「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高誘注:「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山海經·北山經》、《海內南經》亦都記載這個怪物。羿因爲他食人,才把他殺了。特別是《淮南子·本經訓》在說羿除了八害以後,總結一句是「萬民皆喜」。因此,羿的除八害頗與希臘赫拉克利斯立十二大功相同。但赫拉克利斯立的十二大功,有些是故造奇迹,不像羿除八害是完全爲人民服務。

如果我們把羿的故事傳說總起來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一)羿是善射英雄。弓矢到了中石器時代才有,羿之出現,必在此後。(二)羿之所以成爲大英雄,完全是因爲他能戰勝一切自然敵人,爲民除害,與禹治水的精神正同。(三)羿殺封豕長蛇,可以看出古代人獸相搏的情況。是當時現實生活的一種反映。(四)古代人動作是以集體爲主。羿是個個人英雄(因爲善射是個人技術)。這個誇大了的個人的幻想,是生產力提高的幻想。——再說:羿的形象和功勞是人民忘不了的。他究竟有沒有缺點呢?可以說,是有些的。他大約有些過于天眞的地方。例如:他收藏的「不死之藥」被他妻子嫦娥偷吃了奔向月中。又如:他一生善射,把技術都教給學生,可是最後終於被他所教的學生「逢蒙」殺死了。這都是他平日過份把人當好人看待,太缺少警惕的結果。因此,我們說羿的形象,是有一些天眞的。天眞雖然與自己不利,但却不是個陰險狡猾、卑鄙無恥的人。他是

個內外一式的英雄，仍不失爲可愛。

現在我們再把大禹和羿這兩個人的神話傳說結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中國古神話反映出中國古代人民最優良的品質。凡是爲我們古代人民所歌頌、所喜愛的神和英雄，他們必須具有以下的條件：(一)能征服自然災害，爲民造福，對於一切困難不低頭。(二)并且是不斷勞動的，以羣衆利益高出于個人利益的。(三)同時又是毫無宗教的柔軟、懦怯性，而是永久鬥爭下去的。(四)鬥爭可以一直到死不休(如「刑天」，如「精衞」)；可以把事業傳諸子孫(如「愚公移山」)；即使是鬥爭者的遺物，也還可以發展壯大(如「夸父逐日」，棄其杖，化爲鄧林的傳說)。(五)對上帝常常不滿(屈原作品中對上天向不說好話，見《離騷》、《招魂》)，對統治階級反抗(如「刑天」、如「孫行者」)，對舊制度憎恨抗爭(如《孔雀東南飛》一詩結尾的冢上鴛鴦；如梁山伯、祝英臺的化蝴蝶)，而最後勝利一定屬於被壓迫者。

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史不絕書的歷代人民革命起義，都能把侵略者打垮，推翻。直到今天，我們民族所以取得反封建主義、反殖民主義的革命勝利以及能不斷地和大自然作鬥爭的精神(如治淮、根治黄河等)，這可以說都與我們祖先創造神話、歌頌英雄事迹的教育啓發是分不開的。這就是我們祖國文學遺産的最可寶貴之處。

三 《天問》的精神本質

事情還得說回來。《天問》裏既是保存着這許多古代神話傳說，或許有人要問：屈原是不是神話傳播者呢？答覆是：不！屈原不是一個神話傳播者，相反的他是一個神話的懷疑者。《天問》與屈原其他作品不同，說得更明確些，屈原寫《天問》，不是從感情出發，而是從理智出發的。他雖然在一百多個問話中分別引用或舉出各種各樣的神話傳說，在今天我們應該認爲這是研討古代神話材料的一座寶庫；然而我們偉大的詩人——屈原，對所有這些材料一一加以懷疑，一一予以反詰。他對於一切傳統的東西，都一一用「何」、用「安」、用「焉」、用「誰」一類的問詞，加以詰難。對事用「何」、用「胡」，對地用「安」、用「焉」，對人用「誰」來表明了他自己的不信任。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正統經典，它們對神話是一概加以高度「歷史化」的，換句話說，本來神話傳說是人變成神來體現的。而古代經典却用「歷史化」這一法寶，把神變成人了。儒家利用這個辦法，來證成他自己的理想，從而擴大宣傳說敎的效率。我們的詩人就不這樣。他不要什麽說敎。他對於傳統的東西，一律致疑，一律給以破壞。例如：他說「遂古之初，誰傳到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寫《天問》一開口就對於當時開闢的傳說不滿意！他說：「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就打破了地放在柱上的可笑的謬說。他說：「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又說：「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就肯定了光明只是從太陽發出的，別的東西皆不能代替。他說：「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這兩句連古英雄事迹都動搖起來了。同時還否定了「日中有烏」和「月中有菟」的傳說。（如「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又如他說：「雄虺九

首？儵忽焉在？」是不信蛇能有九頭的。他指出：「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把各種荒誕無稽的感生說，一掃而空。他說：「化爲黃熊？巫何活焉？」明斥「鯀殛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傳說的不合理。因爲屈原不信人能變形，正確認識到：「人」和「獸」是應該有區别而不混亂的。這就擺脫了古代人把人和自然不分的混沌觀念。他說：「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這不但不信古人傳說有什麽「不死之國」，而且對當時燕齊間方士宣傳的什麽「求仙」，什麽「長生之術」，予以致命的打擊。後來秦始皇、漢武帝如果有此等敏銳的眼光，便不會受到那些方士們的愚弄，造成許多笑話，讓司馬遷作《封禪書》來嘲諷他們。再有就是從古以來關於「崑崙山」誇大傳說。《山海經》中把崑崙寫成是天帝下都，是羣神匯集的樂園。奇迹最多，靈異驚人。而我們詩人却提出：「崑崙縣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對它的存在有疑問了。到了張騫尋河源，便將這古來一個美麗的迷夢戳穿了(打開《史記·大宛傳》的論來一看便知)。在近代有許多探險家到過崑崙山，所見到乃是一帶終年積雪的大荒山，證明這一很早提出的疑問的正確性。

屈原這許多對於神話的懷疑和反詰，我們必需理解他的精神本質。他不像那些把神話歷史化的人，拿理性化的歷史去說教。他從幻想的自然觀和社會觀的迷霧中飛躍出來追求唯物的眞理，是科學思想的開端。我們可以這樣說：人類智慧的發展，到此大大地進了一步。

大家都記得，我們幾年前紀念世界四大名人時，是把我們的詩人屈原和創造「天體運行」新說的偉大波蘭科學家尼古勞斯、哥白尼幷列的。固然屈原在科學上的成就不能和哥白尼比幷。這是歷

史條件的規定。但是屈原在他所生的時代裏，他的敢於懷疑傳統學說而企求眞理的精神，在古代可算是首舉義旗的。《天問》這篇大詩，早在公元前三世紀末年已經打下了哥白尼思想的奠基石。恩格斯曾經把哥白尼看作是把科學從神權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戰士。而我們偉大詩人屈原，則可說是衝破人類原始誤解的黑夜中的舉火者了。

可惜的是在屈原死了不久，中國就遭到秦始皇任用李斯等法家的機械冷酷的統治。不久，又遇到漢武帝尊崇儒術、罷黜百家的腐蝕政策，把中國學術引入了經院的鐵門。兩千多年思想上的枷鎖，直到今天才眞正扭斷。幸而前此我們尙有過王充，有過孔融，有過范縝，有過劉知幾，有過李贄，有過歸莊等唯物主義思想者。他們的影響，雖因歷史條件的限制，不能十分發揚光大，但都是《天問》精神在長夜漫漫裏繼續不斷的流星閃光。

我們古神話所遺留下來的偉大優美的文學與教育意義，和我們的詩人——屈原大膽的懷疑、追求眞理的唯物主義精神是并垂不朽的。

（本文係作者一九五六年演講記錄稿）

楚辭辨名

「楚辭」之名，西漢已有之，最早見於《史記·酷吏傳·張湯傳》中。文云：「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又《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又《王褒傳》：「宣帝時……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自此以後，遂爲定名。王逸敍《九思》曰：「讀楚辭而悲愍屈原，故爲之作解。」晉、宋以下，郭璞、何晏、楊穆、皇甫遵、徐邈之屬著書，皆題「楚辭」云云矣。

「楚辭」之名，當以其聲，買臣召見，言「楚辭」，此言當讀爲「子所雅言」之言，又《御覽》五百八十九行《七略》言「被公年衰老，每一誦，輒與粥」，則此雖不歌，亦當異常調，又買臣能言「楚辭」，而傳言其「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意者或是歌「楚辭」耳，則買臣妻之求去，正爲屈大夫所累也。又《隋書·經籍志》云：「隋時又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聲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言。」可見「楚辭」成誦，古有專門。買臣（吳人）、被公（九江人）皆南人，近楚，故能爲之。《漢書·禮樂志》言「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武帝立樂府，有趙、代、秦、楚之謳。又武帝使淮南王安爲《離騷傳》，而買臣以「楚辭」進，又《王褒傳》言被公所以召見，乃以宣帝時修武帝故事。由此推之，則「楚辭」之名，當成於武帝時，而東漢人多沿用之，如《說文·萑部》蒦下引《離

騷》「求矩矱之所同」，而稱「楚辭曰」云云。王逸爲《離騷》以下諸篇作章句，而總目之爲「楚辭」是也。

原爲楚人，「楚辭」又特異詩。以雅以南，雅爲北音，南是楚音之類矣。（《小雅·北山之什·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後擬者，幷其聲而擬之，故曰「楚辭」。《禮樂志》又言：「河間獻王……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河間好經術，此雅樂是北音也。黄伯思謂「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東觀余論·翼騷序》）云云，可見「楚辭」實以聲重。

後世以「楚辭」名書，或以「騷」名該全辭。案：班固、賈逵但爲《離騷》作傳，其外十五篇，闕而不說。自王逸以下，總以屈、宋全文稱「楚辭」，其第一篇則曰《離騷》。其以「騷」爲通名者，當起漢、魏以下。《中山經》曰：「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注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像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又《海外東經》「湯谷」，郭注曰：「《離騷》所謂：『羿焉彃日？烏焉解羽？』者也。」又《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郭注曰：「《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土大壑。』」又《大荒北經》「燭龍」注：《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案：靡萍、彃日、燭龍，幷出《天問》，「降土大壑」出《遠遊》，而郭俱稱之曰《離騷》，則已以「騷」該餘篇矣。《水經》三十六溫水注：「《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

習成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矣。』」案今《離騷》無玄國之文，惟《招魂》言南方雕題黑齒與此合，是道元引「楚辭」，亦以「騷」該餘篇矣。《文心雕龍・辨騷》：自「《離騷》之文，依經立義」以下，兼舉《天問》、《涉江》、《招魂》而納之篇中，是亦舉「騷」見全。《文選》三十二至三十三刊「騷」爲一目，含《離騷》、《九歌》（六首）、《九章》（一首）、《卜居》、《漁父》、《九辯》（五首）、《招魂》，其例同劉。吳子良《林下偶談》訾《選》名爲無義，其實此端不自昭明始也。《直齋書錄》十五錄本《離騷》釋文，《九歌》、《天問》以下，統以「騷」稱之，其後金人瑞（《唱經堂匯稿・序騷》一卷）、屈復（《楚辭新注》）皆沿其說。

劉向集「楚辭」，尊《離騷》爲經，王逸因之，此實漢儒相承之陋習。《文心雕龍》謂：「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又云：「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又云：「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洪興祖即不以此說爲然。司馬、淮南，則祇稱《離騷》耳。《漢志》列入賦類，屈原賦二十五篇，後人以原爲辭賦之祖，（新賦始於荀子入楚，又受屈之影響也。）《志》本《七略》，則以爲賦者，亦西漢舊說，蓋以賦繼詩，兼包六義，班生所謂古詩之流也，近儒戴註屈《騷》，即用班名。

合上所舉觀之，名「楚辭」，以聲言；名「騷」，以情言；名「賦」、名「經」，以地位言。

吾謂「楚辭」本自名詩，十五國風無楚風，古楚無詩也，《漢志》言：「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

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案：班意以賦繼詩，然考之「楚辭」本文，實有以詩自名之證，今刊五例如下：(一)《九懷・陶壅》曰：「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九懷》擬《九歌》，而王褒乃云作詩。(二)《哀時命》曰：「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王注「則抒我中情，屬續詩文，以陳己志也。」案：莊忌擬原作，而自命所作爲詩。武帝好聲，世乃更名爲「楚辭」耳。(三)《悲回風》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之詩所明。」王註：「言己守高妙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以自證明也。」(四)《惜往日》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五)《九歌・東君》曰：「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補曰：「展詩猶陳詩。」是原亦自以楚巫所歌爲詩。巫歌爲詩，則屈、宋所作爲楚詩，不亦可乎？

《楚辭》郭注義徵

《晉書·郭璞傳》云：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隋志》集部錄諸家《楚辭》音注，自漢迄隋凡十部，首列王逸注，次列郭璞注《楚辭》三卷，其後新、舊兩《唐志》丁部，皆錄郭璞注《楚辭》，則作十卷。案：舊志敍云：今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其所據蓋爲當時元行沖所上《羣書四部錄》，或毋煚所撰《古今書錄》之類。屢經兵火，喪失過半。新志出於舊志，其敍稱今著於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隋志》所錄《楚辭》十部，今日僅存王注。郭注在宋代，晁《志》、陳《錄》，皆無其目，洪、朱作注，亦罕徵引。意其遭厄煨燼，或早在天寶、廣明諸亂中，幸得於隋唐諸志見其目耳。至其分卷，或三或十，前後不同。蓋《隋書》成於唐初，所見或爲先代舊書，注疑單行，故僅三卷。兩唐志所據，或是開元三年重加整比之本，辭注相合，卷數乃增至三倍耶？近世敦煌所出古籍，有寫本《楚辭音》殘卷，起《離騷》「駟玉虯以乘鷖」，迄「雜瑤象以爲車」，存者共八十四行，藏巴黎國立圖書館中。王重民先生嘗校書巴黎見之，據卷中「茲」字下騫案云云，定爲隋釋道騫撰《楚辭音》。又以「珵」下云郭本止作程，謂即郭璞《楚辭注》之孑遺。聞一多教授爲之跋，其文載《巴黎敦煌殘卷敍錄》第一輯中，

推勘甚備。以卷中「茲」字下郭云「止日之行，勿近昧谷也」，爲釋「望崦嵫而勿迫」；「鴆」字下郭云「冈人見欺也」，爲釋「鴆告余以不好」；「鴂」字下郭云「姦佞先己也」，爲釋「恐鵜鴂之先鳴」。其說皆是。又謂《文選·江賦》「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李善注謂《懷沙》卽《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可視爲郭氏《楚辭》遺說。說亦至確。惟鄙意郭注《楚辭》雖亡，而其所注他書，如《爾雅》、《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諸注皆在。其所爲《爾雅》、《山海圖贊》及《三倉》、《子虛》、《上林》諸注，亦往往散見羣籍中。（《子虛》《上林》二注，《文選》所收非全本）今就道騫《楚辭音》殘卷所引郭說三事審之，似其注詮釋義旨者，體例亦與王氏章句不甚相遠。惜書缺不可悉見。若夫名物訓詁之說，則就見存諸書中求之，其義涉《楚辭》者，爲證實繁，固不止《江賦》一事。今案其諸注，有直引《楚辭》本文者，如《爾雅·釋天》「正月爲陬」注云：「《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蜺爲挈貳」注云：「蜺，雌虹也，見《離騷》。」「暴雨謂之涷」注云：「今江東呼夏日暴雨爲涷雨，《離騷》曰『令涷雨兮灑塵』是也。」《釋草》「卷施草」注云：「宿莽也，《離騷》：『夕攬洲之宿莽。』」《爾雅圖贊》亦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云云（《藝文類聚》八十一引）。《方言》：「憑，齘苛怒也，楚曰憑。」注云：「憑，恚盛貌，《楚辭》曰：『康回憑怒。』」「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注云：「《楚詞》曰：『曾枝剡棘，亦通語耳。』」《山海經·西山經》「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注云：「日沒所入山也，《離騷》奄茲兩音。」《北山經》：「敦薨之山，其獸多兕旄牛。」注云：「或作撲牛，撲牛見《離騷》《天問》。」《中山經》：「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注云：「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像衢路

也，《離騷》曰『靡萍九衢』。」又「東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注云：「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又「帝二女居之」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云云。《山海經圖贊》：「厥苞橘櫾，奇者惟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道藏本）又：「神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曰惟湘靈。」（同上）又：「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藝文類聚》九十六）凡此之屬，與其《楚辭》本注，下義必同。又如《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注云：「室中隱奧之處。」「闍謂之臺」注云「積土四方」。「有木者謂之榭」注云：「臺上起屋。」《釋器》「木謂之虡」注云：「縣鐘磬之木，植者名虡。」《釋天》「迴風爲飄」注云：「旋風也。」《釋地》「兩河間曰冀洲」注云：「自東河至西河。」《釋丘》「墳大防」注云：「謂隄。」《釋草》「菉王芻」注云：「菉，蓐也，今呼鴟脚沙。」《釋木》「椒樧醜莍」注云：「樧，似茱萸而小，赤色。」《釋鳥》「燕燕鳦」注云：「一名玄鳥。」《穆天子傳》「河伯無夷之所居」注云：「無夷，馮夷也。」而「封□隆之葬」注云：「隆上疑作豐，豐隆筮御云，得大壯卦，遂爲雷師。」《山海經·南山經》「䧿山多山桂」注云：「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云云。「糈用稌米」注云：「糈，祀神之米名。」「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注云：「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西山經》「嶓冢兕山」注云：「今在武都氐道縣南。」「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注云：「平圃，卽玄圃也。」「泑山神蓐收居之」注云：「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執鉞。」「號山其草多藥虈芎藭」注云：「藥，白芷別名。芎藭，一名江離。」「繡山其草多芍藥」

注云:「芎藭，一名辛夷，亦香草屬。」《中山經》「翼望之山其中多蛟」注云「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云云。《海外南經》「帝嚳葬于陰」注云:「嚳，堯父，號高辛。」《海外北經》「雨師妾在其北」注云:「雨師，謂屛翳也。」《海內北經》「維冰夷恆都焉」注云「冰夷，馮夷，卽河伯也」云云。《大荒南經》「有羲和之國」注云「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云云。《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注云:「俊宜爲嚳，嚳弟二妃生后稷也。」「大荒之山開，上三嬪于天」注云:「嬪，婦也，言獻美人于天帝，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云云。《海內經》「九嶷山」注云:「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文選・子虛賦》「江離靡蕪」注云:「江離似水薺。」「桂椒木蘭」注云:「木蘭皮辛可食。」《上林賦》「煩鶩庸渠」注云:「煩鶩，鴨屬也。」「蘢蓯崔巍」注云:「皆高峻貌。」「鳴玉鸞」注云:「鸞，鈴也。」此類雖未嘗言及《楚辭》，然解說名象，彼之與此，當無大異，或亦可當《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招魂》諸注之逸義歟？又案校諸說，往往同王。試以敦煌本《楚辭音》殘卷所得四事證之。「崦嵫」句郭云:「止日之行，勿近昧谷。」王注此句，則云:「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鴆告」句郭云:「凶人見欺。」王注此句，則云:「其(鴆)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珵美」句郭本作程，取同音。知不改義。「鶗鴂」句郭云:「姦佞先已。」王注則云:「以喻讒言先至。」兩家之旨，無大出入。他文若此者甚衆。然間亦有王異義者。如宿莽，王但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郭則舉卷施實之。菊有三名，率以秋華者爲蘜。王說餐菊，但云芳華，義不別出。而郭說《爾雅》，則以爲治蘠。王說「啓《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以夏

康爲啓子太康。郭注《大荒西經》云：「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則當讀夏爲下，已啓後儒王念孫之先，以文例言之，讀下爲長。「羿又射夫封狐」王注：「封狐，大狐也。」記近人有疑當爲封豬者，雖無直證。然《山海經圖贊》固云：「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饜，肆其殘毁，羿乃飲羽，獻帝效技。」稽之《天問》，亦云：「帝降夷羿，封豨是射也。」王以飛廉爲風伯，郭注《上林》，説爲龍雀，鳥身鹿頭。又郭説古巫皆爲醫。王注巫咸爲古神巫，當殷中宗之世。郭巫咸《山賦序》，以爲帝堯醫。王注「帝告巫陽」云：「帝謂天帝，女曰巫，陽其名也。」郭説亦以爲神醫。王注：「鳴玉鸞之啾啾，以鸞爲鳥。」《上林賦》「鳴玉鸞」，郭注乃以爲鈴。王説湘君湘夫人爲堯二女，其義蓋本《史記·秦始皇本紀》。郭注《九歌》，則謂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力斥説堯女之非。而李善注《江賦》協靈湘娥，乃引王逸《楚辭注》堯二女墜湘水者爲説，非其倫矣。王于河伯，不言何名。郭則以爲馮夷。王説馮夷，亦但稱爲水仙人也。王説倏忽乃電光。郭注帝江，引莊生混沌倏忽事，則意以爲神。「啓棘賓商」王注：「賓，列也。」郭讀賓爲嬪。王注「大墳」云：「水中高者爲墳。」郭注《釋丘》以爲隄。《招魂》「發激楚些」，王注激爲清聲。《上林賦》「激楚結風」郭注則云：「激楚，歌曲。」若夫説《懷沙》爲《任石》，李善以爲與王逸不合。王注《悲回風》「重任石之何益」，言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郭賦《任石》：「義郎懷沙礫自沈。」此固聞君所已引也。以上諸條，雖取舍各殊，并足資學者之參證。茲就披覽所及，以意比次，自笑若錐之湌壺。其有疏略，願於異日能補正之耳。庚辰冬，昆明圓通山講舍寫竟，故記之。

《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國名淑士，顓頊之子」注：「言亦出自高陽氏也。」

攝提貞於孟陬兮，

《爾雅・釋天》「正月爲陬」注：「《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

皇覽揆余初度兮，

《釋言》「揆，度也」注：「商度。」

扈江離與辟芷兮（《文選》離作蘺），

《西山經》「號山其草多藥虈芎藭」注：「藥，白芷別名。芎藭，一名江離。藥，音烏較反。」《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芎藭」，《索隱》引郭璞云：「今歷陽呼爲江離。」《文選・子虛賦》「江蘺蘼蕪」郭注：「江蘺，似水薺。」《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江離蘼蕪」顏注引郭說同。

朝搴阰之木蘭兮，

《方言》「攓，取也，南楚曰攓」注：「音蹇。又音騫。」《文選・子虛賦》「桂椒木蘭」郭注：「木蘭皮辛可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說略同。

夕攬洲之宿莽。

《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釋草》「卷施草拔心不死」注：「宿莽也。《離騷》云。」《藝文類聚》八十一引《爾雅圖贊》：「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咏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

乘騏驥以馳騁兮，

《穆天子傳》「赤驥」注：「世所謂騏驥。」

雜申椒與桂兮（菌一作箘），

《中山經》「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注：「椒爲樹，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蠚死。」《藝文類聚》八十九引《山海經圖贊》：「椒之灌植，實繁有倫。薰林列薄，馞其芬辛。服之不已，洞見通神。」《中山經》「暴其木多箘簵」注：「箘，亦篠類，中箭，見《禹貢》。」《南山經》「䧿山多桂」注：「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峯，冬夏長青，間無雜木。」《呂氏春秋》曰：「招摇之桂。」《藝文類聚》八十九引《山海經圖贊》：「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云挺。」

豈惟紉夫蕙茝。

《文選·上林賦》「揜以綠蕙」，郭注《山海經》曰：「蕙，香草，蘭屬也。」《釋草》：「蘄茝蘪蕪」注：「香草，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牀。」《山海經》云：「臭如蘪蕪。」《北山經》：「錞于毋逢之山，其祠皆用一藻茝瘞之。」注：「香草，蘭之類。音昌代反。」《西山經》：「嶓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注：「蕙，香草，蘭屬也。或以蕙爲薰葉，失之。」

畦留夷與揭車兮（「揭」一作「藒」，《文選》作「蒥荑藒車」），

《文選·上林賦》「雜以留荑（五臣作蒥荑）」郭注：「留夷，新荑也。」《北山經》「繡山其草多芍藥」注：「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釋草》「藒車芞輿」注「藒車，香草，見《離騷》。」《史記·司馬

相如傳・上林賦》「揭車」《集解》引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

雜杜衡與芳芷。

《釋草》「杜土鹵」注：「杜衡也，似葵而香。」《西山經》：「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注：「香草也。」又「可以走馬」注：「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明道藏本《山海經圖贊》：「狌狌弃人，杜衡走馬。」

夕餐秋菊之落英。

《釋草》「蘜治蘠」注：「今之秋華菊。」《藝文類聚》八十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引《爾雅圖贊》：「菊名曰精，布華玄目。仙客薄采，何是華髮。」《釋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貫薜荔之落蕊。

《西山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亦無木而生。」注：「萆荔，香草，蔽戾兩音。」

謇朝誶而夕替。

《釋詁》：「誶，告也。」《釋言》「訊，言也」注：「相問訊。替，廢也。」

馳椒丘且焉止息。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出乎椒丘之闕」，《集解》引郭璞曰：「椒丘，丘名。」

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釋草》「荷芙蕖」注：「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藝文類聚》八十二引《爾雅圖贊》：「芙蓉麗草，一曰澤芝。泛葉雲布，映波霞熙。」

高余冠之岌岌兮，

《釋山》「小山岌大山峘」注：「岌，謂高過。」

將往觀乎四荒。

《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荒之國，次四極者。」

芳菲菲其彌章。

《文選·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注：「香氣越散也。」《漢書》注引作射散。

女嬃之嬋媛兮，

《南山經》「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郭注：「亶，音蟬。」案：亶爰即嬋媛。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鮌」一作「鯀」），終乎殀乎羽之野。

《南山經》「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注：「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計此道里不相應，似非也。」《海內經》「白馬是爲鯀」注：「即禹父也。」《世本》：「黃帝生顓頊，顓頊生鯀。」又「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注：「羽山之郊。」

薋菉葹以盈室兮，

《釋草》「茨蒺蔾」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菉王芻」注：「菉，蓐也，今呼鴟脚沙。」「卷耳苓耳」注：「《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案葹卽枲耳。」

濟沅湘以南征兮，

《海內東經》「沅水」注：「《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又「湘山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注：「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湖山，入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大荒西經》：「大荒之山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又曰：『不得切辯與《九歌》以國於下。』義具見於《歸藏》。」

又好射夫封狐。

《藝文類聚》九十五引《山海經圖贊》：「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饜，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文選·上林賦》「射封豕」郭注：「封豕，大豬也。」

固亂流其鮮終兮，

《釋水》「正絕流曰亂」注：「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

跪敷衽以陳辭兮，

《穆天子傳》「曾祝敷筵席設几」注：「敷，猶鋪也。」

駟玉虬以乘鷖兮，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六玉虬」，《集解》引郭璞曰：「虬，龍屬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南」注：「卽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也。」

夕余至乎縣圃（縣一作懸）。

《穆天子傳》「先王所謂縣圃」注：「《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曰：「明明、昆侖、玄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惟帝之平圃也。」《西山經》：「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注：「卽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爲銘迹于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爲者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

《大荒南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湯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像而掌之，沐浴運轉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又「羲和者，帝俊之妻生

十日」注：「言生十子，各以其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文選·子虛賦》「于是楚王乃弭節徘徊」郭注：「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漢書》注引同。《史記集解》引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仗信節也。』」

望崦嵫而勿迫。

《西山經》「西南三百里曰崦嵫之山」注：「日没所入也。」《離騷》奄茲兩音。敦煌本《楚辭音》「茲」字下郭云：「止日之行，勿近昧谷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

《大荒南經》「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於甘淵」注云：「沐浴運轉之於甘淵之中。」案：王注：「咸池，日浴處也。」甘咸聲同。

總余轡乎扶桑。

《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注：「扶桑，木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

《海內經》「有木名曰若木」注：「樹赤華青。」《藝文類聚》八十九引《山海經圖贊》「若木之生，昆山之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爲仁。」

聊逍遙以相羊（「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佯」）。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招搖乎襄羊」《索隱》引郭璞曰：「襄羊，猶仿徨。」《文選》作「消搖乎

襄羊」，郭注：「襄羊，猶仿佯。」《漢書》注引作「彷徉」。

後飛廉使奔屬。

《文選·上林賦》「椎飛廉」，郭注：「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史記集解》《漢書注》引郭同。

鸞皇爲余先戒兮，

《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鸞鳥，見則天下安寧。」注：「舊說，鸞似鷄，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

雷師告余未具。

《穆天子傳》「而封□隆之葬」注：「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云：得大壯卦，遂爲雷師云云。」

吾令鳳鳥飛騰兮(《文選》作鳳皇)，

《釋鳥》「鶠鳳其雌皇」注：「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采色，其高六尺許。」《南山經》「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云云注：「漢時鳳皇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莊周說鳳，文字與此有異。」《廣雅》云：「鳳，雞頭，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雌曰凰，雄曰鳳。」

飄風屯其相離兮，

《釋天》「迴風爲飄」注：「旋風也。」《北山經》「錞于毋逢之山其風如飈」注：「飈，急風貌。音戾。或曰飄風也。」

帥雲霓而來御。

《釋天》「蜺爲挈貳」注：「蜺，雌虹也。見《離騷》。」

吾令帝閽開關兮，

《釋言》「開，闢也」注：「《書》曰：『闢四門』。」

相下女之可詒(詒一作貽)。

《釋言》「貽，遺也」注：「相歸遺。」

吾令豐隆乘雲兮，

《穆天子傳》「而封□隆之葬」注：「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云：『得大壯卦，遂爲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增高其上土也。以禮顯之耳。」

求宓妃之所在(宓一作虙)。

《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海內西經》「弱水」注：「《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窮石，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

覽相觀於四極兮，

《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望瑤臺之偃蹇兮，

《海內北經》「帝嚳臺」云云注：「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爲築立臺觀，以標題其遺迹也。」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道藏本《山海經圖贊》：「蝮惟毒魁，鴆鳥是啖。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戳，厥罰難犯。」敦煌本《楚辭音》「鴆」字下郭云：「凶人見欺也。」

恐高辛之先我。

《海外南經》：「長臂國，帝嚳葬于陰」注：「嚳，堯父，號高辛。」

閨中既以邃遠兮，

《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注：「大小異名。」

戶服艾以盈要兮，

《釋草》「艾，冰臺」注：「今艾蒿。」

豈珵美之能當。

敦煌本《楚辭音》「豈珵美之能當」注：「郭本止作程，取同音。」

巫咸將夕降兮，

《海外西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上下也。」注：「采藥往來。」《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卽、巫昐、巫彭、巫

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注：「羣巫上下此山采之也。」道藏本《山海經圖贊》：「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搜，技藝是綜。采藥靈山，隨時登降。」《藝文類聚》七引巫咸《山賦序》：「蓋巫咸巫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日知錄》廿五巫咸條即據此爲說。

懷椒糈而要之。

《南山經》「糈用稌米」注：「糈，祀神之米名，光呂反。今江東音所。一音壻。稌稻也，他覩反。糈或作疏，非也。」

九疑繽其幷迎（《湘夫人》作「九嶷」）。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南」注：「即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也。』」《海內經》「九嶷山」注：「山在今零陵營道縣。」

恐鵜鴂之先鳴兮，

敦煌本《楚辭音》「鴂」字下郭云：「姦佞先己也。」

衆薆然而蔽之。

《釋言》「薆，隱也」注：「謂隱蔽。」

椴又欲充夫佩幃。

《釋木》「椒椴醜莍」注：「椴，似茱萸而小，赤色。」

精瓊靡以爲粻。

《釋言》「粻，粮也」注：「今江東通言粻。」

邅吾道夫崐崘兮，

《西山經》「西南四百里曰崐崘之丘，是惟帝之下都」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崐崘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於崐崘山之上。又「帝之平圃下」云：「南望崐崘，其光熊熊，其氣宛宛。」《海內西經》：「海內崐崘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崐崘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注：「皆謂其墟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焉。見《禹本紀》。」

鳴玉鸞之啾啾。

《文選・上林賦》「鳴玉鸞」郭注：「鸞，鈴也。」《漢書》注引郭璞曰：「在軛曰鸞，在軾曰和。」《羽獵賦》「啾啾蹌蹌」，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

鳳凰翼其承旂兮，

《釋天》「有鈴曰旂」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

忽吾行此流沙兮，

《西山經》：「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崐崘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注：「今西海居延澤，《尙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道藏本《山海經圖贊》：「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頹唐委蛇。注于黑水，永溺餘波。」

遵赤水而容與。

《穆天子傳》「赤水之陽」注：「崐崘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云云。《西山經》：「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注：「氾水，亦山名，赤水所窮也。《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崐崘之側，赤水之陽。』陽，水北也。氾，浮劍反。」《大荒南經》注：「赤水出崐崘，流沙出鍾山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翺翔容與」，《索隱》引郭璞曰：「言自得。」《漢書》、《文選》注同。

麾蛟龍使梁津兮，

《南山經》「禱過之山其中有虎蛟。」注：「蛟，似蛇，四足，龍屬。」《中山經》「翼望之山，其中多蛟」注：「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頸有白癭，大者數十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蛟，鼉。」《正義》引郭注《山海經》此文略同。

路不周以左轉兮，

《西山經》「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注：「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出。」《大荒西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注：《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匝也。」

亂曰：

《釋詁》「亂，治也」注：「予有亂臣十人。」

《九歌》《東皇太一》

璆鏘鳴兮琳琅。

《釋器》「璆琳，玉也」注：「璆琳，美玉也。」《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崐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注：「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山海經》曰：「崐崙山有琅玕樹。」《文選・子虛賦》「琳瑉」郭注：「琳，玉名。」

陳竽瑟兮浩倡。

《穆天子傳》「樂人□陳琴瑟□竽」注：「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屬。」

靈偃蹇兮姣服。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姣冶嫻都」，《索隱》引郭璞曰：「姣，好也。」

《雲中君》

靈連蜷兮既留。

《文選・上林賦》「長眉連娟」郭注：「連娟，言曲細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郭同。

蹇將憺兮壽宮。

《文選・子虛賦》「憺乎自持」，云養神氣也。

覽冀州兮有餘。

《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注：「自東河至西河。」

《湘君》

《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于湘江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爲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并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後，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道藏本《山海經圖贊》：「神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恍惚窈冥。號曰夫人，是惟湘靈。」

駕飛龍兮北征。

《穆天子傳》「癸亥，天子乘鳥舟龍浮于大沼」注：「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製，今吳之青雀舫，其遺像也。」

邅吾道兮洞庭。

《中山經》「洞庭之山」注：「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海內東經》「湘水入洞庭下」注：「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大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蓀橈兮蘭旌。

《釋天》「旄首曰旌」注：「載旄竿首，如今之幢，亦有旒。」

隱思君兮陫側。

《釋言》「厞，陋隱也」注：「《禮記》曰：『厞用席』，《書》曰：『揚側陋。』」案原本《玉篇》广部引此正作厞側。

桂櫂兮蘭枻（枻一作栧）。

《文選·子虛賦》「揚旌栧」注：「栧，船舷。」

水周兮堂下。

《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注：「周，猶繞也。《離騷》曰：『水周兮堂下』是也。」

遺余佩兮醴浦（「醴」一作「澧」）。

《中山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注：「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又「青要之山南望墠渚」注：「水中小洲名渚。」

登白薠兮騁望。

《西山經》「陰山其草多茆蕃」注：「蕃，青薠，似莎而大。卯煩二音。」

荒忽兮遠望。

《文選·上林賦》「芒芒恍忽」，郭注：「言眼亂也。《漢書》作怳忽。」

桂棟兮蘭橑。

《釋宮》「棟謂之桴」注：「屋穩」。

辛夷楣兮藥房。

《北山經》「繡山其草多芍藥芎藭」注：「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西山經》「號山其草多藥虉芎藭」注：「藥，白芷別名。藥，音烏較反。」案郭說辛夷爲草，同王逸。

遺余褋兮醴浦（醴一作澧）。

《方言》「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注：「《楚辭》曰：『遺余褋兮澧浦。』音簡牒。」

《大司命》

使涷雨兮灑塵。

《釋天》「暴雨謂之涷」注：「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

踰空桑兮從女。

《東山經》「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注：「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

折疏麻兮瑤華。

《釋草》「枲麻」注：「別二名。」《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爾雅圖贊》：「草皮之良，莫貴如麻」云云。

《少司命》

蓀何以兮愁苦。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葴橙若蓀」，《集解》引郭璞曰：「蓀，香草也。」《文選》橙作持。郭注同。

孔蓋兮翠旍。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鵷雛孔鸞」，《集解》引郭璞曰：「孔，孔雀。」

登九天兮撫彗星。

《釋天》「彗星爲欃槍」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

《東君》

簫鍾兮瑤簴。

《釋器》「木謂之簴」注：「縣鍾磬之木，植者名簴。」

應律兮合節。

《釋樂》：「和樂謂之節。」

《河伯》

《穆天子傳》「河伯無夷之所居」注：「無夷，馮夷也。」《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注：「冰夷，馮夷也。《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藝文類聚》七十八引《山海經圖贊》：「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實水仙，號曰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

《釋水》：「九河徒駭太史」云云注：「皆禹所名也。」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海內北經》「冰夷人面乘兩龍」注：「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

登崐崙兮四望。

《釋水》「河出崐崙虛」注：「《山海經》曰：『河出崐崙西北隅。』」《北山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崐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注：「即河水出崐崙之墟。」

紫貝闕兮朱宮。

《文選·子虛賦》「鈎紫貝」，郭注：「紫貝，紫質黑文也。」《史記集解》、《漢書》注引郭同。《釋宮》「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

乘白黿兮逐文魚。

《中山經》「景山睢水出焉，其中多文魚」注：「有斑」。

魚隣隣兮媵予。

《釋言》「將，送也」注：「《左傳》曰：『以媵秦穆姬』。」

《山鬼》

被薜荔兮帶女蘿。

《釋草》「唐蒙、女蘿、菟絲」注：「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又「蒙玉女」注：「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既含睇兮又宜笑。

《方言》「睇，眄也，南楚之外曰睇」注：「音悌」。

采三秀兮於山間。

《晉書》本傳引「客傲，三秀雖豔，靡于麗采」。

雷填填兮雨冥冥。

《釋天》「振旅闐闐」注：「闐闐，羣行聲」。

《天問》、

僉曰何憂。

《釋詁》:「僉，皆也。」

伯禹愎鯀(「愎」一作「腹」)，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海內經》「鯀復生禹」云云注:「鯀績用不成，故復命禹終其功。」《釋親》「父爲考」，郭以考爲死生之通稱。

河海應龍(一作「應龍何畫」)。

《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注:「應龍，龍有翼者也。」

康回馮怒，

《方言》「馮，怒也，楚曰馮」注:「馮，恚盛貌。《楚詞》曰:『康回馮怒。』」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大荒北經》:「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中略)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注:「《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海外北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注:「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

《藝文類聚》九十六引《山海經圖贊》:「天缺西北，龍啣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南山經》：「誰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注：「言有光燄也。若木華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海內南經》「氾林三百里在狌狌東」注：「或作猩猩，字同耳。」又「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注：「《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州封溪出狌狌」云云。《釋獸》「猩猩小而好啼」注：「《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云云。」

雄虺九首。

《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南山經》「猨翼之山多腹虫」注：「腹虫，包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虫，古虺字。」

倏忽焉在？

《西山經》：「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注：「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爲倏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

何所不死？

《海內南經》：「不死民在其（交脛國）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注：「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

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大荒南經》「有不死之□阿姓，甘木是食」注：「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大荒西經》：「大荒之山，三面之人不死」注：「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道藏本《山海經圖贊》：「有人爰處，員丘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

長人何守？

《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國」注：「案《河圖玉版》曰：『從崐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崐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翟身橫九畝，下其頭，眉見於軾。即長一丈人也。』」

靡蓱九衢。

《中山經》：「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注：「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像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又「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注：「言枝交互四出。」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食之，無心腹之疾。」注：「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爛，自絞于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海內經》『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注：『即巴蛇也。』」《藝文類聚》九十六引《山海經圖贊》：「象實

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南山經》「禱過之山多象」注：「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妬，不畜淫子。」《藝文類聚》九十五引《山海經圖贊》：「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象犀」，《索隱》引郭璞曰：「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案一蛇，郭作有蛇，郭本勝。

黑水玄趾。

《大荒南經》「黑水窮焉」注：「黑水出崐崙山也」。道藏本《山海經圖贊》：「勞民黑趾。」

鬿堆焉處？

《東山經》：「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注：「鬿，音祈。」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注：「莊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彈日？烏焉解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紀年》：「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人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爲難也。若

按之常情，則無理以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藝文類聚》一引《山海經圖贊》：「十日幷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爲洞感，天人縣符。」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

《海內經》「禹鯀是始布土」注：「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大荒西經》「大荒之山開，上三嬪於天」注：「嬪，婦也。言獻美人於天帝。餘詳《離騷》。」

而后帝不若。

《釋言》：「若，順也。」

化爲黃熊。

《海內經》「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注：「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

《海外南經》「長臂國」注：「嚳，堯父，號高辛。帝嚳臺詳《離騷》。」

焉得夫朴牛？

《北山經》「敦薨之山，其獸多兕旄牛」注：「或作扑牛。扑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

《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注：「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

指蒼天以爲正。

《九章》《惜誦》

《釋天》：「穹蒼，蒼天也。」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

吾使厲神占之兮，

《西山經》「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注：「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

猶有曩之態也。

《釋言》：「曩，曏也。」注：「《國語》曰：曩而言戲也。」

《涉江》

冠切雲之崔嵬。

《文選·上林賦》「巃嵸崔巍」注：「皆高峻貌也。」《漢書》注引郭說同。

《史記正義》引郭璞曰：「皆峻貌。」

登崐崙兮食玉英。

《西山經》「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注：「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崐崙兮食玉英。』《汲冢書》所謂苕華之玉。」

齊吳榜以擊汰。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榜人歌」，《集解》引郭璞曰：「唱櫂歌也。」案郭訓榜爲櫂，同王。

余將董道而不御兮

《釋詁》：「董，督正也。」注：「皆謂御正。」

《哀郢》

涕淫淫其若霰。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纚乎淫淫」，《集解》引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漢書》注引郭同。

淩陽侯之汜濫兮

《文選・江賦》：「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以雲迴。」案此陽侯代波稱。

登大墳以遠望兮

《釋丘》「墳，大防」注：「謂隄」。

曾不知夏之爲丘兮

《釋言》：「憯，曾也。」注：「發語詞。見《詩》。」《方言》：「曾，訾，何也。湘潭之原，荆之南鄙，謂何爲曾，或謂之訾」注：「今江東人語亦云訾，聲如斯。」

《抽思》

來集漢北。

《海內東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注：「《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案《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

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名爲滄浪之水。」

《懷沙》

雞鶩翔舞。

《釋鳥》「舒鳧鶩」注：「鴨也。」《文選·上林賦》「煩鶩庸渠」注：「煩鶩，鴨屬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郭同。

永嘆喟兮，

《釋詁》「叡齂呬息也」注：「叡齂呬，皆氣息貌。」案叡者，喟之假音。又《方言》：「喟，憐也。沅澧之原，凡言相憐哀謂之喟」，注：「音蒯。」

《思美人》

遭玄鳥而致詒。

《釋鳥》「燕燕鳦」注：「《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

指嶓冢之西隈兮

《西山經》「嶓冢之山」注：「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釋丘》：「崖內爲隩，外爲隈」注：「別崖表裏之異名。」

解萹薄與雜菜兮，

《釋草》「竹萹蓄」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觀南人之變態。

《文選・子虛賦》「殫覩衆物之變態」注：「變態，姿貌也。」《漢書注》引同。

《橘頌》

橘徠服兮。

《釋木》「柚條」注：「似橙，實酢，生江南。」《藝文類聚》八十七，《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六引《爾雅圖贊》：「厥苞橘柚，精者曰柑。實染繁霜，葉鮮翠藍。屈生嘉歎，以爲美談。」《中山經》「荆山多橘櫾」注：「櫾似橘而大者也。皮厚味酸。」道藏本《山海經圖贊》：「厥苞橘櫾，奇者惟甘。朱實全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

曾枝剡棘，

《釋詁》：「剡，利也。」注：「《詩》曰：『以我剡耜。』」《方言》：「凡草刺人，江浦之間謂之棘」注：「《楚辭》曰：『曾枝剡棘』，亦通語耳。音己力反。」

《悲回風》

隱岷山以清江。

《中山經》「岷山江水出焉」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海內東經》「大江出汶山」注「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云云。《藝文類聚》八引《山海經圖贊》：「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溟。作紀南夏，天清地靜。」

重任石之何益。

《文選·江賦》：「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善曰：「《懷沙》，卽《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

《遠遊》

焉託乘而上浮。

《文選·上林賦》「然後揚節而上浮」郭注：「言騰游士也。」《漢書注》引郭說同。

軒轅不可攀援兮，

《海外西經》「軒轅之國」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大荒西經》「有軒轅之臺」注：「敬難黃帝之神。」

懷琬琰之華英。

《西山經》「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注：「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汲冢書》所謂苕華之玉。《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垂綏琬琰」，《集解》引郭璞曰：「《汲冢周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騎膠葛以雜亂兮（一作轇轕），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張樂乎轇轕之宇」，《索隱》引郭璞曰：「言曠深貌也。」《漢書》《文選》幷作「膠葛」，郭注同。

吾將過乎句芒。

《海外東經》「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注：「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

歷太皓以右轉兮（皓一作皞），

《海內經》「鹽長之國，太皞爰過」注：「言庖犧於此經過也。」

遇蓐收乎西皇。

《西山經》「泑山神蓐收居之」注：「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執鉞。見外傳云。」《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注同。

左雨師使徑侍兮，

《海外東經》「雨師妾在其北」注：「雨師，謂屏翳也。」

使湘靈鼓瑟兮，

「湘靈」義見《湘君》引道藏本神二女贊。

降望大壑。

《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注：「《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山海經圖贊》：『雁益洞穴，映昏龍燭。爰有大壑，號曰底谷。』」

《漁父》

滄浪之水清兮，

《海內東經》「漢水」注：「漢水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名爲滄浪之水。」

《九辯》

鵾雞啁哳而悲鳴。

《釋蓄》：「鷄三尺爲鶤」注：「陽溝巨鶤，古之名鷄。」《釋文》：「鶤，音昆。字或作鵾同。」

哀蟋蟀之宵征。

《釋蟲》「蟋蟀蛬」注：「今促織也。亦名蜻蛚。」《方言》注略同。《釋言》「征，行也」注：「《詩》曰：『王于出征』。」

蹇淹留而無成。

《釋詁》：「曩塵，佇淹，留久也。」注：「塵垢，佇企，淹滯，皆稽久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釋詁》：「鬱陶，喜也。」注：「《孟子》曰：『鬱陶思君。』」《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注：「鬱悠，猶鬱陶也。」

《招魂》

何爲四方些？

《釋詁》：「呰，已，此也。」注：「呰，已，皆方俗異語。」《爾雅釋文》：「呰，郭音些。」引《廣雅》云：「些，辭也。」郝懿行說：「郭以些爲呰，蓋本《楚辭》。」

雕題黑齒，

《海內南經》「雕題國」注：「點涅其面，畫體爲鱗采，卽鮫人也。」《海外東經》「黑齒國在其北」注：「《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年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大荒東經》「有黑齒國」注：「齒如漆也。」道藏本《山海經圖贊》：「陽谷之山，國號黑齒。」

以其骨爲醢些。

《釋器》「肉謂之醢」注：「肉醬」。

赤螘若象（「螘」一作「蟻」），玄蠭若壺些（「蠭」一作「蜂」《釋文》作「螽」）。

《釋蟲》「蠪朾螘」注：「赤駁蚍蜉。（朾之言赬）。」《海內北經》「大蠭其狀此螽（疑蠭），朱蛾其狀如蛾」注：「蛾，蚍蜉也。《楚詞》曰：『玄蜂如壺，朱蟻如象』，謂此也。」

豺狼從目。

《大荒北經》「直目正乘」注：「直目，目從也。」

檻層軒些。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重坐曲閣」，《集解》引郭璞曰：「重坐，重軒也。」

層臺累榭。

《釋宮》「闍謂之臺」注：「積土四方。」又有「木謂之榭」注：「臺上起屋。」

冬有突扆。

《文選・上林賦》「巖突洞房」郭注:「言於巖突底爲室，潛通臺上也。」

經堂入奥。

《釋宮》「西南隅謂之奥」注:「室中隱奥之處。」

蛾眉曼睩。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宜笑的皪」，《索隱》引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辭》曰:『美人皓齒以姱。』又曰:『蛾眉笑以的皪。』」

侍陂陁些。

《文選・子虛賦》「罷池陂陀」，郭注:「言旁頽也。」《漢書》注引郭同。

稻粢穱麥。

《釋草》「稌稻」注:「今沛國呼稌。」「粢稷」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

大苦醎酸。

《釋草》「蘦大苦」注:「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黄，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黄。」

陳吳羹些。

《釋器》「肉謂之羹」注:「肉，臛也。《廣雅》曰:湆見《左傳》。」

露雞臛蠵。

《東山經》「其中多蠵龜」注：「蠵，觜蠵，大龜也。甲有交彩，似玳瑁而薄。音遺知反。」

有餦餭些。

《方言》「餳謂之餦餭」注：「卽乾飴也。」

發激楚些。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激楚結風」，《集解》引郭璞曰：「激楚，歌曲也。」《漢書注》引同。

菉蘋齊葉兮白芷生，

《釋草》「苹蓱其大者蘋」注：「《詩》曰：『于以采蘋』。」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釋地》「楚有雲夢」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名曰雲夢」，《索隱》引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卽古雲夢澤也。」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釋獸》「兕似牛」注：「一角，靑色，重千斤。」《南山經》「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注：「兕，亦似水牛。一角，重三千斤。」《藝文類聚》九十五引《山海經圖贊》：「兕惟壯獸，似牛靑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釋木》:「楓欇欇」注:「楓樹似白楊,葉圓而歧,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華氾檘櫨」,《集解》引徐廣曰:「氾,一作楓。」(《漢書》《文選》正作「楓」)《索隱》引郭璞云:「楓似白楊,素圓而歧,有脂而香。」

《大招》

鰅鱅短狐。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鰅鱅」《集解》引郭璞曰:「鱅,似鰱而黑。」《文選》作「鰅鰫」。郭注:「鰅魚有文采。鰫,似鰱而黑。」《南都賦》「鰅鰫」,善注引郭《上林賦》注:「些語,《漢書》作鰫。」注引郭璞曰:「鰫音常容反。」餘同選注。

王蛇騫只。

《釋魚》「蟒,王蛇」注:「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天白顥顥。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翯乎滈滈」,《索隱》引郭璞曰:「水白光貌。」《漢書》《文選》注同。

般菰粱只。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蓮藕菰蘆」,《索隱》引郭璞云:「菰,蔣也。」《漢書》作「觚」,注引同。《文選》作「觚」。

膾苴蓴只。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諸蔗猼且」，《索隱》引郭璞曰：「以爲蘘荷。」案：苴蓴疑當作蓴苴。《九歎·愍命》王注云：「蘘荷，蓴苴也。」

朱脣（一作美人）皓齒，嫭以姱只。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皓齒粲爛」，《索隱》引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姱。』」

曲眉規只。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長眉連娟」，《索隱》引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漢書》《文選》注同。

粉白黛黑，施芳澤只。

《文選·上林賦》「靚粧刻飾」，郭注：「靚粧，粉白黛黑也。」《史記》《漢書》粧作莊。《集解》及顏注引郭說同。

南交阯只。

《海外南經》「交脛國其爲人交脛」注：「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

《惜誓》

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獸則麒麟」，《索隱》引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漢書》《文選》注

同。《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注：「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麕而角。」

《招隱士》

山氣巃嵸兮石嵯峨。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巃嵸嵯峨」，《正義》引郭璞云：「皆高峻貌。」

《七諫》《自悲》

淩恆山其若陋兮，

《釋山》「河北恆」注：「北嶽恆山。」

至會稽而且止。

《南山經》「會稽之山四方」注：「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

《謬諫》

虎嘯而谷風至兮，

《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注：「《詩》曰：『習習谷風。』」

亂曰　畜鳧駕鵝，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連駕鵝」，《集解》引郭璞曰：「野鵝也。」

《哀時命》

願至崐崙之縣圃兮，采鍾山之玉英。

《西山經》「鍾山」注：「《穆天子傳》云：鍾山作舂山，字同耳。穆王北升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中略）穆王五日觀于鍾山，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瑋珪雜於甑窐，

《釋器》「甂謂之甈」注：「《詩》曰：『溉之釜鬵。』」

使梟楊先導兮，

《釋獸》：「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注：「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海內南經》「梟楊國」《文選·上林賦》「射游梟」注略同。案：楊，郭作羊，猶漢歐陽之或作歐羊。

《九懷》《匡機》

顧遊心兮鄗酆。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酆鄗潦潏」，《索隱》引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

《通路》

朝發兮葱嶺。

《海外北經》「博父國」注：「河出崐崘，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鹽澤」云云。

騰蛇兮後從。

《釋魚》「螣螣蛇」注：「龍類也，能興雲雨而遊其中。」

飛駏兮步旁。

《穆天子傳》「邛邛距虛走百里」注：「亦馬屬。《尸子》曰：『亘虛不擇地而走。』」《海外北經》：「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注：「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音邛。」《文選·上林賦》「驒騱」郭注：「驒騱，駏驢類也。」

《危俊》

林不容兮鳴蜩。

《釋蟲》「蜋蜩」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采具。』」《方言》「蟬楚謂之蜩」注：「音調。」

歷九曲兮牽牛。

《釋天》「何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擔鼓。擔者，荷也。」

《昭世》

登羊角兮扶輿。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扶輿猗靡」，《集解》引郭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靡也。」

使祝融兮先行。

《海內經》「戲器生祝融」注：「祝融，高辛氏火正號。」

《尊嘉》

抽蒲兮陳坐。

《釋草》「莞苻蘺其上蒚」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音羽翮。」

《思忠》

抽庫婁兮酌醴。

《釋天》：「降婁，奎婁也。」注：「奎爲溝瀆，故名降。庫奎聲近。」

《九歎》《逢紛》

伊伯庸之末胄兮，

《釋詁》：「伊，維也。」注：「發語辭。」

吟澤畔之江濱。

《文選·子虛賦》「畋于海濱」注：「濱，涯也。」

讒夫藹藹而漫著兮，

《釋詁》：「藹藹，濟濟，止也。」注：「皆賢士衆多之容止。此狀讒夫之盛多。」

《離世》

櫂舟杭以横濿兮，

《釋水》「深則厲」，又「以衣涉水爲厲」注：「衣謂褌。」又「繇帶以上爲厲」注：「繇，自也」，案：厲，《說文》作砅，或作濿。原本《玉篇·水部》引此作砅。

《憂苦》

猶未殫於九章。

《文選・子虛賦》「殫覩衆物之變態」注：「殫，盡也。」《漢書注》引郭同。

《愍命》

捐赤瑾於中庭。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集解》引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

瓟瓥蠹於筐簏

《方言》「瓥」注：「瓠勺也。音麗。」

《思古》

纖阿不御。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纖阿爲御」，《索隱》引郭璞曰：「纖阿，古之善御者。」《文選》作纖阿。郭注：「纖阿，古善御者。見《楚辭》。孅，音纖。」《漢書》作「孅」，注引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

《遠遊》

絕都廣以直指兮

《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注：「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離騷》曰：『絕都廣而直指號。』」案郭引《騷》語，今所見直至《九歎》。知其注篇數，蓋與王逸本不異耳。

《九思》《逢尤》

車軏折兮馬虺頹

《釋詁》：「虺頹，病也。」注：「虺頹玄黄，皆人病之通名，而説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

《怨上》

大火兮西睆。

《釋天》「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鴽鶬兮喈喈。

《釋詁》「關關喈喈，音聲和也」注：「皆鳥鳴相和。」

螻蛄兮鳴東。

《釋蟲》「螜天螻」注：「螻蛄也。《夏小正》『日螜則鳴。』」

蟊蠈兮號西。

《釋蟲》「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方言》：「蜩蟧謂之蟊蜩」注：「江東謂之蟊蠽也。」

蛓緣兮我裳。

《釋蟲》「螟蛅蟴」注：「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蛓蟴。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

蠋入兮我懷。

《釋蟲》「蚅烏蠋」注：「大蟲如指。見《韓子》。」

《疾世》

媒女詘兮謰謱。

《方言》「謰謱拏也」注：「言譇拏也。」

赴崏山兮𢖍騄。

《穆天子傳》「綠耳」注：「《紀年》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

《憫上》

藒䔧兮青葱，

《釋草》「藒䔧竊衣」注：「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遭厄》

俓娵觜兮直馳，

《釋天》「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注：「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

《悼亂》

左見兮鳴鵙。

《釋鳥》「鳭，伯勞也」注：「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是。」

鶬鴰兮喈喈

《釋鳥》「倉庚，黧黃也」注：「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方言》：「鸝黃自關而東謂之鶬鴰」，注：「又名商庚。」

山鵲兮嚶嚶

《釋訓》「嚶嚶」注：「兩鳥鳴。」

《哀歲》

蝍蛆兮穰穰

《釋蟲》「蒺蔾蝍蛆」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巷有兮蚰蜒

《方言》「蚰蜥」注：「由延二音。」《釋魚》「螾衝入耳」注：「蚰蜒。」

邑多兮螳螂

《釋蟲》「不過蟷蠰」注：「蟷蠰，螗蜋別名。」又「莫貈蟷蜋蛑」注：「螗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方言》：「螳螂謂之髦」注：「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虼肬。」

鱣鮎兮延延

《釋魚》「鱣」注：「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

今江東呼爲黃魚。」又「鮎」注：「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

《守志》

畢天罼兮掩邪

《釋天》「濁謂之畢」注：「掩兎之畢，或呼爲濁，因星石以云。」

斥蜥蜴兮進龜龍

《釋魚》「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也」注：「轉相轉博異語，別四名也。」《方言》：「守宮，秦晉西夏或謂之蜥易」注：「南陽人又呼蝘蜓。」

《離騷》文例

（一）言「兮」例：語所稽也，用以助氣。

帝高陽之苗裔兮。

攝提貞於孟陬兮。

例多不備舉。

（二）言「之」例：

（甲）言之間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乙）猶諸也。

又重之以修能。

又申之以攬茝。

（丙）指事之詞。

命靈氛爲余占之。

懷椒糈而要之。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三）言「以」例：

（甲）猶用也。

惟庚寅吾以降。

肇錫余以嘉名。

又重之以修能。

旣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

折若木以拂日兮。

（乙）與而同。

路幽昧以險隘。

忽奔走以先後兮。

擥木根以結茝兮。

矯菌桂以紉蕙兮。

聊逍遙以相羊。

路修遠以多艱兮。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四)言「而」例：

(甲)在句中，常例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既遵道而得路。
反信讒而齌怒。
忍而不能舍也。
後悔遁而有他。

(乙)略「而」例。

僕夫悲余馬懷兮。

(五)言「其」例：

(甲)用之未來，擬議之詞也。如《乾·文言》：「其唯聖人乎？」

老冉冉其將至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謂申椒其不芳。

曰兩美其必合兮。

（乙）猶之也（言之間）。

荀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屯余車其千乘兮。

固亂流其鮮終兮。

（丙）語詞，用以足句。

豈其有他故兮。

（丁）狀事之詞，猶然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繽其并迎。

（戊）猶而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其一作以，以猶而也。）

（己）轉詞，猶然也。

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六）言「也」例：決詞也，凡用必疊雙。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七）言「于」例：

攝提貞于孟陬兮。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八）言「與」例：

扈江離與辟芷兮。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九）言「曰」例：

（甲）句端。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女嬃）

曰兩美其必合兮。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靈氛）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

（乙）句中。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丙)句末。

亂曰。

(丁)省「曰」例。

《論語·陽貨篇》:「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又「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參照《古書疑義舉例》二六——二七頁)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以上女嬃之詞。)「依前聖以節中兮,……固前修以菹醢。」(屈原答)

(十)言「哉」例:用爲嘆詞。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十一)言「雖」例:

(甲)以雖起,不以然應。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言已所爲,雖不周於今人,然卻願依彭咸之遺則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乙)以雖起,以而轉,惟皆在一句中。

雖信美而無禮兮。

(丙)消雖例。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言雖阽余身至于危死，然猶無悔也）。

（丁）猶惟也。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從《讀書雜志》說。）

（十二）言「羌」例：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朱熹曰：「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

（甲）發語詞。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乙）猶乃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十三）言「苟」例：

（甲）設詞。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乙）猶故也。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十四）言「曾」例：

曾歔欷余鬱邑兮。

（十五）言「夫」例：

（甲）發語詞。

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乙）指事之詞。

又何必用夫行媒？

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十六）言「謂」例：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十七）言「惟」例：或作維，凡經典用惟，用唯，用維，古文但作隹。

（甲）發語詞。

惟庚寅吾以降。

惟黨人之媮樂兮。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乙）猶獨也。

惟昭質其猶未虧。
惟此黨人其獨異。
豈惟紉乎蕙茝？
豈惟是其有女？

（丙）以雖代之。（例見前。）

（十八）言「乎」例：同兮同于，用以足句，而避兮之複。

（甲）同兮。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歷吉日乎吾將行。
爾何懷乎故宇？

（乙）同于。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周流乎天余乃下。

苟得列乎衆芳。

(十九)言「焉」例：

(甲)猶於是也。

馳椒丘且焉止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乙)問詞。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廿)言「將」例：

汩余若將不及兮。

延佇乎吾將反。

退將復修吾初服。

將往觀乎四荒。

巫咸將夕降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

吾將遠逝以自疏。

(廿一)言「固」例：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廿二)言「蹇」例：

蹇朝誶而夕替。

(廿三)言「聊」例：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聊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廿四)言「既又」例：

(甲)以既又開闔爲對文者，詩云：「終風且暴」，猶言既風又暴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

(乙)以既又開闔而不爲對文者。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丙)省又。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後又悔遁而有他也。）

(丁)省既。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戊)既在下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廿五)言「進退」例：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

(廿六)言「朝夕」例：

(甲)言朝夕。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乙）言夕朝。
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
（廿七）言「前後」例：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廿八）言「初後」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又悔遁而有他。
以上言既又，進退，朝夕，前後，初後，率相對爲文。
（廿九）問詞例：不用邪、乎、哉等字收散，故凡有問詞，率置句首。
（甲）問詞前置爲常例。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乎蕙茝？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幷舉而好明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又見前十九條）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乙）加又，示有所承。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察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以上二例又見前二十二條）

（丙）問詞在句中爲變例。其上皆加亦，示有所承。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長顑頷亦何傷。

（卅）德詞前置例。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汨吾若將不及兮。

忳鬱邑余侘傺兮。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紛獨有此姱節？

耿吾既得此中正。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溘吾遊此春宮兮。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卅一）實詞前置例：式同上，率以德詞繼其下。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老冉冉其將至兮。

日忽忽其將暮。

路曼曼其修遠兮。
飄風屯其相離兮。
時曖曖其將罷兮。
皇剡剡其揚靈兮。
芳菲菲其難虧兮。

(卅二)業詞前置例：

來吾道夫先路。

《遠游》疏證

廖平嘗有《遠游》篇與司馬《大人賦》如出一手大同小異之說(見所作《楚詞講義》)。今細校此篇十之五、六皆離合《離騷》文句而成(《九章·惜誦》亦類此)。其餘則或采之《九歌》、《天問》、《九章》、《大人賦》、《七諫》、《哀時命》、《山海經》及老、莊、淮南諸書。又其詞旨恢詭,多涉神仙。(《九辯》末「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一節,亦頗相類,惟彼文結語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則與超無爲鄰太初者異趣矣。)疑僞託當出漢武之世。茲仿孫氏疏證《孔子家語》之例,證之如下: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阨」一作「隘」)。

《大人賦》:「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

焉託乘而上浮。

《大人賦》:「乘雲氣而上游」。

哀人生之長勤。

《離騷》:「哀民生之多艱」。

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七諫》:「初放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莊忌《哀時命》:「往者不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

神倏忽而不反兮。

《天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往？」

《招魂》:「往來倏忽」。

願承風乎遺則。

《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

貴眞人之休德。

《史記．秦始皇本紀》盧生說始皇:「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

《補注》引《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又引《淮南子》:「傅說之所以騎辰尾。」

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

《離騷》:「溘埃風余上征。」又:「又何懷乎故都。」

恐天時之代序兮，燿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

此數語隱括《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大義。

聊仿佯而逍遙兮，

《離騷》:「聊浮遊以逍遙」。

永曆年而無成。

《九辯》:「蹇淹留而無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

《思美人》:「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惜時命》:「誰可與玩此遺芳。」

高陽邈以遠兮,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

《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又何懷乎故都?」

吾將從王喬而娛戲。

《補注》引《淮南子》:「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大人賦》:「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史記》此句,「兮」字在句末。)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

《補注》引《莊子》曰:「道可傳而不可受」。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禮記．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補注》引《淮南子》：「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

《淮南子．精神訓》：「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

「自然」數見《老子》。

壹氣孔神兮，……虛以待之兮，

「壹氣」猶《老子》言「專氣致柔」之「專氣」。「孔神」《老子》言「孔德之容」。「孔」讀爲「空」，虛也。

「虛以待之」，《老子》言「致虛極」，言「虛其心」，言「保此道者不欲盈」。

於中夜存。

《補注》引《孟子》夜氣之說。

無爲之先。

「無爲」亦多見《老子》，言「道常無爲」，言「上德無爲」，言「爲無爲」。

此德之門。（「此」疑爲「玄」字之誤。）

《補注》引《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聞至貴。

《補注》引《莊子》:「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淮南子·精神訓》:「無內之內,至貴也。」

忽乎吾將行。

《離騷》:「歷吉日乎吾將行」。

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羽人之國見《山海經》。《離騷》:「忽臨睨夫舊鄉」。

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離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乎陽之阿。」

質銷鑠以汋約兮,

《天問》:「流金鑠石些」。《莊子·逍遙游》:「綽約若處子」。

神要眇以淫放。

《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七諫》:「自悲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

載營魄而登霞兮,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掩浮雲而上征。

《離騷》:「溘埃風余上征」。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

《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召豐隆使先道兮，

《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大人賦》:「使五帝先導兮」。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離騷》:「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并馳。

《離騷》:「屯余車其千乘兮(其猶之也)，齊玉馱而并馳。」《大人賦》:「屯余車而(《史記》作「具」)萬乘兮」。《湘夫人》:「聊逍遙兮容與」。《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

全屬《離騷》。「逶迤」彼作「委蛇」。

五色雜而炫耀。

《離騷》:「世幽昧以昡曜」。

服偃蹇以低昂兮，

《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又「何瓊珮之偃蹇兮」。

驂連蜷以驕驁。

《九歌·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

斑漫衍而方行。

《離騷》:「斑陸離其上下」。

撰余轡而正策兮，

《離騷》:「總余轡乎扶桑」。

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

《大人賦》:「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于崇山兮」云云。《離騷》:「路不周以左轉兮」。

前飛廉以啓路。

《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風伯爲余先驅兮，

《大人賦》:「誅風伯」。《離騷》:「鸞皇爲余先戒兮」。

鳳皇翼其承旂兮，

此句全同《離騷》。

遇蓐收乎西皇。

「蓐收」見《呂氏春秋》、《山海經》。《離騷》：「詔西皇使涉余」。

叛陸離其上下。

《離騷》：「斑陸離其上下」。「斑」、「叛」音近。

時曖曃其曭莽兮，

《離騷》：「時曖曖其將罷兮」。

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

《離騷》：「後飛廉使奔屬」。

路曼曼其脩遠兮，

此句全用《離騷》文。

徐弭節而高厲。

《離騷》：「抑志而弭節兮」。

左雨師使徑侍兮，

《補注》引《淮南子》：「令雨師灑道」。《離騷》：「屯衆車使徑待」（「待」一作「侍」）。

意恣睢以擔撟。

《大人賦》：「掉擔撟以偃蹇」。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離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長太息而掩涕。

《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

氾容與而遐舉兮，

「容與」見前。

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

《離騷》：「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覽方外之荒忽。

《湘夫人》：「慌惚（一作荒忽）兮遠望」。

騰告鸞鳥迎宓妃。

《離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騰衆車使徑待」。又「鸞皇爲余先戒兮」。又「求宓妃之所在」。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此文調同《大人賦》：「時若曖曖（《史記》作「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史記》下有「而」字）刑雨師。」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大人賦》：「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海若見《莊子·秋水篇》。

形蟉虯而逶蛇。

逶蛇見前。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

《離騷》：「汝何博謇而好脩兮」。「博衍」猶「博謇」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連絕垠乎寒門。

《大人賦》：「舒節出乎北垠」。又「軼先驅於寒門」。寒門亦見《淮南子·墬形訓》。

從顓頊乎增冰。

《招魂》：「增冰峨峨」。

乘間維以反顧。

《離騷》：「忽反顧以游目兮」。

歷玄冥以邪徑兮，……召黔嬴而見之兮，

《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

爲余先乎平路。

《離騷》：「來吾道夫先路」。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離騷》：「將往觀乎四荒」。又「周流乎天余乃下」。又「周流觀乎上下」。

上至列缺兮，

《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

降望大壑。

「大壑」見《山海經》。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大人賦》末六句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泯（《史記》作「眠」）而亡見兮，聽惝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倏忽」已見前。「泰初」見《易緯·乾鑿度》。

張若虛事蹟考略

張若虛事實，世所得者殊鮮。若虛在兩《唐書》皆無傳。僅附見《舊唐書》一百九十一《文苑·賀知章傳》中，彼文云：

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名揚于上京。……若虛兗州兵曹。

其姓名爵里可攷者僅此。案《舊唐書》四十《地理志》三淮南道揚州大都督府下云：

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于潤州江寧縣置揚州，以隋江都縣爲兗州，……七年改兗州爲邗州，九年省江寧縣之揚州，改邗州爲揚州，……天寶元年，改爲廣陵郡。

《新唐書》四十一《地理志》則云：

揚州廣陵郡大都督府本南兗州江都郡，武德七年曰邗州，以邗溝爲名。九年，更置揚州。天寶元年，更郡名。

其文較《舊唐書》爲略。案知章生于高宗顯慶四年，卒于天寶三載，年八十六（《歷代名人年譜》四）。歷初盛二世。惟《舊唐書》本傳云與若虛等齊名，在神龍中，神龍爲武后最後紀元，中宗復辟後仍稱之。其時揚州正昔之邗州。《新唐書·地理志》載揚州屬縣凡七，不知若虛所隸，爲江都，爲江陵，抑或高

郵、六合。史只言揚州，不言何縣，難以確知，惟揚州都督府向治江都，或爲江都人歟？

若虛成名于初唐，其時文風據《新唐書》二百一《文藝傳總敘》云：

>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

王、楊並託旨宮閫，善爲情詠。自梁簡文帝好爲宮體，而情詩怨什，一時稱盛，所謂江左餘風，蓋指梁、陳舊習而言。若虛生際初唐，受其重沐，故所作亦純爲抒情之什。《春江花月夜》之題，本陳曲也。

《樂府詩集》四十七《春江花月夜》，屬清商辭曲之吳聲歌曲。吳聲歌曲者，《晉書·樂志》云：「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又曰：「《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常與宮中女學生及朝臣相和爲詩，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詠，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陳詞今不傳，《樂府詩集》所引舊作，凡有三家，一爲隋煬帝，二爲諸葛穎（隋人，入《隋書·文學傳》），其後則爲張子容，皆爲五言短章。今以隋煬帝所作爲例，凡二首，其辭曰：

>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
> 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游女，湘川値兩妃。

自若虛出，而改五言爲七言，進短章爲巨製。天才橫逸，極創作之能事。湘潭王君，稱其「孤篇橫絕，遂成大家」（見《王志》卷二）良不虛也。後此惟溫庭筠之《玉樹歌闌海雲黑》云云，差足繼響。然溫詩

藻繪有餘，天然不足，以彼方此，若顏延之於謝客矣。其與此篇取旨相類者，有劉希夷之「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與後來李白之「靑天有月來幾時」云云。然詠月之作，此篇固千古絕唱矣。

若虛官兗州，唐兗州屬河南道，於今地爲山東滋陽縣。其詩云靑楓浦，據《一統志》在今湖南瀏陽。又以碣石、瀟湘對擧，則若虛或曾至湘中耶？

《新唐書·藝文志》無《若虛集》。名篇傳世，僅存此一首。又官不過兵曹，《舊唐書》（一百九十中）稱「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山陰令……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蓋傷之也。「才秀人微，取湮當代」（《詩品》評鮑照語）。然詩人生命殊不關窮通屯泰耳。

原載《文學論集》（藝林社編　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

李杜詩之比較

李白及杜甫在詩界的位置，已爲大家所公認，要想在短期中把他兩位詳細的比較，確是一件難事，今就平日見到的略談幾句。

既名之曰比較，必定先要定出一種公共的標準，若標準不同，便無所用其比較了。李、杜二人，倒有比較的可能性：因同爲詩人，同爲盛唐時詩人，且同爲後世所宗仰而在文學史上佔極重要的位置的詩人。

凡同時齊名的文人或詩人，如曹、劉，潘、陸，陶、謝，韓、孟，元、白，溫、李，蘇、黃等等，都好用來比較。然而最重要的，不在求其同，而在求其異，因爲凡能同時共享盛名的文人或詩人，都各有其特殊之點，獨到之處。不然，便有一人爲首領，一人爲附庸了，還有什麼比較呢？

以李、杜詩互相比較的，頗不乏人，最著的分兩派：

一、根據於地理的：以杜爲河南偃師縣人，住長安最久，可作北方詩人代表。李生於四川，後又到湖北，可作南方詩人代表。杜詩風格最踏實，李詩則很浪漫，也足見南北詩人的不同。日本人研究李、杜的詩，多從此處入手。如笹川種郎之《支那文學史》，便主此說，近來國人受他的影響很不小。以地域關係區分文學派別，本來無可非議，不過只適宜用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統一的時候，如南北

朝時便是一例：北朝多產經師及散文家，而南朝則多產詩人。又如五代詞人不居中原，而散居十國。這都是由於政治中心不統一，而交通太梗阻了的緣故。自從庾子山本以南人避難到北周後，北周文學稍有可觀，他的作風糅合南北，也可說是使南北朝文學趨向一致的先聲。隋既代周平陳，南北統一，如薛道衡、楊素等都是北人。唐初四傑，卽有北人三個。沈、宋也是北人，溫、李也是北人，他們的作風，均非常華綺，并無南北的區分。可見自交通便利政治統一以後，以地理作區分，是靠不住的。

二、根據於思想的：有人以李白代表道家，杜甫代表儒家，李之作品多有超出人世之感，杜甫則句句不脫離社會。這話有一部分對的。李白尙理想，重虛無，固是道家思想，至於飛昇遠舉之談，竟成方士化了。人總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如屈子、阮籍之思想最浪漫，衹因爲不得志于世間，乃謀所以超出世間，正因其不能忘却世間呵！李白少有功名之志，至晚年乃鬱結，由於精神之衰敗。李、杜的思想，并不是根本上不相同，所以此層也不必引伸了。

李、杜同爲詩人，最好側重二人藝術上之表現來作比較。在未講他們本身作品之先，且把詩之過程略爲說明。

（一）《三百篇》：最早的詩而且最優美。可是四言句法，不易作好，漢後四言詩人不多，如韋、束方，均不甚著名，衹到嵇康爲止。王湘綺主張此說。但漢代把《詩》當作經書，不用文學的眼光去研究，所以雖是很早的詩而影響於後人很小。李白曾言：「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這是他崇經

的門面話，他所作以七言詩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壞。

(二)古詩：《古詩十九首》與所謂蘇、李詩均包括在內。作者姓名，湮沒無聞。但可信其爲漢人之作，爲後世作詩之祖。自漢以來，其影響極大。

(三)建安：建安爲詩之極盛時代，七子天才卓越，詩至此時，乃大變化，五言七言都正式成立。從前沒有專家詩人，到此才出現。

(四)正始：當時王弼、何晏爲思想界代表，談玄之風盛，遂影響及於文學，文學詩一變而爲哲學詩。

(五)太康：《文心雕龍》說：「采縟於正始，力柔建安。」當時潘、左、張、陸能把正始的玄學詩還成文學詩的本來面目。

(六)元嘉：此時爲山水詩發育時代，顏、謝爲首，頗盛極於一時。

(七)永明：南齊之沈約、王融、謝朓爲當世詞宗，四聲八病，始於此時，格律與限制均嚴。他們之詩，後人稱曰新體，是表示由古詩變爲今詩的一種過渡時期。

總之由建安至元嘉，詩的形式變化少，內容變化多。至於永明時，詩之形式的變亦著。

(八)宮體：梁簡帝時成立，外形用永明體裁，內容則以詠閨情，表怨思，色彩靡麗，一變而爲徐陵及庾信一派(信初學宮體，入北周後詩風又一變)。二變爲唐初四傑，他們受庾信之影響頗大，三變爲沈、宋之律體，形式雖少變，仍以關於閨情怨思的爲多，故仍歸之於宮體一派。據《新唐書·文藝

傳》敍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

卽捨《三百篇》不論,由漢至唐初,經過三種變化,形式則由古體而今體,內容則由文學詩而玄學詩,而山水詩,而閨情詩,綺麗風華,唐初仍不能脫去此種習氣。物極必反,於是有李、杜二公出,於開、天之間,爲變換風氣之兩大家。中國詩風最盛,而又得多數好詩之時代,大家公認爲唐朝。其實說來,唐人作詩之動機,却大可笑。按科舉制度始于隋,入唐更盛。唐之選舉法多而普遍的則爲進士、明經兩科。而唐時經術不發達,又以進士科爲最普遍,人人以進士及第爲榮,唐代詩人之特別多者,乃因科舉的關係。凡想得進身之階之人,不得不努力學做試帖詩(五言六韻),恰似明清人之工八股文一樣。可是考進士的詩雖有錢起之《湘靈鼓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崔曙之《明堂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等佳句。但有些稍偉大的詩家,往往不善此體,如韓、柳之試帖詩,疵瑕百出。又如賈浪仙落第,乃作詩譏諷時政,孟東野未及第時,大發牢騷,有如《儒林外史》上的人物。反不及宋人作詩之動機,爲興趣而作,可以說是爲做詩而做詩。

唐代詩人中成就最大的,首推李、杜,而二人於科舉都不得意,又均非進士。難道他兩人的詩不好嗎?於此可見當時風氣所趨,而李、杜之特立精神,都以推翻時尚爲主,求其心之所安。功名值得什麼!

李、杜既是同時,且爲好友。李年齡較大於杜,而不同於時尚則一。然而他二人所走的路,是完

全不相同。

且先說李白。我們嘗謂太白仙才橫逸，不可羈縻。那知他正是一位復古派的健將，在太白之前的詩家而傾向復古的人，如陳子昂、張九齡之五古（陳之《感遇》詩效阮之《詠懷》），孟浩然之用五律以描寫山水，皆爲他之先導。可惜他們天才不及太白的偉大，故成績不甚巨。至太白則不同了，他自己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所以他作的《古風》詩五十九首，開口便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又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這是他論詩的大主張。又從他今存的詩的形式上看，古詩佔十分之九以上，律詩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尙有七十餘首，七律祇有十首，而內中且有一首止六句。《鳳凰台》、《鸚鵡洲》二詩，都效崔顥《黃鶴樓》詩。然《黃鶴樓》詩也非律詩，因爲只收古詩的《唐文粹》中亦將此詩收入。自從沈約以後，作詩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滿意這種趨向，乃推翻今體而復古詩（指建安時的），而且在他古風內，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來源。因爲太白的才氣大，分別學古人，又能還出古人的本來面目。他的五古學劉楨，往往又闌入阮籍，七古學鮑照與吳均，五古山水詩又學謝朓，以下便看不上了。可是魏、晉人作詩，多成一色，如陶、阮之單筆，顏、謝之複筆。惟太白詩，卻不一色。七古多單筆，五古描寫詩多複筆。或人反詰道：「太白詩既是復古，何以詩中樂府佔多數至一百一十五首？杜甫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不是陳人嗎？」不過我可回答說：凡是反對那種風氣之人其於那種風氣，必有極深的研究。太白對於梁、陳以來的詩風很有研究，所以才覺不滿，意而欲復建安之古。故

李陽冰說：「唐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靑蓮而大變，掃盡無餘。」這是眞知李白的人之言。

以下則談杜甫。太白不滿意於永明而復至建安。至於杜甫，可是不同了。他的意思，不惟不滿意於齊、梁，且不以太白之學魏、晉爲然，以爲永明、建安，均爲古體，何必厚彼薄此？少陵以爲作詩當以「清新」爲貴，古代詩人都可以學習，而同時於古代詩，都當推翻。學古人幷非古人有什麼好意，乃以古人供我芻狗之用。少陵正是詩國中一位狂熱的革命家！他革前代詩人之命，我們又從何處看出呢？

甲、用字　《古詩十九首》，用字甚尋常，造語亦寬泛，然而情致極好，連成整篇，卽成佳作。可謂那時有美章而無美句。至於太康後，可以找出美句。從齊、梁至初唐，才可以找美字。如詠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窗幃」可爲佳篇，大謝的「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掬」可謂佳句，沈約的「方輝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可謂佳字。太白作詩多爲一氣呵成，或有時不免輕於下筆。至於工部就很重鍛煉，很講苦吟，他曾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佩服陰鏗、何遜，因六朝詩人至陰、何才講求鍊字。少陵有時直用何語，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曾舉出許多證據來，可見「頗學陰何苦用心」之句不虛。世俗相傳李白調笑他說：「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來作詩苦。」但用字又從何處下手呢？從前把字分爲三種，曰實（名詞）、德（形容詞）、業（動詞）。名詞用法，古今無大變換。最注意的是動字，因一個動字的關係，能把一詩的態度完全更換。而杜詩中之用字，又極其妙，如「風急春燈亂，江鳴夜雨懸」之懸字，「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之拔字，都非杜以前的詩人所用得出的。

乙、內容　杜詩的內容，最要的分兩種：一是描寫時事，一是輸入議論。前人作詩的內容，不外以下幾種：敍情（朋友之情，夫婦之愛），以《十九首》爲代表；描寫山水，以二謝、陶公爲代表；玄談，以正始時阮籍等爲代表；而用詩以描寫時事的則不很多，如蔡文姬的《悲憤詩》，王粲的《七哀》詩，庾子山的《詠懷》詩，不過寥寥數首而已。至於詩中加入議論，尤爲少見。以詩描寫時事的受歷史化，以詩輸入議論的受散文化，善於描寫時事而融化散文風格的，不能不推子美爲第一人！雖孟浩然之能變五律之描寫宮闈而描寫山水，王維且引之爲同調，但非詠時事。杜之五古，敍寫議論處最多，如《奉先詠懷》、《北征》之後半皆是。後之昌黎，實受其影響，至半山、山谷、後山諸人，推波助瀾，達於極端。杜之七古更多以敍寫議論時事見長。以前純粹七言詩，爲《燕歌》、《白紵》（皆優美之抒情詩）、《行路難》（玄談），後之李頎、李白二人均受鮑照影響。杜之七古亦然，更兼得二李之長，能把無論什麼話都裝在詩內。宋人效之，有時覺失大雅，而杜則無不雅的。少陵五律最長最有名的如《秦州雜詩》二十首之類，可認爲從庾信《詠懷》詩化出。這是唐人所未走的路。

丙、聲調　自聲病之說盛行後，古詩變爲律詩。開、天間詩又起而反對，然太白還是愛做樂府，佔三卷之多。子美不作樂府，他把詩和樂的性質完全分離。且看王漁洋的《古詩平仄》及趙秋谷的《聲調譜》，漁洋發見古詩的平仄，矜爲獨得之秘，他說七古用平韻的後三字必是平聲，尤以第五字爲最要。隨便舉例：如昌黎詩：「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東坡詩：「春江綠漲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若改第五字平聲爲仄，便成律調。東坡七古學韓，韓又學杜，然最初變化的，還數

王昌齡的《箜篌引》。惟杜則用之最多。又七絕之最早作家爲釋湯惠休的《秋思引》:「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雪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不滅,渺渺悲望如思何?」梁人七絕更多。隋無名氏作「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爲問行人歸不歸?」太白七絕,受此調影響,所以音調很和諧,惟《山中問答》一首句句用拗體爲例外。至老杜則以拗體佔多數,和諧者例外。我曾作《杜詩音調譜》,得一定例,全首以前二句拗者爲多,前二句又以第一句拗者爲多。此種詩山谷最喜之。總之,子美作詩,內容及聲律都極力求避前人舊式,所謂用一調即變一調,後來宋人能學他的善變處,至於明人只學得他的高腔大調罷了。

以上把兩家的大略說過。我們可以說李、杜都可稱爲成功的詩人。可見成功不必在趨時尚,他們雖是至好的朋友,各走一路,不爲苟同。今括前言,以爲比較:

李守著詩的范圍,杜則抉破藩籬。李用古人成意,杜用當時現事。李雖間用複筆,而好處則在單筆;杜的好處,全在排偶。李之體有選擇,故古多律少;杜詩無選擇,只講變化,故律體與排偶都多。李詩聲調很諧美,杜則多用拗體。李詩重意,無奇字新句,杜詩則出語警人。李尙守文學範圍,杜則受散文化與歷史化。從《古詩十九首》至太白作個結束,可謂成家;從子美開首,其作風一直影響至宋、明以後,可云開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較李白爲新闢,故歷代的徒弟更多。總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詩人復古的健將,杜甫是革命的先鋒。

(本文係作者一九二四年演講記錄稿)

杜甫《北征》小箋

《北征》爲詩中大篇之一。盛唐詩人力破齊、梁以來宮體之桎梏，擴大詩之領域，或寫山水，或狀田園，或詠邊塞，較前此之幽閉宮闈、低回哀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騁康莊。至杜甫茲篇，則結合時事，加入議論，撤去舊來藩籬，通詩與散文而一之，波瀾壯闊，前所未見，亦當時諸家所不及（元結同調而體制未弘），爲後來古文運動家以「筆」代「文」者開其先聲。後來詩人如元和中韓退之，如宋代慶曆以來「宋詩」作者之歐、王諸家以至「江西詩派」，至近世如所謂「同光體」，其特徵大要皆以散文入詩，其風氣幾無不導源於杜，亦可云自《北征》一篇開端。

王湘綺論詩謂杜《北征》學蔡女，其見固是，然未盡也。詩至天寶，至杜，內容、形式及修辭技巧，無不有所革新，前賢無論何種文學遺產，亦皆供其資糧，經過咀嚼、消化、吸收與成長而出現一嶄新面貌，又即以此新面貌代表其新時代，杜詩中《戲爲六絕句》云：「轉益多師」；《偶題》云：「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固已透露宗風不少矣。

《北征》，變賦入詩者也，題名《北征》，即可見之，其結構出賦，班叔皮《北征》、曹大家《東征》、潘安仁《西征》，皆其所本，而與曹、潘兩賦尤近。其描寫最動人處，如還家見妻兒一段，則兼有蔡文姬《悲憤》、左太冲《嬌兒》兩作之長。其臚陳時事，直抒憤懣，則頗得力於庾子山《哀江南賦》。杜極稱

庾詩賦曰：「清新庾開府」。《哀江南》在賦中爲新，《北征》在詩中亦爲新也（杜短韻亦多得力庾子山擬詠懷詩）。總之，《北征》一方則奄有衆長，一方又獨抒己見，兩者結合，誠所謂古爲今用也。

昔人言詩，必極其源於三百篇。《北征》風格，求之詩三百篇，則不近於國風，而近於小雅。小雅怨誹，《北征》亦有之，而其旨隱微，蓋猶守古詩人溫柔之遺矩，就篇末數韻探之，知與天寶末年安祿山稱兵、太子卽位靈武、玄宗內禪有關；且預測將來玄、肅父子之恩不終，封建倫常道之不足恃，於此宛轉致其諷喩之旨。特詞義簡晦，不敢詳陳。今特爲發之，并以著李、杜兩大詩人在當時同遭坎壈之故。

《北征》作於唐肅宗至德二載（公元七五七年），其年五月，甫始自長安竄歸鳳翔，拜左拾遺，以疏救房琯觸肅宗怒，幾罹大禍。以張鎬之救而免。八月，墨勅放還鄜州省妻子。此詩之成，意當在秋末。甫本年四十六歲。自四十六歲至四十八歲，杜詩名篇，多出此三年中。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曹大家《東征賦》起句：「惟永初之有七兮（漢和帝），余隨子兮東征（大家子穀爲陳留長）。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云云。潘安仁《西征賦》起句：「歲次玄枵（晉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旅蕤賓（五月）。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云云，皆先記歲時，次述所向。《北征》起句全同此，而出以五言。

閏八月句：五言每句可分上下兩節，漢、魏以來每句構式，上節以兩字，下節以三字爲通則。惟

蔡琰《悲憤詩》言：「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阮籍《詠懷》言：「仇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見七十七首）。上三下二爲變格，其例至少。至唐開、天時，詩風丕變，競運新格。李白《天恩流夜郎憶舊游》：「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杜此句上三下二亦同。又其它詩如《九日寄岑參》：「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亦同此。降及元和，步武者遂多。孟郊《曉鶴》云：「曉鶴彈古舌，婆羅門叫音」；韓愈《薦士》云：「有窮者孟郊。」《此日足可惜》云：「淮之水舒舒」；盧仝《寄男抱孫》云：「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又《揚州送伯齡過江》云：「不唧嚠鈍漢，何由通姓名」；白居易《寄唐生》云：「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並以變爲奇，殆成風氣。又李白五言有上一下四者，《古風》（二十首）云：「昔我游齊都，澄華不注峯」，後皮日休《縹緲峯》遂云：「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韓、孟《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又上四下一。窮其來源，當以《詩·關雎》之「在河之洲」爲之濫觴。此等修辭小技，固亦隨時代發展。我國詩式，以五七言爲限，字數難於增減，後之作者乃以此等技巧，翻新出奇。七言詩句格亦然，茲不贅。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以言官身份出之，卽本詩微旨所在。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盧仝《月蝕》自稱「蟣虱臣仝」。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明滅指斜照之光。謝靈運《七里瀨》詩：「日落山照耀」，昔人以爲好句。此更不言日，但以旌旗狀之，而斜暉與晚風俱見，固首節之警策也。杜善用明滅字，《雨》詩云：「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岩姿露。」亦同茲妙。

於此更有一事須言者，則此詩之聲調是也。古詩平仄問題，清初王、趙諸家，互相詆諆，爭之而卒不能定。然就《北征》言之，其每韻二句之首兩字皆平仄相諧（僅有極少例外）；大符「前有浮聲，後有切響」之旨。求諸前賢，建安之曹、劉，正始之阮，太康之潘、陸，義熙之陶，元嘉之顏、謝，皆不如此。故永明以後之古體，實不同于永明以前之古體；聲律之說，影響所被，固不僅在近體詩也。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忽感風物之美，憂情暫抒。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寫山果衆色，本魏文帝《與鍾大理書》：「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

用或字排句最多者，古推《詩·小雅·北山》十二「或」，即「或燕之居息」四句，「或不知叫號」四

句，「或濊樂飲酒」四句，三章連用。漢、魏以降，詩用此等排句者絕少。至杜寫山果，亦僅二排。元和詩人多喜逞氣，盧仝《觀放魚歌》寫魚得水之樂云：「或透藻而出，或破浪而趨，或掉尾孑孓，或奮鬣愉愉；或如鶯擲梭，或如蛇啣珠。」卽增用至六排，尤甚者爲韓愈《南山》詩。寫石之諸態，自「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至「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音宙）；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凡五十二排，極逞氣之能事，卽此小節，亦可見修辭技巧隨時代而演變也。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杜於此，以爲天之育物，無有差等，見造物之偉大。然杜却不認天心之全慈。《新安吏》云：「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又看出天地不仁。更進一步言之，甘苦齊實，亦見眞宰於美惡之無選擇。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人非猿猱，何得行於樹杪？蓋詩人寫景，往往祇取片時之感覺，納入文字，不俟說明，驟見似無理，而奇句却由此而生，謝脁《郡內高齋閑望》云：「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已創斯妙。而杜自早歲卽喜用之，如《渼陂行》云：「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稍後，如《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云：「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闃。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尤妙者，以此拔入詠畫之作，遂極突兀可喜。如《丹青引》「玉花却在御榻上」，馬竟登牀，如《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樹生堂上，尤奇者如《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云：「沱江流中座，岷山到北堂，白

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白波吹壁而壁不傾，青嶂插梁而屋不破，是畫也，非眞也，然說出反淺。所謂詩要通，又要不通，要不通之通。

鴟梟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初吉發鳳翔，經邠往鄜。計程約在中旬向後，故夜深見月，證以《羌村》詩，初到家而言蕭蕭北風勁，則此時去下弦不遠。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唐會要》八十四載唐戶口：天寶十四載（七五五）戶八百九十一萬餘，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餘；至上元元年（七六〇），戶僅一百九十三萬餘，口僅一千六百九十九萬餘。前後相去才五年，而戶口驟減若是之巨。可見天寶十五載祿山之亂人民死亡流竄之多（其中固有亂後來入籍者）。殘害半秦民非誇語。

以上敍自鳳翔北行至邠，再自邠東北行至鄜，沿途所見，純用《北征》、《東征》、《西征》諸賦章法。化賦爲詩，文體挹注轉換，局度弘大，其風至杜始開。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杜髮早白。見天寶十五載前《投贈哥舒開府》詩：「未爲珠履客，已是白頭翁。」經亂加甚，故言盡。用語非泛設也。與宋人好老者不同。至後夔州《入宅》詩云：「半頂梳頭白」，則末年又成禿翁。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

二語從蔡琰《悲憤》詩：「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來。湘綺翁謂《北征》學蔡女，卽字句亦有可徵者。

平生所嬌兒，顔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

杜三子，幼者前已餓卒。嬌兒當指次子宗武，小名驥子者。杜爲人似有偏愛，故詩中屢稱驥子，卽其惡臥踏被，叫怒索飯，亦覺可喜。不似宗文(長子，小名熊兒)之遣樹鷄柵也。此云背面啼，以不見經年而怯生。至《羌村》云「嬌兒不離膝」，則又相習矣。

牀前兩小女，

大曆五年《入衡州》云：「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似晚年尚生一女。

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唐代衣物文飾，喜採珍禽怪獸，形象色彩，極恢奇之觀。《杜太子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云云，與此正類。此等遺物，日本正倉院猶藏有之，其風當與波斯薩珊朝藝術有關，天吳短褐，正以兩者不倫而相聚爲奇。《水滸傳》：「拳頭脚尖一齊下，打得大王叫救人。」以大王之威而呼救，其妙亦在不倫。古人多有此手法。

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黛粉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

瘦妻固是前年「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詩中人也。今著其瘦，正見祿山亂事之慘酷，反映直

至婦女顏面上。人生一枝一葉，無不與時代社會息息相關。

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北征》此數語，寫小兒女嬌癡天眞，膾炙人口，自今讀之，尙栩栩如生。若求其來源，實兼有蔡、左兩家之勝。太冲《嬌女詩》，爲杜平生寫兒童詩所最得力。左詩二女，妹曰織素，姊曰惠芳，皆嬌頑無匹。織素之「明朝弄妝臺，黛眉類掃迹。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云云；惠芳之「輕妝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脂膩漫白袖，烟熏染阿錫」云云。何其與此相近。又杜它詩如「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如「嬌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如「憶年十五心尙孩，去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求之左詩，亦有顯迹可尋，但非襲取而爲發揮。後來盧仝《寄男抱孫》、《添丁》，李商隱《驕兒》，又由此而演爲大篇。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數語出蔡琰《悲憤》詩：「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中略）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云云，而悲歡異途，各極其妙。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生理猶言生計。杜《引水》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飲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遺遇》詩：「索錢多門廣，喪亂紛呶呶。自喜遂生理，花時貰緼袍。」

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

以下結合時事，入以議論，開闔縱橫，直成有韻之散文。獨闢一途，前所未有。下爲元和及宋詩開山。末流猖披，嚴羽作《滄浪詩話》起而攻之。然啓行者杜也。

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二句影射回紇衣飾，此應與《留花門》詩相參證。《留花門》詩有「連雲屯左輔，百里見霜雪」句，亦狀回紇之服色。按回紇奉摩尼教，其教色尚白。摩尼教出自波斯教。波斯教本爲祆教，又曰拜火教，摩尼教卽由祆教發展而來。摩尼教何時開始傳入中國，此有二說。法人沙晚于《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中云不早於唐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則子美作《北征》際，尚不見摩尼教于中國，此說實誤。沈曾植《和林三唐碑跋九姓回紇毗伽可汗碑跋》中述摩尼教與回紇關係極精確，云「開元以後，爲大食所驅，乃東徙而入回紇」，幷云：「其徒白衣白冠。」及後，會昌中曾禁此教，逼使教徒服便衣。由此可證：至德二載回紇已信摩尼教矣。回紇旌旗爲白色，此文獻有證。《舊唐書·回紇傳》：「子儀至新店，遇賊軍戰，却數里，回紇望見，踰山西嶺上曳白旗而趨擊之，出其後，賊衆大敗。」（《新唐書》同段作「卽踰西嶺，曳旗驅賊」，則失其旨矣。）又《舊唐書·李嗣業傳》亦載此事：「嗣業與子儀遇賊于新店，與之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

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補出陳玄禮，用心曲折（玄禮後以上皇舊人，被遠貶）。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

篇終忽著此二語，出二殿閣之名，宋以來注家皆未注意，亦未得其解，今試探之，則皆爲上皇而發也。

宋敏求《長安志》九，記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案興慶宮位于京城朱雀街東興慶坊，坊本名隆慶，玄宗龍興舊邸。此宮玄宗即位後仍常居之。著名之勤政、花萼二樓，龍池、沉香亭皆在其中。《新唐書》二百七《宦者傳·高力士傳》：「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中略）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案此處問答數語，實與後來天寶亂事有關。而問答之地，乃在大同殿。白獸闥當爲白獸門，以協韻改闥。白獸門，《長安志》無記。以唐宮三內，門戶繁多，實不勝載。向來注家多引《三輔黃圖》釋之。以漢宮例唐宮，終不得確解。今據《舊唐書》八《玄宗紀》，記玄宗誅韋后奠定帝業始末云：中宗暴崩，韋后臨朝稱制，「遂以庚子夜，率（劉）幽求等數十人，自（禁）苑南入。（苑）總

監鍾紹京又率丁匠百餘人以從，分遣萬騎往玄武門（宮城北門，北臨禁苑。入門卽西内太極宮。太宗誅太子建成，卽率衆由此門入。）殺羽林將軍韋播、高嵩，持首而至。衆歡叫大樂，攻白獸、玄德等門，斬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烟閣前。時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譟聲，皆披甲應之。韋庶人惶惑，走入飛騎營，爲亂兵所害。」《新唐書·玄宗紀》略同，但云入玄武門，會兩儀殿（在太極殿北），而不及白獸、玄德等門。據《長安志》圖凌烟閣所在，近西内宮城東北隅，西南往太極殿，以舊書所記參之，玄宗率衆入白獸等門，斬關而進，合於凌烟閣，則白獸門當在凌烟閣北不遠之地，入門至閣，經閣西南行至太極殿，此門在當時，必爲西内入玄武門後由北往南所經之一要地。《資治通鑑·唐紀·睿宗紀》上記此役顛末，卽略本《舊唐書》，云隆基使李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胡三省注：白獸門卽白獸闥，卽杜甫《北征》所謂「寂寞白獸闥者」。與玄武門皆通内諸門之數，可謂近之。杜特著之詩句中，見玄宗後來成帝業與之有關。

杜《北征》詩篇末方頌新君，忽著此二語，皆關上皇舊事，其用意甚深微曲折。吾輩皆知天寶亂起，玄宗蒙塵，有分道制置之舉。案《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潼關不守，玄宗率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及羣臣棄西京幸蜀，七月「甲子次（劍州）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自後至，上與語甚悦，卽日拜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廣陵郡大都督，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武威郡都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

案此郡所謂分道制置，使太子及諸王分領重地，對兩京形成一大包圍網。長安雖陷，而凶焰不能外流，祿山雖據一隅，而九州仍屬唐有，可以相持。自今日視之，此舉實從全局着想，對諸皇子實無厚薄之偏見存乎其間；諸王即奉詔起兵，亦非叛國。而太子（肅宗）用李輔國之策，心懷異志，分兵北向，乘機突發。上皇遠去成都，肅宗乃不旋踵而即皇位於靈武。尊其父為上皇天帝。觀《玄宗紀》：「八月癸巳，靈武使至（成都），始知皇太子即位。」又《舊唐書・韋見素傳》亦云：「是月（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道路艱澀，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云云，兩見始知者，足徵肅宗此舉，如晴天霹靂，悉出成都君臣意料之外。于是玄宗乃使宰臣房琯等，賚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此蓋事實既成，艱危中更不容有糾正餘地，故祇得追認之。先國難而後家難，而自退居上皇地位，其不得已之苦衷，一披史冊，即分明見之。乃後收京，成都回鑾，上皇移居西內，幽囚以死，幷其舊侍亦付剪除，父子之恩乖離至此。因由張良娣、李輔國之日夜離間，然肅宗以當日分鎮之命，幾揻其皇儲之位，衷心隱處，不慊于若翁，固已久矣。

又制置之詔，雖出玄宗，而其謀蓋肇于房琯。天寶十五載七月以後，正房琯為宰臣之日。故《舊唐書・玄宗紀》云：七月甲子，方記琯以吏尚任平章，才隔三日至丁卯，即下太子及諸王制置之詔。案《房琯傳》：「陳濤斜敗後，賀蘭進明讒琯于肅宗，其言曰：『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不為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琯昨于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潁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為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

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爲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滙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進誠於陛下乎？」(中略)上由是惡琯。」案肅宗惡琯，固不俟進明之讒言。然進明所言琯爲制置之謀，則事實也。

至德元載(天寶十五載)十月琯陳濤斜之敗，論者皆咎琯書生不知兵，用車戰覆師，固也。意琯當日或以與胡騎交鋒，欲用車戰，以限其馬足之馳突。然此外更有一致敗之因，即《舊唐書·房琯傳》所云：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督戰，蒼皇失據，遂及於敗。是陳濤喪師，與哥舒翰潼關之失，其原因正同，意宮廷正欲借此以陷之。其時杜以諫官上疏救琯，幾罹不測，肅宗於此蓋以杜爲琯黨，故琯罷相，杜亦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杜與琯因布衣舊交，至琯死閬州，尙爲詩哀之。黨琯是實，肅宗以怨父者怨琯，又以惡琯者惡杜，故杜自此後由華州竄秦州，由秦州竄同谷，由同谷竄成都轉夔巫，出三峽，流落湖湘，羈旅終身，飄泊以死，詩人固李氏王朝宮廷政爭中之一犧牲品也。其後琯卒遭遠謫，琴客董庭蘭事，不過爲其獲罪之借口。蓋肅宗以制置一事，既不惜修怨於其父，又何惜修怨於其父之舊臣。杜之放逐，更不足數矣。

又詩人李白以篇什受玄宗激賞。及旅江漢，天寶末，以從永王璘起兵，事敗，長流夜郎，幸遇赦免。永王璘固前史所目爲叛逆者，其罪狀皆肅宗史臣所加。若以爲叛，則首叛乃其父耳。白所作《永王東巡歌》十一首，首章即云：「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眞不平之鳴，而璘之寃詞信

譏也。（據此，則白《古別離》「堯幽囚，舜野死」云云，亦可斷其爲暗指肅宗移上皇居西內事也。）千古李、杜幷稱，不僅以其詩才偉大同，其遭遇之窮阨亦同，其致窮阨之原因亦同也。天寶詩人，惟高適致身最顯貴。《舊唐書·高適傳》云：「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云云。是適與李、杜窮達之分途，其原因亦皆與此事有關。

《北征》於歌頌中興之餘，忽參入此二語，其事皆與肅宗無關，而悉出上皇，與上文似不甚連類。用意極隱微，實一篇主旨所在。蓋杜早於靈武擅立、成都內禪之日，已豫見玄、肅將來父子之關係必至惡化，因不待南苑草深，秋梧葉落，始嘆上皇暮境有悲涼之感。古今行內禪者亦多此結局也。

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結語舉太宗，太宗者有唐創業之君，非中興之主，與周宣漢光武事異。固非可以肅宗擬之，所以云爾者，正以武德末玄武門事變之後，高祖亦行內禪，與玄肅關係正同，故舉此以隱示風諫之意耳。

封建社會倫理道德至重，天倫之親莫過於父子。然視歷代宮廷政權之爭，凡利害攸關，則其猜嫌攘奪，鴆毒矢刃之所加，較之編戶齊民，有過之無不及，於是知慈孝恭謹之名，不過爲平日粉飾醜惡之美號，若去皮而見質，固無不令人唾棄失笑者。杜於天寶十四載冬，作《奉先詠懷》詩，但譏明皇失政，外戚驕淫，於許身稷、契之幻想，尚未破滅，故詩首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然至晚歲居夔州作《寫懷》詩則云：「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云云。詞旨

激烈，一切幾歸虛無。此二詩見杜中晚歲思想之極大質變。意者歷事既久，閱事轉深，有見於玄、肅宮廷骨肉間政爭之酷，而悟禮爲忠信之薄，孝慈生於六親之不和。因舉平日所受諸儒家之信條，及認爲所以維繫封建統治之綱常名教，遂悉付粉碎虛空歟。

杜自玄宗西幸，房琯拜相，詔皇太子及諸王分鎮天下。未幾而太子靈武擅立，玄宗被迫內禪。永王起兵及房琯東來被斥，此時雖未收京，已逆知將來玄、肅間父子之恩，必有乖異。故於墨勅省家，作《北征》詩時，先贊中興之光美，末著內禪之隱微。全篇大旨，實在於是。昔錢牧齋作《草堂詩箋》，深得知人論世之義，高出諸注家。其於《洗兵馬》一篇，即發揚玄、肅當時宮闈隱情。惟於《北征》初未之及，故復於此曲折說之，俟言詩者敎焉。

杜甫《羌村》章句釋

《羌村》作於至德二載秋自鳳翔還鄜州省家後，殆與《北征》同時。所寫情景，多可補《北征》中所未及道者，而以小詩形式出之。凡詩之長篇與短篇，爲用不同。以戲曲譬之，長篇如整體連臺戲，短篇則折子戲。長篇波瀾壯闊，疏密相間，變化起伏，而不能處處皆警策。短篇則力量集中，精彩易見。亦猶觀折子戲者每感其動人之效果迅速，易於見好也。詩凡三章，首章寫初抵家時光景。次章寫到家後之諸感。末章寫鄰里慰勞，己心感愴。篇幅雖寥寥，而天寶末年之大亂，人民所受之痛苦，皆反映於字句中，非僅爲一人發憤抒懷也。羌村云者，蓋其地嘗爲羌族人東來者所聚居，猶今言回回營、陝西街之類。茲分釋之如下。

一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

「西」在此，不僅是方位字，當讀爲動詞。如山之大雲向西而移，知其時爲東風。言赤者映日之故。雲隙漏出日脚，日脚下地，言將暮也。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二語初到門所見。仇注:「雀當爲鵲。」非也。仇改字,蓋取鵲噪行人至之義。然鵲巢樹,不集門。此言日暮時,羣雀將歸棲人屋下,故先集於門。鳥雀噪門者門久不開,主人未歸已久,雀噪門無所畏,其凄涼可知。言「鳥雀」猶言「鳥烏」。但是雀耳。鳥乃足句之字。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開門一見,不言喜而言怪者,以爲甫死久矣,不意其尙在。言喜反淺也。

「定」一作「走」,非也。言「走」則不情太甚。

前輩詩人在技術上有一控制世間萬象之武器,卽動詞是也。故凡動詞之選擇與烹鍊,須求其效果能生動、深刻、新穎而又經濟,實費苦心。觀昔人改詩諸例,如「身輕一鳥過」之「過」,「天闕象律逼」之「逼」,「僧敲月下門」之「敲」,「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其所經營再四而後能定者,皆屬動詞,可以悟其理。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二語心理描寫,所以疏宕文氣,不然,嫌逼迫太緊。

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

此時,甫與妻孥尙在庭,《北征》「慟哭松聲迴」云云,當屬一時事。四鄰聞聲疑其家有急事,不及叩門,故遝牆下視。又以甫家門久不開,恐不易叩,乃出于攀牆耳。言牆頭者,知牆短,杜喜用牆頭字。《夏日李公見訪》云:「隔屋問西家,問借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又《王十七侍御掄

許攜酒至草堂》云：「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鷄還過短牆來。」鄰舍多集，故言滿。但言滿牆頭，不更詳說，亦以急迫之筆寫出之，乃與爾時情景相應。

夜闌更秉（一作炳）燭，相對如夢寐。

室中之景。窮鄉中安有蠟燭？蠟燭在當時是富貴人家物。燭是松明之類，略如今之火把，置於室隅以照夜。更者，前燭已盡，而復易之。癡坐相對無語，以至夜深，見別來苦辛之多。

二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杜作詩時年四十六，不得稱老。晚歲云者義當爲歲暮。大謝《九日戲馬臺集送孔令》云：「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暮節謂季秋，亦非言老。杜此詩當爲九月中作，其年有閏八月，可言歲晚。猶大謝詩九月言暮節。

唐宋人有一不同處，卽宋人喜老，幷以此命名，若商老、渭老、鈜翁、了翁、巖叟之類。其名少小時卽如此。歐陽永叔未四十而號醉翁。東坡壯年作詩，亦自嘆老。於此有以知宋之不振。

偷活亦須料理生事，故云「迫」。

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嬌兒指驥子，杜所最愛。前年陷賊時猶作《遣興》詩以憶之。《北征》云「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

纔。」與此同意。皆寫天真小兒久別怕生之態。

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上二句言前歲。下二句言今時。天寶十五載六月杜移家來鄜州，七月後方奔行在。居鄜州時正炎暑，故好追涼。今已季秋九月，八月又置閏。鄜地近北早寒，故感北風之威脅。《北征》述到家後事有曰：「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烈。」那爲奈何之合音，言無帛爲妻子添衣，故有奈何之嘆。凡人情對時令寒暖，輒因階級不同而異其好惡。富人畏熱，故著絺時登高山，浴滄海以避之。而玄冬大雪，輒擁裘握爐，延眺相賞，貧農牧豎必不解此樂。故貧人喜夏而惡冬。夏但憂食，僅一重負擔。冬則憂食外并憂衣，有兩重負擔，杜之所以煎慮也。白香山《賣炭翁》則云：「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心理反常，慘痛更深。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

禾黍，《文苑英華》作黍秫是也。秫者古之稷，今之高粱。秫爲北地製酒之主料，自唐已爾。糟牀者，製酒之具。此時未有燒酒。煮穀和以麴，釀熟雜糟。故笮而分之。嵇康《哀樂論》：「篘酒之囊笮不同。」蓋以初成之酒和糟入囊盛之，置竹床中笮出酒，而留滓于囊。其淸汁之酒，濁滓爲糟。李白詩言「金陵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李賀詩言「琉璃鍾，虎魄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皆賦此一事。元以前，但有淡酒。《說文》「酟，一宿酒也。」爲最薄之酒，與醴同。「醴，酒一宿熟也。」醴以聲轉爲「醪，汁滓酒也。」爲「醠，泛齊行酒也。」《周禮·酒正》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

今恬酒。」糟（滓）多，故酌醴用柶。醴甘，故曰如今恬（甜）酒。今日長沙之甜酒糟，川中之醪糟，武昌之浮滓酒，江東之酒釀，皆此一物。古亦謂之白酒（與今之所謂白酒異）。其泛泛之滓，别名曰蛆，曰蟻。無滓爲清酒。酒貴清也。不清則漉之去其滓，陶潛之用葛巾漉酒是也。此種酒含酒精甚少，可以多飲，故古傳堯千鍾，舜百壺，淳于髡自誇能飲一石，李白《襄陽歌》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又《月下獨酌》云「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盃」，皆此類。陶穀《清異錄·舊聞》云「李太白好飲玉浮粱，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粱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李白所飲蓋此耳。」杜詩糟牀，亦屬此。言「賴知」者，詩人窮愁，有酒則可仗以暫時逃避現實之壓迫。言「已覺」者，蓋虛擬而非實聞。猶莊生所謂「見彈而求鴞炙」也。

古酒之厚者，以增加釀次爲之。曰「醇，不澆酒也」，此爲厚酒之總名。再釀曰「醩，重釀酒也。」三釀曰「酎，三重醇酒也。」皆不過就一酒加釀而已。最後乃有燒酒。始見於元人忽思慧之《飲膳正要》。其書卷三有「阿剌吉酒，味甘辣。……用好酒蒸煎取露，成阿剌吉。」忽思慧當是色目人。阿剌吉卽今之 Alcohol，蓋起于古大食，東隨蒙古入中國，西入歐洲。Al 之後，中國讀出母音，成阿剌。西方則但有子音，其實爲一語。此爲酒精，亦卽今世所稱之白酒。李、杜諸公所未嘗入口也。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家釀雖虛想，然有望矣。遲暮猶言暮節。

三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鬥爭。驅鷄上樹木，始聞叩柴荆。

凡詩人於羣動、愛憎各殊。觀所愛憎，可以想見其爲人。杜愛馬愛鷹，屢形篇詠。林公所謂「道人養馬愛其神駿。」可知詩人風度，決非如後世所想像之酸丁。《縛鷄行》所云「鷄蟲得失」，意蓋輕之，以爲不足道。此章首數句，亦見鷄之煩擾可厭。鷄可以上樹，在今（或在南）爲異，在古（或在北）爲常。漢樂府《鷄鳴》云「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阮籍《詠懷》云「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陶潛《歸田園居》云「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余早歲客西安，往來樊川之濱，見韋曲杜曲人家鷄，常棲集白楊樹上，足證《羌村》詩狀物之不虚。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

諸人所攜酒，或清或濁，見上。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

苦，《英華》作莫。苦辭者，謙言酒薄已甚。

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東征意指收京。「兒童」，一作「兒郎」，今不取。二語差異甚大。言兒郎可以該「丁」，尚未盡兵禍之慘酷。言兒童則壯丁盡而未成年者亦執戈而赴戎行。杜《新安吏》作於乾元二年九節度相州潰

師之後。詩云：「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事與此正同。案：唐人丁口制度，隨時變更。據王溥《唐會要》卷八十五《團貌》條，自高祖武德至玄宗天寶，丁年凡三變（《舊唐書·食貨志》文同）。今條列如下：

武德六年（六二三）三月　始生爲黃　四歲爲小
十六爲中　二十一爲丁
六十爲老

神龍元年（七〇五）五月　二十二成丁
五十九免役

天寶三載（七四四）十二月　十八以上爲中
二十三以上成丁

凡朝野太平，則成丁之歲數亦較晚。今丁已盡遣，乃及中男或更幼者，故云兒童盡東征也。至《垂老別》，則征及老翁。《石壕吏》索老翁不得，并老嫗亦往應征，爲狀更慘。此詩中父老無恙，幸未至是也。

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

杜《遭田父泥飲》云：「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詩中每自爲問答，而不標出誰某。如此處上四句爲父老之辭，下二句則爲杜辭。古無標點符

號，須讀者自辨之。它詩詞同此者，如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未知二句，飢婦之辭；以下則仲宣之辭。蔡文姬《悲憤詩》：「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問母五句是兒辭。以下文姬之辭。李白《山中問答》：「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何事句是問者之辭。桃花二句白自答。詞中亦然。賀方回《青玉案》上闋「『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綺窗珠戶。』『唯有春知處。』」上三句問度年華在月臺花榭乎？在綺窗珠戶乎？答者皆不知也。惟春知之耳。下闋「『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上句問閑愁多少。下三句答辭：如烟草之多，如風絮之多，如梅雨之多。又有只問無答者，李後主《浪淘沙》下闋「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問春去在天上乎？抑在人間乎？皆不知，亦無從答。

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無可奈何，寫書生無策。

南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

中國古都，除北方之長安與洛陽外，在長江以南，當首推南京。南京自三國時代，吳孫權於紀元二二九年定都建業以後，有東晉（三一七—）、劉宋（四二〇—）、南齊（四七九—），梁（五〇二—）、陳（五五七—五八九），皆都於此。合之孫吳，卽所謂六朝是也。再後又有南唐（九三七—九七五）、明（一三六八—一四二〇）、太平天国（一八五三—一八六四），及最近之國民黨政府（一九二七—一九四九）。此地之有南京稱號，則自明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北遷以後始。

南京在先秦時之文學爲狀若何，因缺乏紀錄，不可得知。惟戰國末期，地屬東楚，意爲楚文學（楚辭）所籠罩。因在西漢初年，其北有枚乘父子，其東有嚴忌父子及朱買臣等，皆顯然受楚辭影響者。

南京文學之顯著於世，當自孫吳以後。三國時代，文人多集中北方（曹魏）。孫氏王朝之末期，陸機、陸雲兄弟起於吳中。陸機爲當時最大詩人之一，其上輩爲吳大將，自不能與其首都脫離關係。前代方志，多載二陸有宅，在秦淮之側。陸機年二十而作《文賦》（杜甫詩所說），爲中國最重要之文

學理論。此時孫吳尚未亡國，或即作於首都耶？未敢定也。

嚴格言之，南京文學之最高發展，實爲東晉以下南朝時期之諸代。而以後來之南唐爲其尾聲。蓋以有創造性之事實言之，當如此也。愚意中國文學，及其有關諸方面，眞正在南京本地創成者，以次數之，可有下列諸事：

（一）山水文學。

（二）文學教育，即文學之得列入大學分科。

（三）文學批評之獨立。

（四）聲律及宮體文學。

至若明、清兩代之八股文，亦起於此地，雖其前身係來自金、元人之雜劇，然在此不擬論之。今日所述，僅上自東晉下至南唐，敍其特色而已。

二

今先言山水文學。

文學以山水作題材者，與圖畫中寫山水，同爲後起之事。《詩》三百篇言山水者，但有單句如「泰山巖巖」、「河水洋洋」之類，其描寫技術亦頗簡樸。至《楚辭》乃常有好句，亦非專篇。漢代詩賦多以人事爲主，與傳世之漢代石畫大致相同。大約西漢自武帝尊崇儒術，以利用厚生等問題爲要務。

故漢人思想，大體偏於人世間的。東漢中葉以降，海內有長時間之喪亂，舊信條不復能控制現實，故士大夫思想乃由儒術解放而出。至魏、晉而改向道家，形成所謂玄學，輕人事而尚自然。晉室南渡，北來的玄學，與原先輸入或繼續輸入之佛教相合，支配一般知識階級之思想。此時一般士大夫之生活、動作與言論，吾人可於劉義慶所著之《世說新語》中見之。於是在人事以外，發見大自然之美，認爲宇宙間最理想的完美之物，係以山水爲其具體的表現。從此登臨遊覽成爲詩人生活之一部，謝安泛海，王羲之集蘭亭，皆爲佳話。外至大家閨秀（謝道蘊），佛教高僧（廬山諸道人）等，皆有山水名篇。王、謝等貴族從北來南，一方住於浙江東部山陰、上虞等地。一面在首都又各有其田舍，長干、清溪間第宅相望，故當時山水詩人實以南京爲大本營。此派文學，至謝靈運、謝朓等而極。彼等讚美自然，多用詩賦韻語。其在河、洛對立之北朝文人，則用散文紀述（如《水經注》）。此南北之不同也。文學對象，由人事轉向山水，爲中國文學史上開一新境。而大江之浩蕩，鍾山之嵯峨，後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開朗，棲霞之幽靜，又俱足以啓發靈感。故以上諸名勝，在當時皆常常見諸吟詠。而晉末宗炳、顧愷之等，又爲山水畫開宗，與文學配合並進，皆南京藝術上掌故。

於此又有一人，當特別記之，卽曾爲秣陵令之鮑照是也。鮑照乃一寒族，不能與王、謝等名門抗衡。而詩特遒麗，其寫山水，別有風格。尤以工爲長句，如《行路難》之類，翻騰壯闊，爲唐人七言歌行作先驅，可謂此時之異軍特起也。

三

次論文學教育。

文學在漢代主要是賦，武帝好賦，一般供奉文人等於俳優，故世人不甚重之，揚雄且以作賦爲悔。建安（一九六—二二〇）中思想解放，魏文帝（曹丕）作《典論·論文》，首先確認文學之獨立的地位；但其弟曹植亦一大詩人，而意見相反。後來首先接受而發揚《典論·論文》之意見者，爲晉代人葛洪，其文學理論，可於《抱朴子·外篇》中見之。葛洪是句容人，去南京最近。於此有一大事足令人注目者，卽《宋書·雷次宗傳》中，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三八）在北郊雞籠山（今之北極閣）開四館教學，以雷次宗主儒學，何尚之主玄學，何承天主史學，謝元（謝靈運從祖弟）主文學，此爲宋之國學。自漢武帝在太學立博士授經以來，由漢至魏所爭者，爲今文與古文，由魏至晉，所爭者爲鄭（玄）學與王（肅）學，皆派別問題，不出經學範圍。文學在國家大學中無地位。此次開四館，可爲世界分科大學之最早者。而以文學（詩賦）與儒學（經學）平列，又爲文學地位增高之新記錄。此與唐代自開元起以詩取進士，有同等重要。吾人於此不得不言對於文學脫盡西漢以來之傳統觀點，眞能明瞭其價値者，實從南京起也。

四

次論批評獨立。

中國批評，首見於《論語》中所記，孔子之論《詩》，然皆單詞片語，且偏於借詩以說教者。其有專篇論文，當始於曹丕之《典論》。陸機《文賦》，葛洪《外篇》，亦爲專篇，且與南京有關。至若累卷鉅著，則推南齊末年劉勰之《文心雕龍》。其書凡五十篇，前半具體的論文體，後半抽象的論文章得失，實爲過去最大論文之專書。其主「爲情造文」，不主「爲文造情」，尤稱卓識。至梁則有鍾嶸之《詩品》，專論由漢至梁之各詩人，以上中下三品，定其價格。其論詩主「直尋」而蔑視粉飾雕繪，對於同時之修辭家，痛下鍼砭。爲後來南宋嚴羽所作《滄浪詩話》「妙悟說」之所本，亦爲名論。此時由齊入梁，爲南朝文化最高之階段。各種宗教，各種思想，各種藝術及科學，皆自由發展，各種批評，亦皆雲蒸霞蔚而出。同時謝赫論畫，首標六法，後世畫家技術之原則，即本於此。庾肩吾復有《書品》，亦分上中下三格，評隲書家，爲書道史不可少之資料。然諸書可能皆成於鍾山、淮水間。

五

最後論聲律與宮體。

文章之有聲律，陸機《文賦》已首先注意及之。中間經過范曄、謝莊，以至齊、梁間沈約、王融、謝

朓，此一運動乃告厥成功。由范至謝，並官京朝，故此一運動無疑的亦以南京爲中心。

聲律之啓發，當由佛教僧侶梵唄之美，在昔曹植遊魚山已爲之聞聲流連。則其遠源，實來自印度。而南京在南朝又爲佛教盛行之地，當時文士幾無不通佛典者。惟此問題原委，若詳細言之，恐非一時所能罄。茲但撮要一談，卽此一運動成於南齊武帝永明之世（四八三—四九三），最後觀其成者，爲沈約耳。

所謂聲律云云者，其要件之一，爲以四聲（平上去入）入文，約言之，則文中分平仄而已。中國單節音之字，兩兩相比時，前後上下，各以平仄聲之字互相配合，謂之前「浮」後「切」。易言之，卽前「切」後「浮」亦可（浮切卽平仄）。如四字爲句之文，其分配之式，爲

平平仄仄——南都石黛　　仄仄平平——最發雙蛾

仄仄平平——北地燕支　　平平仄仄——偏開兩靨

以二音爲一節，四句爲一週期。由此演進，中國古詩遂變爲律詩。律詩必平仄調協，且其一篇之結構，皆四句（一週期）之倍數也。賦及散文亦同時用此原則。此爲中國文體上一極大變化之關鍵所在。古賦成爲律賦，駢文成爲四六，乃至後來詞曲之失律不失律，無不依此爲準。試一讀今日人家所懸掛之聯語，上下文之平仄，亦甚諧和入耳也。此爲修辭發展之極致，崇尙自然者固時時苦其束縛，如鍾嶸之《詩品》卽力反其說。然事實上其影響中國文學至千年以上。

言聲律不禁令人聯想及於當時之所謂宮體文學。宮體之名，雖至梁簡文帝時始著，然事實上早

已有之，謝脁、沈約並爲此體之先進作家。所謂宮體者，以託詠宮闈，詞旨輕艷，爲純粹抒情詩之一。此類專言人世男女恩怨之作，實起自民間多數無名人之歌詠。當東晉士大夫階級創爲山水文學，同時江南小兒女詠歎訴情之風，已非常流行。自晉、宋、齊不斷有纏綿生動之短篇歌詠。後來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至爲豐富。如《子夜歌》十二首，《子夜四時歌》七十二首，《上聲歌》八首，《歡聞歌》一首，《歡聞變歌》六首，《前溪歌》七首，《阿子歌》七首，《團扇郎》六首，《七日夜女歌》九首，《黃鵠曲》四首，《碧玉歌》五首，《桃葉歌》四首，《懊儂歌》十四首，《華山畿》二十五首，《讀曲》八十四首，總計約有三百首以上，皆回腸盪氣，情感眞摯。且皆爲吳聲歌。曲詩中言地名，更有揚州，唐以前南京白門等語，尤足證明其多出南京閭巷間青年男女之手。山水文學盛行後，一般文士更闢新路，即以此等民間俗文學爲基礎，而加之藻采，復與聲律之原則結合，以增聲音上之鏗鏘，純乎惟美主義。其描寫閨閫女性，往往犯色情之誚。然是時帝王以至士大夫能詩者，殆莫不好此，此爲南方文學特殊現象之一。陳後主叔寶，即以好作此等詩，荒淫失政以至亡國。其樂府名篇，如《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等，亦屬此體。隋人平陳，固取得征服者地位。然煬帝楊廣，即爲一出色之宮體詩人，其平陳也，乃並南京之文學而接收之。如《春江花月夜》一曲，陳代原作已失傳，今世所見者，反以煬帝所作二首爲最早也。

陳氏王朝被滅時，南京之城郭宮闕，悉毀爲邱墟，爲中國文化之一大厄運。從此繁華中心，不復在江南，而移至今日江北之揚州。唐代詩人過此者，但有憑弔慨歎而已。五代（九〇七—九六〇）時，

區宇分裂，羣雄割據，南京復建立偏霸之局，即南唐是也。地小而祚短，然文學却有可稱。

宮體文學入唐至開元前後，受復古影響，頗遭批評家之抨擊，唐詩乃一變頹廢之習。然至晚唐而又漸起，故世稱溫庭筠、李商隱諸家之艷詩。此時五七言定型小詩，漸伸縮而成長短句，爲詞中小令之起源。五代之際，盛行於長江上下游諸地，上自蜀（成都）下至江南，作家林立，而以江南稱最。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宰相馮延巳等，君臣上下，並以詞相矜尚，而以後主爲詞中之聖手。影響至北宋，詞家如二晏（晏殊、晏幾道）、歐陽修，皆不宗蜀詞而偏重南唐之詞。南唐後主李煜與陳後主叔寶，皆以好文學，不務政事而亡國，身爲俘虜。後世論者，至以爲帝王非詩人所宜作。蓋此二後主，皆同爲歷史上悲劇之主角也。前此梁氏三祖（武帝蕭衍，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亦均爲帝王之能文者，而皆不得其死。

後主之詞，可分爲二期，前期在國內者，多屬酣宴嬉遊一類，極端頹廢，而描畫技術則極高。被俘入宋之數年，一變而爲悲涼悽咽，有類於庾信留北而作《哀江南賦》、《擬詠懷詩》，以身世所遭之慘痛，爲其文學成就之代價。以文學言，又非陳後主所及。今所存詞，不過三十餘首。然其晚年之《浪淘沙》、《虞美人》、《相見歡》諸闋，頗入名理，其境地之悲哀與高邈，古今詞人殆無有出其右者。宮體文學發展至最後，往往浸入玄想，初唐之張若虛、劉希夷諸家之長歌，堪爲好例。詞則後主如是。近人王君國維論詞，謂其偉大處有基督代人類擔負罪惡之意，誠不虛也。

六

今說南京文學，暫止於此。合而觀之，則南京在文學史上可謂詩國。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數百年中，國勢雖屬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學思想，多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傳統之桎梏，而又富於創造能力，足稱黃金時代，其影響後世至巨。

自唐而上，中國文學，以詩爲主體，故迹至南唐而止。趙宋以來，平民文學次第高張，戲曲小說起而代詩之地位。在此有足注意者，卽明末清初之歷史戲劇《桃花扇》本事，殆全出於此地。清代二大小說，一爲曹雪芹之《紅樓夢》，一爲吳敬梓之《儒林外史》。前之作者少年住南京，其書卽以金陵爲背景。後者爲南京寓公，其書專以諷刺當時在南京之知識份子的弱點爲主題。以不及詳論，請竢異日。

此稿一九五〇年曾在南京中奥文化協會及金陵大學講演

原刊《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九卷

古文變遷論

一　中國古代文化之分期

古者，指秦以上而言。中國文字始於何時，今日尚無答案。近代考古家謂人類文化之轉變，就其使用器具之材料而觀，可分爲三期：一曰石器時期，中含舊石器、新石器二期；二曰銅器時期；三曰鐵器時期。世界人類，由野蠻以至於開化，莫不同此步驟。以此例求之中國，中國用鐵器，當肇於春秋、戰國之世，其遺物見於近世著錄者，始於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及端方《匋齋吉金錄》之秦鐵權。商、周二代，今日尚無鐵器之發現，而銅器則甚多，當爲銅器時期。石器時期則當遠在史前。十五年前，歐人日人皆言中國民族在石器時代，尚在他處，後乃遷來。此說至今已不成立。自歐人安特生仰韶文化之發見，以至甘肅、遼寧、山西及南京太平門外發見古石器，而知中國本部，不特有石器時代文化，且廣布於南北。中國典籍於使用物質之變化，亦嘗言之。《越絕書·寶劍篇》是書雖未能定爲出於戰國人手，然至遲亦爲漢人僞作。云：「風胡對楚王曰：『軒轅、神農、赫胥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禹以銅爲兵，今時以鐵爲兵。』」此四語實與近人所謂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暗合。所謂玉者，疑卽經過琢磨之石器。玉兵今存者甚多，知《越絕書》之言爲可信。

按中國句兵之變化，有瞿、戣、戈、戟四者，瞿、戣，羣紐；戈、戟，見紐。皆淺喉音。瞿、戣第一期，夏、商用之。戈第二期，周人用之。戟第三期，周末廣用之。古器銘所謂「立戈形」者，皆瞿、戣形也。古玉兵皆作瞿、戣形，知爲夏、商之物，蓋新石器時代之遺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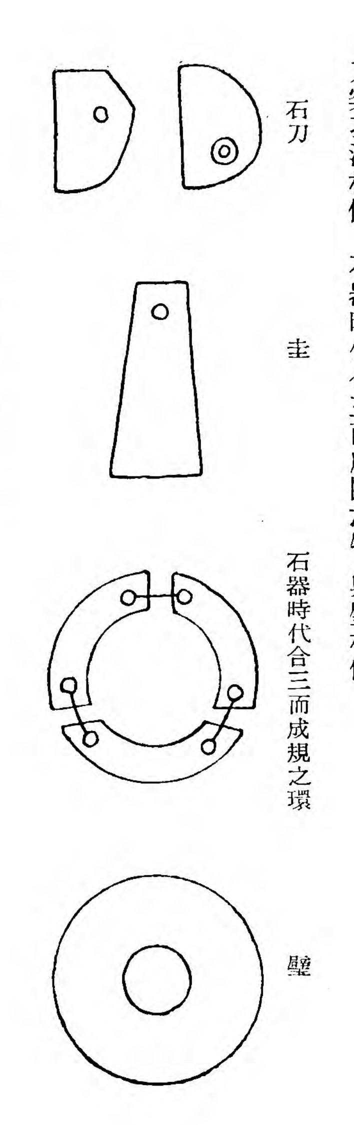
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相去幾何？不得而明。而新石器時代與銅器時代相去當不甚遠，其銜接之處，可見者凡四：

(一)鼎、鬲，中國新石器時代之發見，以陶器爲多。陶器中有兩耳三足足中空之器，卽今日所見之瓦鬲，古時用以烹獸者。鬲自鼎變化而成，鼎中空足實。《爾雅》「鼎，款足謂之鬲。」款，空也。鬲中可置銅片，片上有孔，似今之甑箄。鬲之構造複於鼎，其成必在鼎後，而陶器中已有其形，與銅器時代之鼎，相去必不甚遠。

(二)花文，陶器上花文有紅、黑、白三色，垂數千年不變，當爲礦物質之顏料所畫。其文綫分爲四種：(一)用直綫連成者；(二)用三角形連成者；(三)用圓連成者；(四)用曲線連成者。以用直線連成者爲最多見，甘肅所發見之陶器花文作形，與最古銅器之雷文相似。辛店期陶器有旋文、雲文、直文等，仰韶石器有山文，皆與銅器有相當之聯絡。又陶器花文，多在器腹部之上半，銅器亦然。

(三)石斧、石刀、兵器，古代兵器作，石斧作，上有孔，可縛於木柲之上，銅斧作形，其構造相聯之處可見。

（四）玉器，中國用玉，實爲石器時代文化之特徵。玉器有圭有璧；圭爲石刀之變形，其穿孔法與石刀穿孔法相似；石器時代合三而成圓之物，與璧相似。



二　中國文字發生與古史年代

中國新石器時代，尚無文字之痕迹。安特生於甘肅西部之西寧縣發見骨版，上有縱橫交錯之紋，謂爲原始文字，實未足爲信。文字所以保留語言，語言所以表現思想。骨版上之綫及陶器上之花文，均祇爲裝飾之用，無其他意義，不能謂之文字。匋器花文，多取實物變成圖案式，間亦有寫實者，如犬形（ ）、目形（ ），亦祇用以藻飾，未含記錄之義。總之在今日所見石器陶器上，絕無文字遺跡。欲求古代文字，非銅器莫屬。銅器文字始於何時，亦殊難確定。自宋以來，定銅器之時代，以有無

父甲、父乙等字爲斷，有此等字者爲殷器。按《白虎通·名號篇》：「殷人生子，以日爲名。」《史記·殷本紀》：「子微立。」司馬貞《索隱》引皇甫謐說：「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又引譙周說：「死稱廟主曰甲。」按譙說是也。在謚法未定以前，以甲乙爲廟號，此殷人制度，未有疑之者。近人羅振玉《殷文存》一書，即以各家藏器上有甲乙之名者，認爲殷代之物而著錄之。然細考之，以甲乙爲名，不始於殷，亦不終於殷，計其時代所及，上可至夏，而下可至西周初年。凡銅器上有「宗周」或「成周」之字者，當然爲周代之物，而往往有甲乙名號。《史記·齊世家·三代世表》，自太公以下，丁公伋、乙公、癸公三世，皆以甲乙爲名。又《宋世家·三代世表》，微子啓、微仲、宋公之下有丁公，以是知甲乙爲廟號之制，周代猶存，及謚法通行，乃廢之而用謚法也。周獻侯鼎云：「唯成王大□在宗周，賞獻侯□貝，用作丁侯尊彝。」近人釋者謂獻與丁同爲國名，則未見齊宋世家之皆有丁公矣。又鬲攸比鼎稱皇祖丁公，皇考惠公，此亦可爲宗周先用甲乙爲廟號，而後改用謚之徵。再上求之殷代以前，殷人開國之主爲成湯，成湯號太乙。成湯以上，據《史記》所載，以日爲名者，尚有六世：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在夏世。《夏本紀·三代世表》自禹至桀凡十七世，禹、啓、太康、仲康、相、少康、……孔甲、……履癸。[illegible]从[illegible]聲，疑即庚之叚字。殷代世系廩辛下有庚丁、武乙，庚丁之名可疑，人無兩日生之理，當即卜辭上所常見之『[illegible]』康祖丁也。又母康丁彝，《殷文存》上十六頁下「[illegible]」，康丁，當同《史記》所謂庚丁。如丁字爲泐文，則母康當即母庚。此皆康、庚二字通用之證。故太康、仲康、少康，當即太庚、仲庚、少庚，三世同以庚日生，而加太仲少等字以別其先後。猶殷之太乙、小乙、武乙

矣。孔甲、履癸與殷之盤庚河亶甲同。以是知甲乙名稱，夏已有之，不始於殷代。而文字發生，亦當在殷代以前。世俗之見，以爲甲骨文爲中國最早之文字者，實大誤。甲骨文字乃在有殷中葉以下，自盤庚以至於帝乙之時，是時文字已使用純熟，通叚之字甚多。與銅器上之初期文字迥不侔矣。

因古代文字而及古史年代。攷古史年代最重要之書，莫過於《史記》。《史記·三代世表》及《十二諸侯年表》以共和行政爲樞紐。共和行政以後年代，歷歷可攷。共和以前，渺茫難稽。按共和行政約在西歷紀元前八四一年，周人立國，據眞本《竹書紀年》推之，當在紀元前一〇二七年。《周本紀》幽王《集解》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按幽王在位十一年，自幽王十一年（紀元前七七〇年）上推二百五十七年爲紀元前一〇二七年。據《漢書·律歷志》所述劉歆三統歷說，則當在紀元前一一二二年，似以《竹書紀年》之說爲長。《史記·魯世家》自伯禽以下皆紀年，以魯諸公之年數相加，伯禽受封在紀元前一〇四四年。《史記·魯世家·集解》謂「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周本紀·集解》引《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又引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則武王克殷，當在紀元前一〇五〇年左右。此數與一〇二七較一一二二爲近，故當以《竹書紀年》說爲長。周以前之殷人年代，春秋以來，亦有大概計算之辭。《左傳》宣公三年：「商祀六百。」《孟子》：「自成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則殷人開國，大概在紀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

近人安特生以工程師築路河南，在澠池縣仰韶村發見新石器時代遺物，謂之「仰韶文化」，後至甘肅，在黃河與洮河河谷之中，多所發見，以研究所得作《甘肅攷古記》一書，謂甘肅遠古文化，可分爲六期：

(一)齊家期——在寧定縣齊家坪。
(二)仰韶期——分布於河南甘肅。
(三)馬廠期——在碾伯縣馬廠沿。
以上三期，絕無金屬器物。
(四)辛店期——在洮沙縣黃河與洮河分流處，有少量銅器。
(五)寺窪期——在狄道縣之寺窪山及西寧縣之下簃下西河，獲銅器稍多。
(六)沙井期——在鎮番縣附近，有多量之銅器及矢鏃。陶器上有鳥帶文，與銅器之鳳文有相當之聯絡。蓋石器最後之期，而銅器最初之期。

安特生既定以上六期，又假定每期爲三百年，六期爲一千八百年。又據阿恩博士之說，假定仰韶期始於紀元前三千年，而謂中國新石器時期當自紀元前三五〇〇年起至一七〇〇年止。其詳見《甘肅攷古記·甘肅遠古文化之絕對年代》一篇。安氏之言曰：「甘肅文化期之末葉，當在紀元前千七百年，適當夏朝勃興之時。」又有「三代起於紀元前七百六十六年」之語。安氏以夏爲三代之首，已與德人夏德謂中國信史始於周者異，至謂石器時代，終於紀元前一七〇〇年，殊未足信。其據凡三：

(一)年代，前已據《竹書紀年》及《三統歷》，推定商代開國在紀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而安氏謂紀元前一七〇〇年爲夏代勃興之時，則一七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一百年中，容一夏代，寧有是理？《史記·夏本紀》載自禹至桀，凡十七世，平均一世以二十五年計算，亦不下四百年，豈有僅一百

年之理？

(二)文字，安氏謂最後之沙井期，至紀元前一七〇〇年止。然沙井期中陶器，絕無文字痕迹，卽表示思想之圖畫亦無有。乃至一六〇〇年之殷代初年，或早於一六〇〇年之夏代，文字竟以成立。雖爲極簡單之甲乙等字，然甲乙命日，並非本字，亦假他字爲之。必文字運用已有相當之成熟，始能如此。至殷中葉以下，竟有長段之文字如甲骨文者，其進步必不若是之速。自無文字以至文字成立，自成立以至成熟，其年代距離雖不可考，然決非數十年或百年所能辨，至少當在數百年以上。

(三)花文，辛店期陶器之回文，沙井期陶器之鳥帶文，雖與銅器之雷文、鳳文有相當之聯絡，然由簡

辛店期陶器回文

銅器雷文



沙井期鳥帶文陶器



銅器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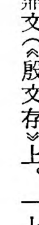
而繁，亦非短期所能成者。

由是得一結論：中國文字發生，必不始於殷代，而石器時期之沙井期，當遠在紀元前一七〇〇年以前。安特生所謂一七〇〇年爲中國銅器時期之始者，未免蔑視中國歷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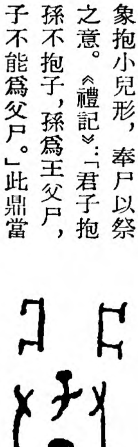
三　中國文字成熟之分期

文字成熟，可分爲三期：一曰純圖畫期；二曰圖畫佐文字期；三曰純文字期。此分期之證據，祇能於銅器中求之。

(一)純圖畫期　是期以圖畫代表思想，全無文字。如下圖：



鼎文（《殷文存》上。一上）



象抱小兒形，奉尸以祭之意。《禮記》：「君子抱孫不抱子，孫爲王父尸，子不能爲父尸。」此鼎當爲祭器。

王國維釋上象几形，亦奉尸以祭之意。宋以來釋爲「析子孫」三字，誤。

鼎文（上二。上）

外亞形。田象婦人頭上戴勝，宋人釋爲格上三矢形，誤。酉象酒器。此圖象婦人主祭之形。

尊文（上二十。上）

象人執旌旗之形。

尊文（上廿一。上）

象弛弓之形。

鼎文（上一。上）

象戈形，示先代之武功。

尊文（上廿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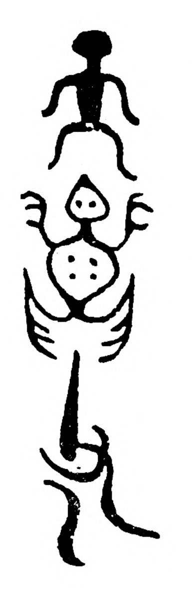
上象宗廟，下示所祭之人之功德。

觚文（下廿四。下）

象持戉獻俘之形。

(二)圖畫佐文字期　此期見於古器之文字甚少，每器所列，不過數名，恆雜圖畫以表意，蓋文字成立而不足應用，故以圖畫佐之也。如下圖：

彝文（《殷文存》上十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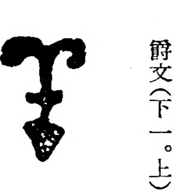
敦文（《殷文存》上十二。下）

上均不可識，下爲父乙父癸四字，蓋所祭之人名。此當爲祭器。第二圖且示父癸生前之功。

第一期與第二期轉變之迹，略如下圖：

純圖畫期

爵文（下一。上）



羊首形。

爵文（下一。上）

魚形。

圖畫佐文字期

鼎文（上四。上）

上爲羊首形，下父庚二字。

爵文（下十一。下）

魚形，加父丙二字。

爵文（下十二。上）



魚形，加父丁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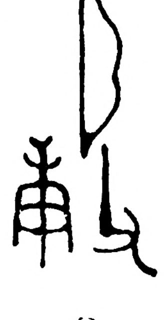
爵文(下二。下)

弓形，示善射意。

爵文(下三。上)

人執旂旗形(後變爲㫃字)。

卣文(上三十二。上)



父庚。

鼎文(上五。下)

父己。

卣文(上三十。上)

祖乙。

鼎文（上一。上）

爵文（下三。下）

象遷徙之形。柬，囊橐之形，象人負囊橐而走也。人類自西徂東，疑柬爲象形字。與鳥栖爲西之⊞字同，《說文》柬从日在木中，古金文及甲骨文日作⊖或⊡。未有作⊟者。

鼎文（上一。上）

戈形。

解文（下廿九。下）



父丙。

解文（下十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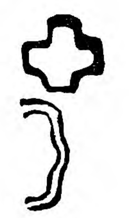
父丙。

盉文（下卅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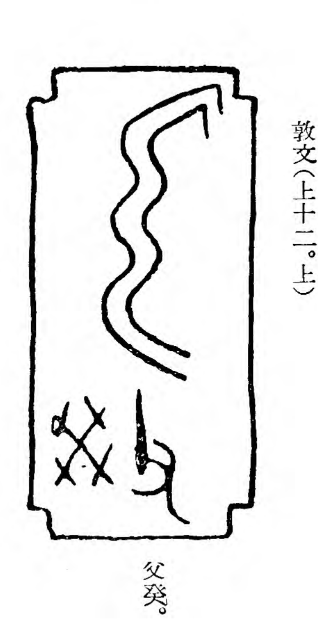
祝作父丁彝。

尊文（上廿一。上）



弛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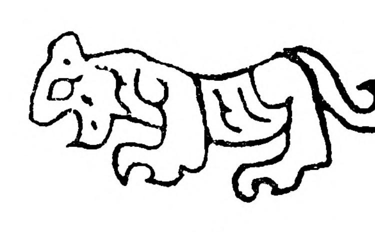
敦文（上十二。上）



父癸。

第二期以圖畫說明文字，多有彼此相同者，蓋漸有公共性，爲社會所公認。《荀子》所謂「約定俗成謂之宜」也。各圖中常有作鳥獸水族，或奇異不可識之形者，蓋圖騰之制，圖騰爲部落之標識，以分界限，使婚姻有別。姓氏之分，實肇於此。前人於諸奇異之動物形，好強釋之。如自宋人至吳大澂，皆釋爲子孫二字，可笑孰甚。近人又釋上象所祭人鬼，下象犧形，亦非。古人均以折俎祭，未有以全犧祭者。且是圖下形前肢與後肢不相稱，不類羊豕之形。又有作形者，上有斑點，更與羊豕不類，當爲詹諸形，亦圖騰之制，刻於祭器上，所以別於他族。今人椀上刻姓，猶其遺意。又以下各圖，亦圖騰制，多刻於酒器上。

敦文（殷上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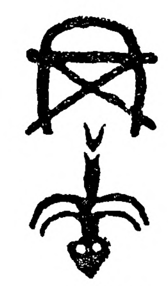
虎形。

尊文（上廿一。上）



蝙蝠形。

卣文（上廿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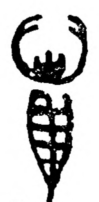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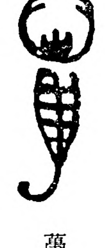
燕形，舊釋舉字。未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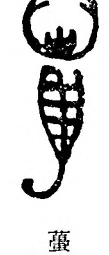
爵文（下一。下）



犬形。

爵文（下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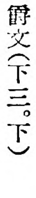

蠆形。

爵文（下二。上）



水鳥形。

爵文（下二。下）



兕形。

爵文（下三。下）



象獸在泉上。

解文（下廿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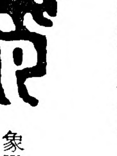
猛獸之形。

爵文（下五。下）



龍形。

角文（下廿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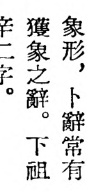


不可識之物。

以上純圖畫

鼎文（窓三）







象形，卜辭常有獲象之辭。下祖辛二字。

鼎文（殷上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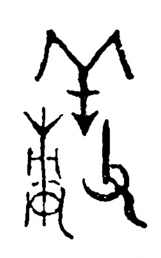
黽形，父丙。

鼎文（上三。下）



偁諸形，父丁。

窸文（上四。上）



羊首形，父庚。

鼎文（上三。下）卣文（上廿七。上）



魚形，父癸。

觚文（下廿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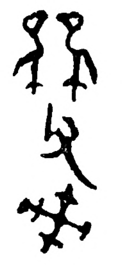
羊形，己。

鬲文（上九。上）
尊文（上廿二。下）
卣文（上廿九。下）



鳳形，父乙。

爵文（下十七。上）



雙鳥形（後變爲雔字），父癸。

爵文（下十。上）

山形，祖丁。

爵文（下十六。上）



鳥形（後變爲及字），父癸。

鼎文（上四。上）

木形，父辛。

以上圖畫兼文字

凡刻以上圖形者，皆周以前物。大概周以上人，沈湎於酒，故酒器最多，殷人竟以是亡其國。武王伐殷，以沈湎爲紂罪，周有天下，作《酒誥》以告戒妹土之民。可知商代飲酒之風盛矣。

(三)純文字期　是期器銘文字，常多至十數名數十名或百名以上，已脱離圖畫而獨立。間有少數參

燕侯匜（《愙》十六）

丁卯敦（《愙》十二）



㠱矣匽侯錫亞貝，作父乙寶尊彝。（㠱侯即父乙、匽即燕，亞爲人名。）

亞丁卯，王令俎子會西方于省。唯反，王賞伐甬貝二朋，用作父乙[illegible]，（亞內象人形，即父乙。）

雜圖畫以表示動作，乃此期之最初者，如燕侯匜丁卯敦之類。

其後文字足以應用，乃並此圖畫而去之，蓋文字已臻於完成時期矣。甲骨文字之產生，即在是時。在金文中可認爲與甲骨文時代相當者，有戊辰彝、丁巳尊、來獸敦、丙申角、乙亥鼎之類。

四　花文與文字相應之變化

欲定銅器之時代，自其刻辭可見。殷及周初器稱「祀」，宗周中葉以下器稱「年」。殷及周初以甲乙爲廟號，宗周自中葉以後稱謚法。殷及周初以彝爲器之通稱，其後則各有專名。至於最普徧而顯著之分別，則在花文與文字二者。宋王黼《宣和博古圖》於古器花文分類，有雷文、雲氣文、星文、山文、饕餮文、龍文、夔文、螭文、虬文、虺文、蛟文、獸文、鳳文、魚文、蟬文、螺文、花文、鱗文、乳文、連珠文、直文、旋文、方文廿餘種。清人又加環文、絢文、絡文、粟文、弦文諸種。大抵皆取常見之物爲圖案，刻於器上，雖變化甚多，與原物相去甚遠，然絕無神祕之意。日、星、雲氣、魚鱗等，皆常見之物。饕餮爲猛獸之名，而饕餮文實爲羊形。龍文皆似虎形，螭、虬、蛟三者，大概今日南方鼉蟒之類。鳳文似孔雀形。由是可推定中國古代北方氣候，當與今日南方不遠。花文之變化，由繁而簡。在新石器時代，已有甚繁密之花文。自此以後凡三變：殷代一變；西周中葉一變；晚周一變。可分爲三期：一曰雷文期，以雷文爲質，上作巨形之花文，觀之得極嚴重之感覺者，殷至周初之器也。如圖一。二曰環文期，作巨形花文，以環文爲主，觀之得疎快之感者，西周中葉以下之器也。如圖二。三曰雷

帶文期，文蟠屈如帶而於帶上作雷文者，春秋以下晚周時之器也。如圖三。漢器則極簡陋，多作帶弦文。雕鏤幾全無矣。



圖一

圖二

圖三

與花文同其變化者，則爲文字。文字成熟以後，形體之變化，以方員爲主，方者多折，員者多轉。晉以來論書者所謂折釵股、屋漏痕，即指方員也。中國文字之形體，最初爲方筆，後變爲員筆。方筆蓋與雷文同其變化，凡器以雷文爲主者，多爲方筆，可定爲夏殷至周初之器。以環文爲主者，多爲員筆，可定爲西周中葉以下之器。方員變化之處，皎皎可覩。略舉數字，較其異同如下：

世間有文字之民族，最初之字形，均爲方筆。如埃及石刻、巴比倫楔形文字皆是。古巴比倫法典刻於石柱上者，筆始大末小，如米形。中國殷代以前文字，正與此相似。

方筆

盂鼎　父乙鼎　盂鼎　盂鼎　盂鼎　盂鼎　盂鼎

員筆

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

後人附會，遂謂中國文字出於巴比倫，誤矣。

中國方筆期文字，以空間而論，分布甚廣，河東、河西皆用之。易州河東境所出三句兵《周金文存》卷六。六十八至六十九鳳翔河西境所出杍禁，《陶齋吉金錄》第一册皆方筆也。以時間而論，則上至有夏，中含殷代，下迄周初。夏代邈遠，難得具言，惟知以甲乙爲名而雜以圖畫之器，當不乏夏代之物。至殷而甲骨文字燦然大備，周初仍循殷舊迹，往往器物刻辭，稱年爲「祀」，甲乙爲人名，以彝爲器之通稱，筆勢方折，器上花文以雷文爲主，明爲殷、商舊風。而上有成周、宗周等語，歷法純爲周之太陰歷，有初吉、生霸、既望等語，又明爲周器無疑。自周初以至西周中葉，此等器甚多，如楚公鐘等，蓋方筆後期之器也。

方筆後期之器 約自周初至厲、宣以前

楚公鐘《窓齋》二册一至四頁	旂僕鼎《窓》三。十一	盂 鼎《窓》四。十二
小盂鼎《攈古錄》三之三	窓 鼎《窓》四。十二	趠 鼎《窓》五。十三
公違鼎《窓》六。四	公姞敦《窓》八。十三	静 敦《窓》十一。五
量侯豺敦《窓》十一。十四	同 敦大器。《窓》十二。五	窓 敦《窓》十二。十一
師田父尊《窓》十三。十一	趩 尊《窓》十三。十一	遣 尊《窓》十三。十二
庚羆卣《窓》十九。三至四	效 卣《窓》十九。四至五	遣 卣《窓》十九。廿四
貉子卣《窓》十九。廿四	叉 卣《窓》十九。廿五	盂 爵《窓》廿二。三

父甲爵《愙》廿二。廿二　　召　尊　澂《秋館吉金圖》下。五十

殷、周二派之別，前已言之。然器物往往有稱「祀」而用員筆者，有稱「年」而用方筆者，不能歸之於殷派或周派，蓋方員過渡時之器也。此時大概在宗周中葉左右。

方員過渡時之器此多假定，非必確。

留　鼎《愙》四。十八　　師湯父鼎《愙》四。廿九　　刺　鼎《愙》四。廿一

趞　鼎《愙》五。十　　諆田鼎《愙》五。十二　　父甲鼎《愙》六。八

師雝父鼎《愙》六。十一　　宂　敦《愙》九。十六　　師遽敦《愙》十一。廿一

宴　敦《愙》十一。廿六文考日己　　毛公敦《愙》十二。十　　吳　尊《愙》十三。八隹王二祀

師遽方尊《愙》十三。九　　㕜　尊《愙》十三。十二　　𡢁　卣《愙》十九。廿二隹十有九年

自方筆變爲員筆後，王皆作王，亼皆作亼，子皆作子，又皆作又，稱祀爲年，廟號不稱甲乙而稱謚法，器有專名，不以彝爲總稱，刻鏤由雷文變爲環文，下筆溫厚圓轉，或取從勢，或取衡勢，行筆不甚長，器上往往有陽文界格，如善夫克鼎大克鼎之類，此期約在宗周中葉以後。周之大器多成於是時，尤以宣王北伐玁狁，南伐淮夷，君臣作器以紀武功，爲鼎彝文字最有光焰之時期也。與王室文體相同者，爲同姓魯、虢、鄭、衛諸國。平王東遷，以西周舊地賜秦，故秦人文字，如石鼓、秦公殷，猶周舊迹。

員筆之器厲、宣以來

函皇父毁《愙》十。十四　　散氏盤《愙》十六。四至六　　大克鼎《愙》五。一至四

頌　鼎《愙》四，二十三至二十四　　頌　毁《愙》十。十九至廿五　　伯晨鼎《愙》五。六

鬲攸比鼎《陶齋吉金錄》一。四十　　無叀鼎《愙》四。二十二　　鄦𡖊毁《愙》九。九至十一

不𡢁毁《周金文存》三。一　　師寰毁《愙》九。十五　　虢季子白盤《愙》十六。九至十

虢季子組盤周四。八　　毛公鼎《愙》四。二至四　　兮甲盤《愙》十六。十四

中國古代文化皆在河東。周人以後進民族，崛起岐、雍，與殷人東西對峙。武王滅紂，乃以河西民族征服河東民族，然未能使其文化消滅淨盡，故河東諸國，制度文物，往往與周或異。以文字而論，書體同於周者，魯、鄭、姬姓諸國而已。異姓諸國之書體，亦由方變員，然纖勁而行筆長，與周之溫厚而行筆短者迥別。此中復分爲二派：北方以齊爲中心；南方以楚爲中心；二派蓋同出於殷而異流者也。齊、楚爲河東兩大國，鄰近諸邦，皆爲所化。北方諸國，如邾、如曾、如鑄、如紀、以至晉、燕，皆屬齊派。魯初同於周，後亦近齊。南方諸國，如鄦、如鄀、如都、如黃、如宋、如吳，皆屬楚派。至齊、楚之分，齊書整齊，而楚書流麗。整齊者流爲精嚴，而流麗者則至於奇詭不可復識，如蘁武鐘、鄦原鐘之類，可謂極奇詭之觀，再變則成道家之符籙矣。又齊、楚不特書體有別，其用韻亦異。齊人好用陽唐韻，刻辭尾多用「萬壽無疆」「永保用享」等語。楚人好用之韻，多用「萬壽無期」「永寶用之」等語，使人一見即能辨之。

河東齊、楚二派，各極其變。《說文·敍》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若任其流衍，寧有終極。

秦處河西，東阻大河，南隔高山，有事則出函谷，無事則閉關自守，故文字未爲河東影響所及。自殷至周，自周至秦，變化極微，觀秦公毁散宗婦壺可知。始皇既并六國，丞相李斯以河東文字變化過甚，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於是河東文字，惟賴學者及道家術士以保存。民間則通用河西文字。數年之間，天下如一。後世所見，秦權秦量，無論出於河西、河東，皆同一書體。迄於今日，中國文字無異形者，秦人統一之功，可謂偉矣！

文字變遷，既如上述，以證許書，可以知其得失。《說文·敍》謂：「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又謂：「古文爲孔子壁中書。」又曰：「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吳大澂謂《說文》所謂古文即壁中書，而壁書古文，非孔子及左丘明手書，當出於七國人手。吳說既出，同時惟陳簠齋力信之。自今觀之，其說是也。吾攷許書古文，大率與齊器文合。以至魏正始三體石經之古文，及六朝唐人所謂古文，以字形言，皆齊派也。宋人摹擬鐘鼎，亦用此體。吳大澂又謂《說文》所引古文，不見於鼎彝，而鼎彝常見之字，不見於《說文》古文，疑許氏未見金文，其說亦是。蓋商、周銅器，遭秦亂銷毁，漢時出土者甚少，至得鼎而爲之改元，許氏固無從采其銘文也。《說文·敍》又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又曰：「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又曰：「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總許氏之意，則文字變化，當分三期：倉頡造古文，太史籀作大篆，秦李斯等作小篆，證之銅器，自夏、殷以至宗周中葉以前，均爲方筆，略當於許氏所謂倉頡所造之古文。厲、

宣以來，始有員筆，略當於許氏所謂大篆。而始皇二世詔版，即許氏所謂小篆矣。攷之鐘鼎甲骨，同於小篆者多，同於許書所引古文者少，蓋小篆爲秦書，猶殷周遺迹之未變者也。

古文變遷表

（夏殷）　（殷—周初）　（宗周中葉）　（厲、宣以來）　（秦）

純圖畫——圖畫佐文字——純文字（方筆）——方員過渡——員筆（大篆）——小篆

員筆 ｛ 齊（整齊）
　　　 楚（流麗）

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中央大學《文藝叢刊》壹卷壹期

齊楚古金表

古金文字派別，約有四涂。其分也，書體、辭例皆可爲之準，而書國與否無論也。一爲殷派。其下筆如楔而方折，是分兩期。文少不過數名，而恆雜圖績以表意者屬前期。此中每多殷前之器，欲知夏代文化者，當於是求之矣。文多至十數名，或數十名，而不常雜圖績者，則率見於殷末。殷虛甲骨其時代，殆與此相當。其文多至數十名，或百名以上者，則率在宗周之初葉。其書猶守前代方勁之風，是屬後期。《彝》、大小《盂鼎》之屬，皆此期之器。二爲周派。其書溫厚而圓轉，其結體或取從勢，或取衡勢，然使筆多不甚長。此體蓋起於宗周中葉以來，自王朝以至魯、虢、鄭、衛諸同姓之國，與宗周最親者皆尒。傳世重器如《散氏槃》《克鼎》《毛公鼎》《虢季子白槃》《不㝬敦》皆屬此，《石鼓文》《秦公敦》《𨚵宗婦鼎》《𨚵宗婦壺》之屬其支與流裔也。其三爲齊派。其四爲楚派。兩者同出於殷，用筆皆纖勁而多長，其結體多取從勢。所異者：齊書寬博，其季也，筆尙平直，而流爲精嚴，楚書流麗，其季也，筆多宛曲，而流爲奇詭。兩者蓋又各有其前後期矣。齊、楚在周代，爲河東兩大國，其文化、武力足以統一其鄰近諸邦。故以文字言之，北方諸國，如紀、如邿、如曾、如鑄、如晉、如燕，皆屬齊者也。南方諸國，如宋、如蔡、如鄦、如鄀、如郘、如吳、如黃，皆屬楚者也。魯地近齊，其末世之書，亦入齊派。觀《魯公伐郘鐘》可以證也。故孔宅壁書諸經，實亦齊派文字。吾考許書（指《說文解字》）

古文，多取壁書，而率與齊器文合。蓋戰國之季，齊學爲北方大宗。稷下之談，冠帶海內。荀、孟之徒，無不游齊。東魯儒生之書，亦受齊化，其勢然也。古文或有類楚者，齊、楚同原故也。故先集齊、楚古金，以明古文變遷之跡。所錄諸器，以近人鄒氏《周金文存》爲主，以其晚出，蒐討較富故也。其鄒書所無者，則於器下注書名以爲別。至於宋人《考古圖》、《博古圖》、《薛氏鐘鼎款識》及近代《西清古鑑》、《續鑑》之屬，諸摹刻文字失眞者，皆不錄。

齊派

樂器一

齊鎛　《周金文存》卷一第一葉

郘鐘　一　十一至十九《郘鐘》出山西榮河縣地。釋者多以郘爲莒，惟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以爲晉邑，引《左》僖十年傳晉有呂甥，其説是也。古齊、晉同文。

己侯鐘　一　七十三　己即紀。（前）

邾公華鐘　一　五

邾公牼鐘　一　三十六至三十八　又一補遺《積古齋鐘鼎款識》卷二錄《周公望鐘》，與此同。周爲邾之誤釋。望牼形近。《愙齋集古錄》以爲望乃牼誤，其説是也。

邾公釛鐘　一　五十六　《陶齋吉金錄》題邾公釗未確。

嵒子鐘　一　補遺
公孫班鐘　一　四十八
魯公伐郐鐘　一　四十九
邾君求編鐘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一第三葉
邾太宰編鐘　《貞》一　七至八
齊鞷氏鐘　《貞》一　十五至十六
𪒠氏鐘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卷上第一葉

以上鐘鎛之屬

飲器二

齊侯罍　五　三十六至三十七　鄒題壺。茲仍從《懷米山房》及《兩罍軒》舊題。
曾子行罍　五　三十二
欽罍　五　三十一（後）

以上罍之屬

喪史賓缾　五　三十四　文例與它齊器同，以行彌尚相韻，爲齊器中常見之語。
緐慈君缾　五　三十五（後）

以上鉼之屬

杞伯壺　五　四十六(前)

邛君婦壺　《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八第九葉

盛季壺　《貞》七　二十七

齊良壺　《貞》七　三十一

曾白陭壺　《貞》七　三十二至三十四

以上壺之屬

食器三

陳侯鼎　二　四十三(前)

杞白鼎　二　五十至五十一(前)

邾討鼎　二　五十六(前)

鄀白鼎　二　四十二(前)

鄀髂□鼎　二　五十六(前)

曾諸子□鼎　二　補遺　曾從口作▽，足證壁書ㅂ作∀之所本。(前)

鑄子鼎　二　四十八

邾白禦戎鼎 《攈古錄》二之二
𩰪鼎 二 三十三
齊侯鼎 二補遺 此鼎文疑僞。又卷二《補遺》一器亦疑僞。
齊陳曼鼎蓋 二 四十一 此鼎文疑僞。是仿《陳曼簠》文刻者。
魯公伐郤鼎 二 三十
䵼臭鼎 二 六十四 鄒題無臭。然字作䵼，蓋古臬字。
邵王鼎 《貞》三 三十七
鑄子鼎 《貞》三 十
曾子中宣鼎 《貞》三 二十五(前)

以上鼎之屬

邾友父鬲 二 七十二
邿季鬲 二 七十二(前)
郳始鬲 二 八十一 郳小邾所都。
陳公子甗 二 八十七(前)
邾來隹鬲 《貞》四 七至八
齊不𧻚鬲 《貞》四 十至十一

以上鬲甗之屬

杞白敦並蓋　三　八十二至八十三(前)

邿遣敦　三　五十九(前)

邿季敦　三　八十四(前)

齊侯敦　三　一百十一　敦作𣪘。

齊□姜敦　三　八十

陳昉敦蓋　三　四十五

陳侯因資敦　三　三十　徐同柏云，因資卽因齊。

鄦侯敦　三　補遺(後)

邵王敦　《愙齋集古錄》九册第三葉

筥小子敦　《攈》二之三

陳逆敦　《攈》二之三

郾侯彝　《攈》二之三

滕虎彝　《貞》四　四十五(前)

禾肇彝　《貞》四　四十六

陳侯午敦　《貞》五　四十二

以上敦之屬

曾伯霥簋　三　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前）

陳逆簋　三　一百二十一（前）

邾太宰簋　三　一百二十二（前）

鑄公簋　三　一百三十（前）

鑄子簋　三　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六（前）

曾子簋　三　一百四十五（前）

齊陳曼簋　《攈》二之三

曾子遇簋　《貞》六　二十四

曾子□簋　《貞》六　三十一

以上簋之屬

廿七年⿰金皿　《貞》十一　九

以上⿰金皿之屬

洗器四

曾中盤　《奇觚》十八　二十四　曾下口亦作∀。（前）

郙遣盤　四　十(前)
齊侯作孟姜盥盤　四　七
齊侯爲皇氏孟姬作盤　四　十五
歸父盤　四　十
拍盤　四　三十三　鄒題拍舟。茲從阮舊題。(後)
干叔子盤　《攈》二之二　出紀子城
夆叔盤　《貞》十　三十
以上盤之屬
杞伯匜　四　二十五(前)
陳子子匜　四　二十一(前)
齊侯爲孟姬良女作匜　四　二十二
匽公匜　四十八　匽卽燕。
以上匜之屬
子𢆶舟器蓋　四　三十三　此實僞文，仿拍盤作者。
以上舟之屬
晉公𥂴　四　三十六　燕、晉皆北方之國，與齊同文者。《𥂴》之書體，與《齊侯鎛》至近。

以上盦之屬

齊侯作孟姜盥盂　四　補遺

以上盂之屬

兵器五

陳子召戈　六　二十六(前)

陳𠬝子戈　六　二十八(前)

陳圖戈　六　四十(前)

陳𢦚戈　六　四十七(前)

陳戈　六　三十

陳殘戈　六　三十五

陳侯因戈　六　三十五

郳王器戈　六　八　又三十七

邾戈　六　十四

郾王戠戈　六　二十　又二十一

郾王之戈　六　二十五　燕戈多出齊地。

平阿戈 六 三十一 又四十四

平陸左戈 六 三十六

高密戈 六 三十二 又四十五

𪍘腊戈 六 四十七

侃𩕢戈 六 四十八

郾王喜矛 六 八十一

郾王戠矛 六 八十三

郘大叔斧 六 一百九

齊斧 六 一百十

鑄侯斧 六 一百十 此實僞文。

陳𠔁錯戈 《貞》十一 二十六

滕侯耆戈 《貞》十一 二十七

陳御寇戈 《貞》十一 二十七

陳子□戟 《貞》十二 二

𩫖于公戟 《貞》十二 三

滕侯昃戟 《貞》十二 三

齊城白戟　《貞》補中　三十三

郾王戠鋸　《貞》十二　四至五

郾王戎人矛　《貞》十二　十四

郾侯庫矛　《貞》十二　十三

郾王詈矛　《貞》十二　十四至十五

以上戈戟斧矛之屬

陳侯因咨刀　六下　一百三十三　咨作𠮙，即咨也。因咨同敦文之因資，即《史記》之因齊。

齊車刀　六　一百三十三

郾王立事劍　六補遺　鄒題大事，誤。此劍文可疑。

滕之不劍　《貞》十二　十八

郾王喜劍　《貞》十二　十九

廿年距末　《貞》十二　三十

以上刀劍距末之屬

雜器六

齊國佐𦉜　《積古齋鐘鼎款識》卷八第十一葉　《奇觚》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二　國佐從許瀚說。

齊田和左關釜　六下　一百二十二(後)

齊陳純釜　六下　一百二十二(後)

左關鋘　六下　一百二十三

以上量器之屬

陳㽙鈴　六下　一百三十一

郾王雜器　六下　一百四十三

小銅柱　六下　一百三十二

以上雜器之屬

傳世齊刀幣甚多，別有專書考之。茲不錄。

楚派

樂器一

楚公芠鐘　《周金文存》卷一第六十八至七十葉　此楚器之最古者，文與殷書至近。楚公爲卽熊芠。

夜雨雷鐘　《復齋鐘鼎款識》　又《周存》一補遺爲近出拓本(前)孫詒讓說，此熊鄂之器。

都公鐘　一　六十(前)

宋公戌鐘　《復齋》

曾侯鐘　《復齋》

王孫鐘　一　二至四(後)

郘沈兒鐘　一　二十至二十一　此與《王孫鐘》書體極相類，當是同時之器。

嘉賓編鐘　一　六十七　文字同上二器(後)

余義鐘　一　二十九至三十二(後)

麋兒鎛　一　七十四　鄒題[illegible]，疑是麋也。(後)

余義編鐘　一　三十一至三十二(後)

者汈鐘　一　四十二至四十三　又一補遺　鄒題虘秉，今從愙齋舊題。其文云：王曰者汈，女亦虘秉云云。則吳題是也。楚人有以諸爲名者如沈諸梁之類者即諸也。(後)

者汈編鐘　一　四十四至四十五(後)

子璋鐘二　一　五十至五十二又一補遺

子璋編鐘二　一　五十二(後)

者減編鐘　一　六十五　者減之名，例同者汈。(後)

留鐘　一　七十二至七十三　此與《者減編鐘》書體極相類，蓋亦同時之器。(後)

董武鐘　《積古》一　一　阮誤以爲商器。

剁徙鐘　一　三十三至三十五

鄦原鐘　一　四十五至四十七　以上三鐘，皆文字俶詭，筆多宛曲，開後來尚方大篆及符籙文字之先，爲楚書之末派。

者減鐘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一第十二至十四葉

楚王頵編鐘　《貞》一　四

以上鐘鎛之屬

郤句鑃　一　七十六至七十七

姑馮句鑃　一　七十八至七十九

其次句鑃二　一　八十至八十一

鉦鐵　《貞》一　二十一至二十二

以上句鑃之屬

飲器二

王子啓疆尊　《貞》七　十四

郤王義楚祭耑　五　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三十七

郤王𡴭父耑　五　一百三十六

以上尊耑之屬

曾姬無卹壺　《善齋吉金錄》第四冊(後)

以上壺之屬

食器三

鄀公錳　二　二十九(前)

宋⿺走馬亥鼎　二　四十五(前)

王子吳鼎　二　三十四(後)

襄鼎　二　五十三　文例與《王子吳鼎》合。凡鼎彝作頌辭者，齊派多言無疆，用陽唐韻，楚派多言無期，用之韻。(後)

竈兒鼎　二　補遺　命名與沇兒儔兒同，知亦⿰余阝器。(後)

墉夜君鼎　《愙齋》五　二十二(後)

沖子□鼎　《貞》二　三十三(後)

鐈鼎　《貞》二　四十七(後)

曾孫無⿰其婁鼎　《貞》三　十三

⿰余阝王糧鼎　《貞》三　二十一

鄲孝子鼎　《貞》補上　十

楚王熊悍鼎　拓本(後)

楚王熊胐鼎　拓本(後)

以上鼎之屬

鄀公敦　三　四十五(前)

乙彝　《擦》二之二

敏飤彝　《奇觚》十七　十五

以上敦之屬

鄦子妝簠　三　一百二十三(後)

楚子賹簠二　三　一百三十一

𣂼君簠　三　一百五十(後)

王子申殘簠　三　一百四十四(後)

以上簠之屬

王子申盞蓋　三　一百六十九　從阮說題盞。

以上盞之屬

王子嬰次盧　近歲新鄭出土拓本。嬰次卽嬰齊，猶陳因資、因咨之爲因齊矣。

以上盧之屬

魚匕　羅氏摹本(後)

以上匕之屬

郐宮叀盂　四　三十九

以上盂之屬

洗器四

黃子白盤　四　六(前)

黃韋俞父盤　四　十

取慮盤　四　十三　劉心源說：叫者當讀取慮。《漢書・地理志》取慮縣屬淮南郡。師古音趨閭。(前)

白侯父盤　四　補遺(後)

以上盤之屬

取慮匜　四　二十四

王子適匜　《貞》十　三十三

蔡子匜　《貞》十　三十三

公父它匜　《貞》十　四十三

楚嬴匜　《貞》補中　二十九

以上匜之屬

攻吳監　四　四十一

以上監之屬

兵器五

宋公差戈　六　十

趞貞戈　六　十五至十七　文與《鄦原鐘》最近。趞貞從《攈古錄》釋。（後）

蔡公子果戈　六　二十四　筆宛曲，似吳季子之子劍。蔡從羅釋。（後）

金書殘琱戈　六　六十　陽識。（後）

翏用戈　《貞》十一　二十五（後）

□□用戈　《貞》十一　二十六　上二戈文，皆極近《鄦原鐘》。（後）

蔡侯□戈　《貞》十一　二十九

王子□戈　《貞》十一　三十一

楚屈叔沱戈　《貞》十一　三十五

以上戈之屬

吳季子之子劍　六　九十四（後）

奚邑劍　六　九十九　文與《者沪鐘》似一時之器。（後）

奇字劍環　六　一百五　以文字觀之，知亦楚器。（後）

又奇字劍　六　一百五至一百六　文與《者沔鐘》類。(後)

叔□劍　六　一百七(後)

錯金劍　《貞》十二　十八(後)

𧽀公劍　《貞》十二　十九(後)

吉日壬午劍　《貞》十二　二十(後)

以上劍之屬

郾邑鍌　六　一百十八　文與《郾邑劍》同。

以上鍌之屬

商距末　六　一百二十　此商即宋。

以上距末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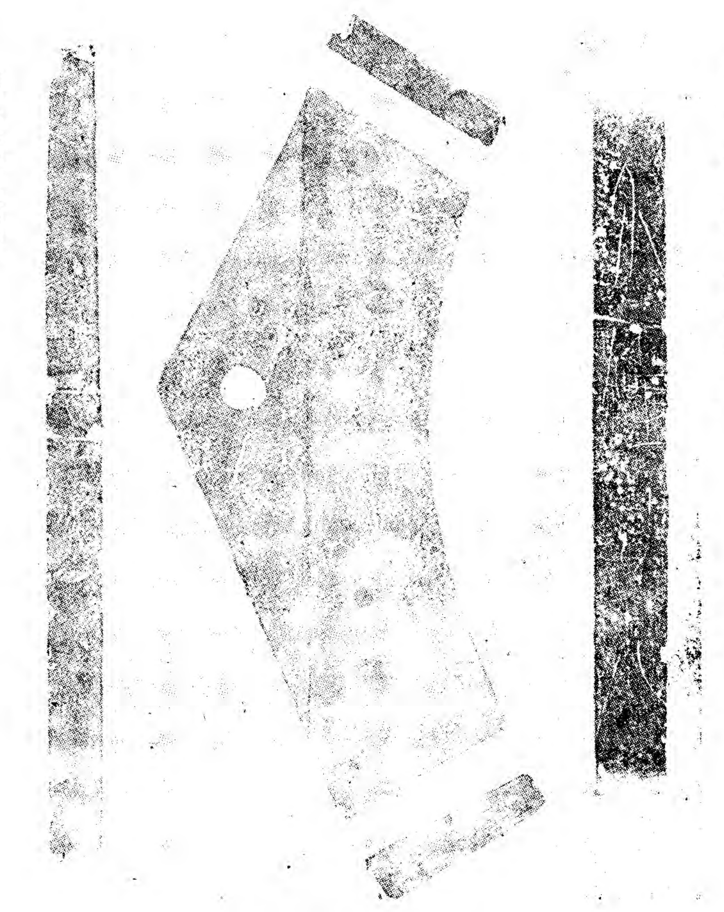
雜器六

𨰻王車舒　六下　一百三十八　鄒釋舒王，未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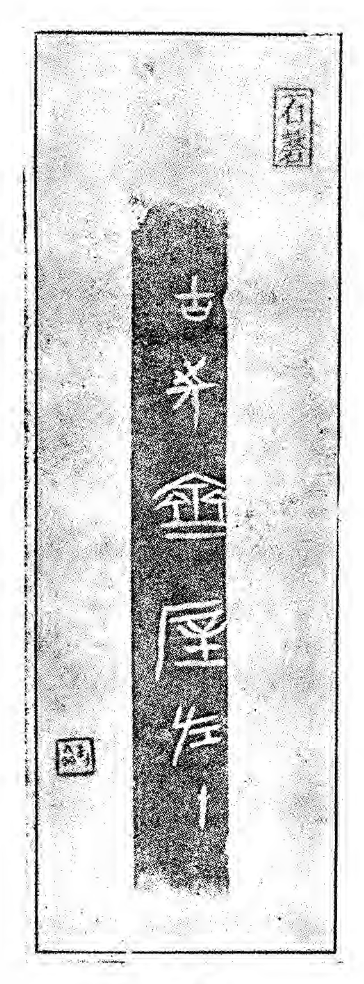
以上車飾之屬

刊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國風》半月刊四卷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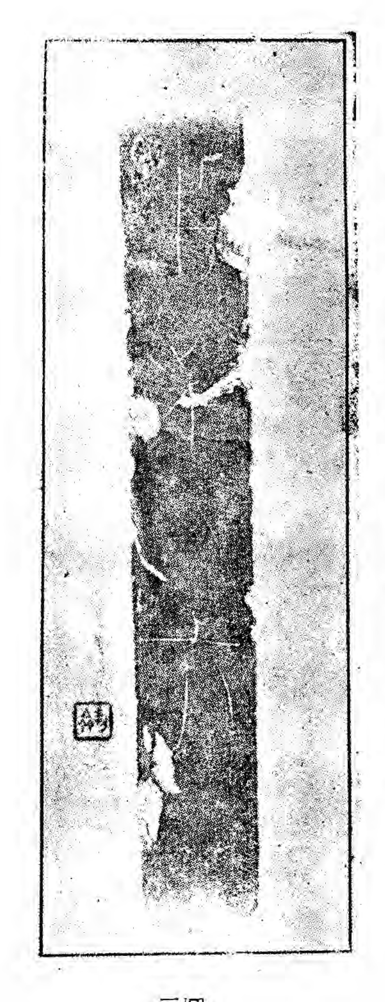
考商氏所藏古夾鍾磬 附圖



圖一 商氏所藏古夾鍾磬



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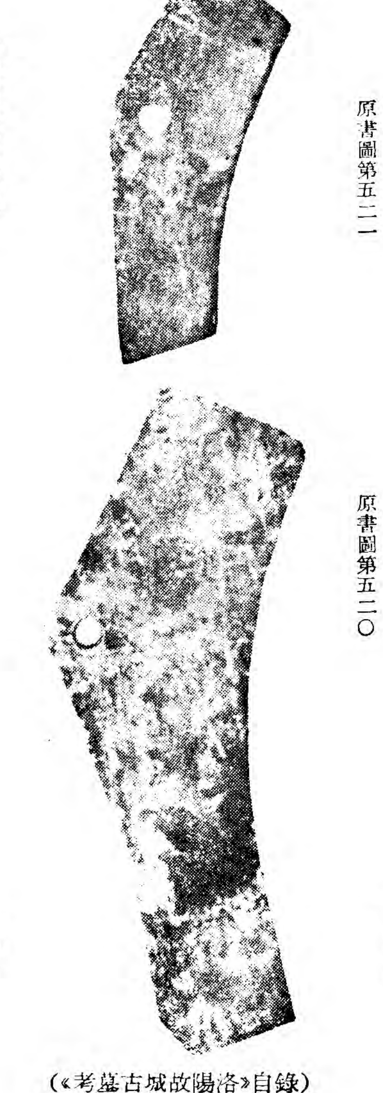
三圖

周磬三，洛陽金村村人掘黃河崖岸所出。今秋余遊北平，得之估客手。皆有刻銘，在腹下端曰：古先齊屋左十。曰：古先右六。曰：介鍾右八。隹左十磬完整，右六右八則已中斷。字單刀直劃，剛勁峭麗，左十字用雙刀法，亦樸茂可喜。案古先卽姑洗，介鐘卽夾鐘，十二律之二樂名也。齊屋當爲地名，今尙未攷知其地。周磬率無文字，今一朝得三，眞古緣矣。拓呈

小石先生攷訂

廿四年十月商承祚記

商氏所藏石磬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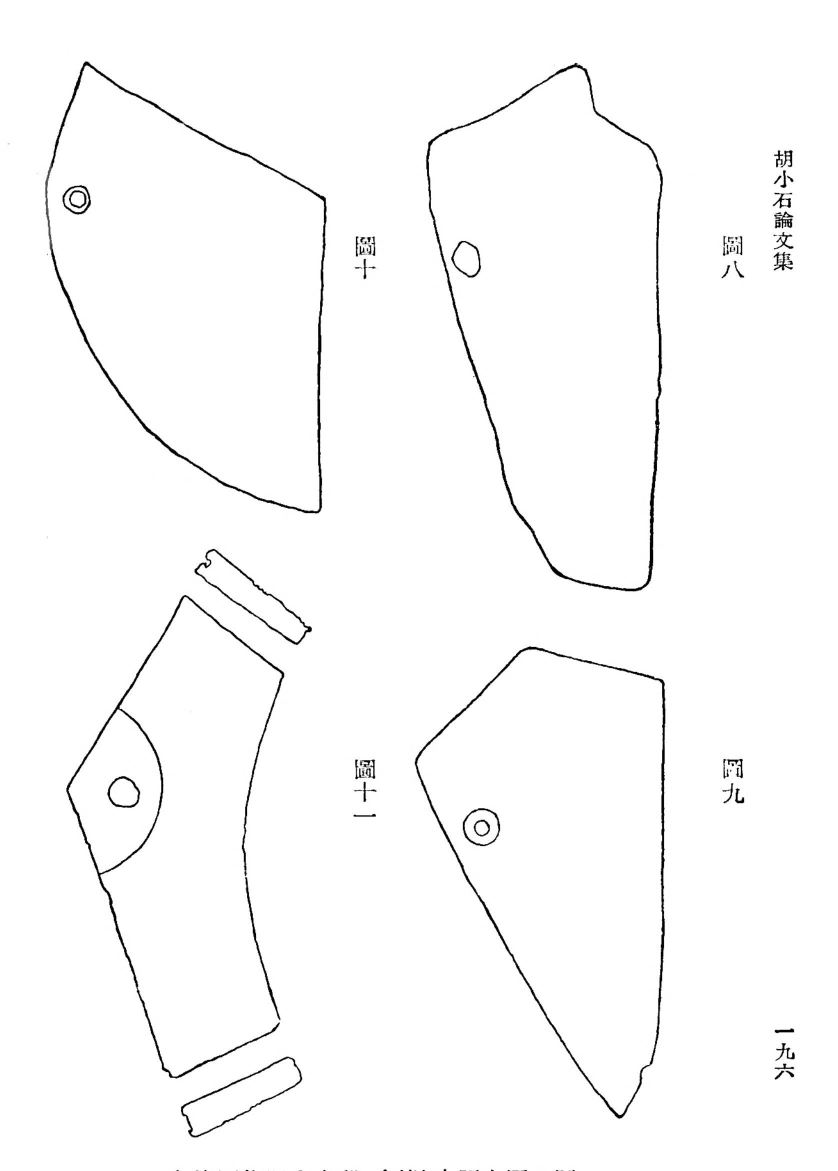


圖十二上 原書圖第五二一

圖十二下 原書圖第五二〇

圖十二上下

（錄自《洛陽故城古墓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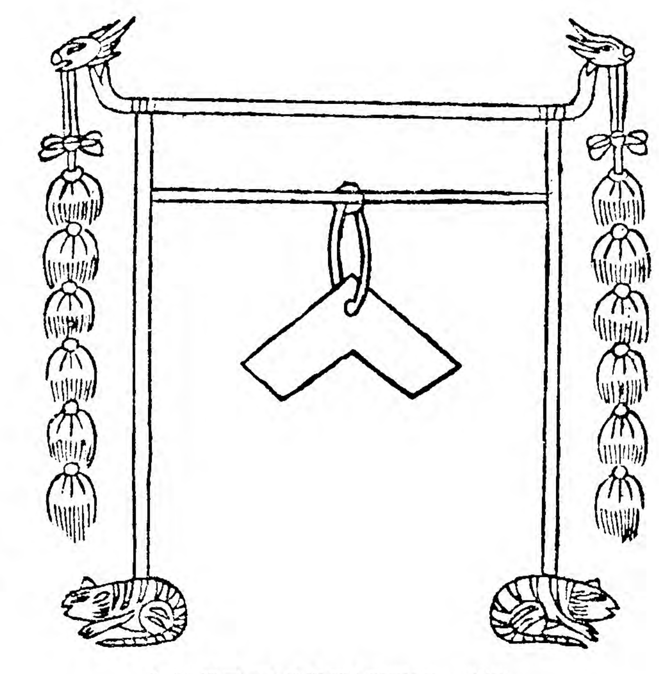


圖八圖九圖十（錄自《殷虛古器物圖錄》）

考商氏所藏古夾鍾磬

洛陽近歲出古石磬頗夥，率無文字。今年秋，番禺商君錫永從舊京廠賈獲三枚，出洛陽金村，皆有刻辭，一曰「介鍾右八」，二曰「古先右六」，三曰「古先[illegible][illegible]左十」，錫永以介鍾右八之全形拓本一紙相贈（圖一、二、三及商氏所藏石磬記）。因爲之考曰：

清世考訂之學，莫盛於乾、嘉。乾、嘉老師説經，能以實證爲務者，則推程瑤田。其《通藝錄》中《磬折古義》、《考工創物小記》、《九穀考》諸篇，皆冥搜博討，與神合契，爲吾生平所服膺。百年前人於古器物，其耳目聞見，自不如



圖四　特縣磬（錄自聶氏《三禮圖》）

今人之廣且易。然其學邃思密，得一髮而推見全身，實非今人言考古者所敢望也。案《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後鄭注引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據此經注之文，知磬形上下之大小不齊，股廣而短，鼓狹而長。其縣之也，股上而鼓下。漢師去古未遠，其說磬如此。唐、宋以降，樂官製磬。率爲左右相稱之形，其縣之也，如鳥之張翼而上翔然。宋初聶崇義作《三禮圖》，於磬下雖備引《考工記》之文，而其爲圖，則仍沿當時俗制（圖

股

縣孔

鼓

磬（錄自程瑤田《通藝錄》）

五圖

磬背（錄自程瑤田《通藝錄》）

六圖

四）。至程氏作《磬氏爲磬圖說》，《磬氏章句圖說》，《梟氏磬氏二記屬文說》，始依據記文，還復本制。今觀其所作磬圖（圖五、六）可知也。又《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後鄭於此數語，概以長短之度釋之。謂矩長二尺八寸三分寸之二，程氏據磬氏之文破鄭說。以「一柯有半」之「柯」字當爲矩，於所謂宣、欘、柯、磬折者，概以角度之大小釋之（圖七），其說實昕鄭爲精碻。詳見《磬折古義》。《論車人倨句度法書》。《倨句矩法通例述》諸篇。矩爲直角九十度，則宣爲四十五度，欘爲六十七度又二分度之一，柯爲百一度強，磬折爲百三十五度。以《曲

圖七　車人倨句圖（錄自程瑤田《通藝錄》）

半矩謂之宣
一宣有半謂之欘
一矩
一欘有半謂之柯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兩矩
兩矩成直句

禮》言「立容磬折」證之，正當於今人鞠躬之度。三十年來，安陽殷虛亦屢出古磬，或玉或石，其股鼓之大小長短，及磬折之度，多與《考工記》乖異。見《殷虛古器物圖錄》（見附圖八、九、十、十一）蓋洹南所出爲殷制，而《考工記》言吳、粵、燕、胡，其文當出春秋以下晚周之世。今就此磬驗之，其股博當漢建初尺三寸又十分寸之二，其鼓博略同股博。與記文「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之文亦不合。然股之長當建初尺五寸又十分寸之七，鼓之長當建初尺八寸，則與博一股二鼓三之度，相去不遠。股鼓相接，一緣爲直綫形，一緣則曲而成弧，亦與程氏圖不合。然記文股二鼓三之度，實僅記其一緣，其它一緣之度，記固無明文可稽也。磬體之厚，沿直綫形之一緣，約爲建初尺十分寸之九。沿弧形之一緣，約爲建初尺十分寸之六，亦與記文「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之語不合。蓋記文所載，爲一時一地之定制，而造器者或從宜而變，不主一軌。且合樂定律，形隨聲易，卽記文亦有「已上摩旁，已下摩耑」之說也。磬折之度，案記文爲倨句一矩有半，當今百三十五度之鈍角。此磬之折，則爲百三十度，去記文僅減五度，視安陽諸磬之折皆異，與記文所載一矩有半之度爲至近，且股鼓分明，則此磬之成，距記文時代必不遠。更從書體測之，知亦晚周物矣。惟程氏說磬鼓當直縣，以後世縣磬作蒲伏形者爲誤，設八證以明之。詳見《磬鼓直縣六證記》。及七記八記諸篇。其最精者，如曰《曲禮》「立則磬折垂佩」，謂立而曲身，如磬之折。《左傳》「室如縣罄」。磬罄古通。古人五架屋，從弟四架下，爲戶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則磬於甸人」。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謂如磬之縣也。《說文》云：「漀，泉之側出者」。側出之泉，

其水初出，則斜而横之，如磬之股。既乃折而直下，如磬之鼓，蓋謂其形象磬，而因以諸其聲也。《說文》又云：「磬，欬也。」人欬則必伸首稍昂焉，其喉頸間折處，上如磬之股，下如磬之鼓，亦因象磬形，而乃以諸其聲也。《爾雅》：「大磬謂之馨。」馨之言橋，《曲禮》：「奉席如橋衡。」橋，謂井上桔槔，桔槔合讀如橋也。衡，謂上低昂者。今磬之折，鼓如桔槔之植者，股如其衡之昂然者，故謂之馨。凡此皆爲磬鼓直縣之碻證。程氏因定磬之縣，當設於股。於鼓上與股相際處爲横綫，鼓旁與股相際處爲縱綫，縱横兩綫交午，錯出於股，作十字，乃於十字交午處，當鼓上之旁，鼓旁之上，而爲之孔，乃縣之以眡其鼓，而其直中繩焉。今案安陽所出諸磬，其股鼓之判尚未大明。設縣處皆近大緣，約當折處之下，縣之則其鼓不直。此爲記前之制，其不合記文無論已。近人懷履光 (W. C. White)《洛陽故城古墓考》中所錄，有數磬股鼓判然，形制略與此磬爲近，見原書附圖第五百廿、廿一、廿二、廿三、廿七、廿八、廿九(見附圖十二)蓋同爲晚周之物。然設縣處亦偏近大緣，正直折處之下。余嘗依此拓本磬形，以木仿製之，縣時雖不爲蒲伏之形，然其鼓亦不中繩。此疑誠不可解，或時地之異耶？《說文·石部》磬下出籀文作殸。声象磬在虡上，殳所以擊之。殷虛契文中有[illegible]字，凡數見，正與籀文合，爲磬之古文無疑。其磬形作声，亦正象直縣。又此磬縣時，股略上昂，鼓不中繩，其傾斜相差，約爲三十五度内外，且縣孔雖偏外，而磬體之厚不一，内弧爲建初尺十分寸之六，外緣爲建初尺十分寸之九。計其量，外重而弧輕，蓋有抑鼓使下之意焉。然由文字經籍所見者，與實物不類，此疑匪今日所敢妄決矣。

又案此磬之刻辭，爲「介鍾右八」。其它二磬，一爲「古先右六」，一爲「古先[illegible]座左十」。介鍾

即夾鍾，古先即姑洗，皆同聲相轉。古音無上去，故介可爲夾，姑但作古。後世官制有太子洗馬，洗馬即先馬也。今更就此以考之，古者鍾磬縣於筍虡，皆有特有編。聶氏《三禮圖》據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鍾者也。案周尺視今市尺約六寸。前長三律，則股長約當今市尺尺有八寸，後長二律，則股長約當今市尺尺有二寸。此磬大小不逮遠甚。且特磬但有黃鍾，此磬與它二磬，或爲夾鍾，或爲姑洗，又各紀以六八及十之數。特磬當以玉，此三磬皆石，其爲編磬可知。又古者鍾磬皆陳於庭，其縣之多寡，以貴賤異數。《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注云：「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今此磬云「右八」，它云「右六」，云「左十」，正合左右判縣之制，非士特縣所得有。《春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此云「右八」，或云「右六」，蓋頌磬之屬。它云「左十」，蓋笙磬之屬。合諸文參之，可斷言有此磬者，至下亦爲當時卿大夫之家，非士之樂也。

《晉語》胥臣對文公問八疾，曰：「官師之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韋昭注：「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上文云：「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故使之戴磬。」阮元與書程氏論磬，據此文以爲磬股耑向人面，其說見《通藝簡鈔》。書有云：「玩蒙字，則古人縣磬，當以折處向人面，人以捶旁擊其鼓，乃合俯仰之義。」蓋磬直，股斜出，有偃形，籧篨立其下，仰而蒙之。此與後鄭言股外面，鼓內面，《三禮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之義正合。縣磬於庭，

當階間或庭東西之墉下，擊者或而堂，或而墉，故股曲向庭爲外，鼓近墉或堂爲內，股近人爲後，鼓遠人爲前，今觀此磬及它二磬刻辭，皆在其弧曲處，足爲阮說張目。蓋編磬之縣，凡十六枚而共一虡，爲一堵。擊者必先知諸磬所中之律，而後考擊之次第乃無誤。《春官》磬師職，特著教眡瞭擊磬擊編鍾之文，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殆以頌磬笙磬皆編縣。諸磬共虡，審律須準，故特教之。磬股耑向人，刻律名於弧，正對擊者之面，放審律便也。又契文磬作𣪊。殳皆在𣥂下，蒙之爲義，得此益信。

去年冬，聞中央歷史研究所使人於安陽發掘，得一古石刻，形制甚奇，羣呼之爲「石饕餮」。今夏六月，同諸友往中央歷史研究所，觀所獲古器物，因得見所謂「石饕餮」者，白石刻作猛獸，其高逾尺，博可半之，驤首睅目，豁口倨牙，頭巨而軀小，植其前足，而屈其後足，以爲蹲踞之形。於其背爲槽，槽直而近方，通乎上下。體被彫鏤，皆爲雷文之省變，略如鼎彝之第一期。旁陳一石，與之同出，刻爲萑形，大小約相等，其狀極近傳世之鴞尊，背亦爲槽，如石饕餮。衆疑其所用。余謂此乃古鍾磬虡跗也。《考工記》云：「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中略》。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案此文知古鐘虡跗如猛獸，磬如鷙鳥。張衡《西京賦》云：「洪鍾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則漢世尚爾。今試以兩石刻較之。則所謂「石饕餮」者，極近臝屬。如鴞尊者，極近羽屬。故謂石饕餮所以飾

鍾虡，如鵾尊者所以飾磬虡，各於其背爲槽，正所以受植立之虡者也。其證近在經傳中，故因考磬而附及之。

刊一九三五年十月《金陵學報》第五卷第二期

書藝略論

世有以作書——寫字爲主要藝術之一者，惟中國爲然。朝鮮、日本皆學我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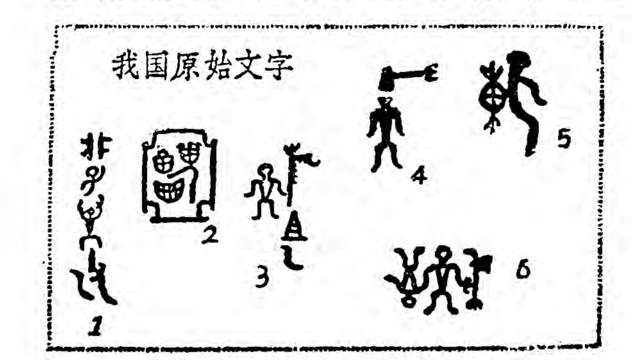
茲文所談，凡有三事：一爲文字變遷；二爲八分在書藝上之關鍵性；三爲學書諸常識。

一

書藝之對象爲文字，故首論之。

中國文字起自何時，今日尙未有確切之答案。據一九三〇年至三二年城子崖發掘所得之龍山文化陶器上，或有刻作簡單之符號者（《城子崖》圖版十六）。此種符號是否卽可視爲正規文字，殊難肯定。但自古代社會進入用銅時期，而文字亦相伴產生，則可斷言。于此有一事當特別提出者：今日學者公認殷虛所出殷代中葉以來之甲骨刻辭爲中國最早文字。愚意甲骨文字之爲中國甚古文字，固不容置疑；然卽認此爲中國最早文字，則尙可商榷。因甲骨文字乃已甚成熟之文字，自其中形聲字與通假字之使用上觀之，卽可證明；然一種文字發展過程，從其開始未成熟而至後來甚成熟，其間經過，必非一朝一夕所可完成。故殷虛甲骨文字乃中國甚古之文字，而非中國最早之文字。欲見中國最早之文字，當于殷虛甲骨以前求之。

從前資本主義國家謂中國使用者爲象形文字，其看法亦太含混。今案象形字可作廣狹二解。狹義者，象形爲六書之一，就許愼《説文解字》言，六書中純象形字實居極少數，而最多者乃形聲字。故知中國至遲自周代起，即以形聲字爲主，象形字已退居偏隅地位。惟自廣義言，則古者書畫同源，以一畫面紀一事，此實當爲最早之記錄方式，亦即最早之原始文字也。殷代鼎彝多爲祭器。有刻銘文者，其時代率近殷末。然有一事足資注意者，即文字外往往間以圖畫。其圖就今日可解者約有數類：一爲一動物或它形。如象，如虎，如鳥，如魚……此蓋受祭者所屬古圖騰之遺迹。二爲祭儀。如「父乙敦」①，像一人抱子置于兩几間。此子當爲受祭者父乙之孫，而立以爲尸者。如「敦文」②外亞形象宗廟，亞中一婦首戴勝而奉尊。婦可主祭也。三爲紀事。其事大率與受祭者有關，或記其功伐，或記其大事。如「祖乙卣」③，像人執旗，知祖乙生前當爲大將。如「觚文」④，以鉞斷人首，受祭者生時常殺敵斬將也。如「敦文」⑤，像人負囊，其人蓋嘗徙居。如「觚文」⑥，像人操戉而執俘。以上二、三兩類，皆以一圖表一事，寓動作于形象之中，「視而可識，察而見意」，然不能讀出其音。若



欲解之，則至少須用一整句之語言。此一圖，不等于後來之一字，而實包括一相當複雜之概念。然同一圖，而往往散見于許多不同之器上，故知此等在當時實爲「約定俗成」，曾經大衆所批准通用之形象。雖與圖畫同源，其用却不同于尋常圖畫，而實爲最早之文字也。此等純象形文字，其起源當在甲骨文字以前，殷末以至周初，尙往往保留其殘蹟。愚意求中國文字之最古者，當于此探索之。發展至以後，動詞獨立，每字有音；而正規之文字以成。更有一言，須于此重申者，卽在中國以往由純象形逐步發展至有形聲字，文字最高之形式乃完成。故不得謂甲骨文字爲最古文字。而中國有文字之歷史，決不當僅從殷代中葉起算也。

前賢著述中言古代文字之變遷者，當以漢許愼《說文解字序》爲得其實。序言謂自皇古至秦，文字之變，大要有三。其文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蹟，知分理之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曰：「及(周)宣王太史籒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則史籒以前，上推至倉頡，此一長時間之文字，皆得稱爲古文。又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此爲上古文字之三變：古文一也，大篆二也，小篆三也。又序言：「是時秦……大發隸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此段所述，今以實物證之，大體合乎事實。卽(一)自殷至西周早期銅器上所見方筆用折之文字，相當于古文。可舉大盂鼎爲例。甲骨刻辭亦屬此類。(二)自西周中葉以下至東周早期銅器上所見圓筆用轉之文字，相當于大篆。可舉散氏盤、毛公鼎爲例。著名

之石鼓文，卽東周初年之銘刻。大篆發展至春秋時，用筆日趨纖細。可舉齊仲姜鎛、國佐𦉜爲例。以後日益詭變，至不可識。考古所稱六國文字，實爲大篆在河東與江外演變之末流，古代文字至此，已呈分裂現象，秦人幷兼天下，乃以政治力量禁絕之，而以古大篆嫡系之小篆推行全國，其統一文字之功績，至今猶利賴之。此可以今存秦始皇二十七年之權量或二世元年之詔版刻文證之。無論東西南北各地所出，其文字皆一致，且令人易識。知《史記》與《說文》序所記「書同文字」之說爲不虛也。又二世元年詔版文字，有作小篆者，有化曲筆爲直筆而更簡易可速書者，此卽當時新興之所謂隸書。隸出而篆微，實古今文字史上大轉捩點也。

許君作《說文解字》之功誠不可沒。吾輩生三千年後而能識三千年以上之文字，以通其語言，惟賴此書爲攀陟之階梯。然在今日所當知者，造字爲人民羣衆，由集體所成。而古人率歸功于一二不可知之聖人，如倉頡之屬，許君亦然。文字產生于勞動，其中初無深文奧義，而許君以漢代古文字家觀點說解之，往往陳義高而不符事實。故造字者爲衆人，而古以爲聖人。造字者爲「俗」人，而解字者乃學人。吾輩當將文字取之于聖人之手還之衆人，取之學人之手還之「俗」人，則今日治此學者所有事也。

又許書所收之字，以小篆爲主流，兼採古籀。以定義言，古文當在大篆之前。許書所採古文，當多出自孔宅壁書。然以今日所見殷及周初之實物刻文證之，什九不合。清季吳大澂于光緒九年作《說文古籀補序》，公然指出許書所據壁書古文爲戰國時變亂文字，實爲石破天驚之論。在當時，惟

濰縣陳介祺破陳見，服膺其説，致書與吳，推爲卓識。其文見石印《簠齋尺牘》中。吾昔年曾因吳説作《説文古文考》。知許書古文及正始三體石經古文，以形體言，多與晚周齊器銘刻相近，益知吳説之確。最可笑者，此類古文，以後隨代皆有新出，大抵方士道流所僞托，此可名之爲新古文。觀《道藏》中所收之《天書》，或顧野王《玉篇》中所錄古文，每出許書之外者，可以見之。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所收諸體，亦屬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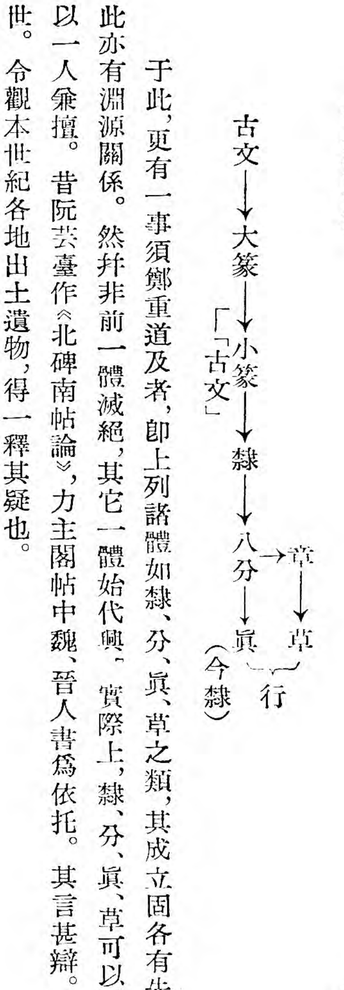
今當續論文字變遷。

隸書既成，漸加波磔，以增華飾，則爲「八分」。其起源可早至漢武帝時。此將于後文詳之。隸加波挑，而行筆又加簡疾，則爲章草。其起與「八分」殆可同時，亦在西漢。今徵之西陲與居延木簡，可以證之。足證章書起東漢章帝之謬。此蓋施之章奏，與隸同意，故以爲名。章省波挑，上下文漸多繫連，繫連之度，與時俱增，遂成後世之草書。其起源至遲亦在西晉。《流沙墜簡》卷末所收簡牘數紙，已爲純草，而決非東晉之物。因江左與西域不通，無由得至。俗傳草起羲、獻，觀此可以悟其非。

「八分」又漸變而爲眞書。眞書亦帶波挑也。新莽及東漢初已有此體。新世始建國四年簡（《墜簡屯戍叢殘》一頁上五至七），光武建武廿六年簡（同上，九頁上七），皆宛然閣帖中鍾書。

行書後出，可云眞草之結合，亦當起魏、晉之世。

中國諸書體，完成時代實甚早。今列一簡表明之。



于此，更有一事須鄭重道及者，卽上列諸體如隸、分、眞、草之類，其成立固各有先後，各體間彼此亦有淵源關係。然幷非前一體滅絕，其它一體始代興。實際上，隸、分、眞、草可以同時幷存，亦可以一人兼擅。昔阮芸臺作《北碑南帖論》，力主閣帖中魏、晉人書爲依托。其言甚辯。然惜其不生今世。今觀本世紀各地出土遺物，得一釋其疑也。

二

欲掌握中國書學史之關鍵者，不可不先明「八分」。

何者爲八分？古今說者，下義頗繁。清人顧南原作《隸辨》，搜討至勤。書末附考證「八分」一文，其辭盈卷，而讀罷茫然，如墮烟霧，則何貴有此文矣。玆者，擺落荆榛，獨標一例以明之；《古文苑》卷十七錄曹魏聞人牟準《衞敬侯碑陰文》一文，有曰：「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幷在許繁昌。尊號奏魏元常書。受禪表，覬。幷金錯（一作針）八分書也。」敬侯卽衞覬，見《三國志·魏志》。元常爲鍾繇之字，繇爲中國最大書家之一，後世以鍾、王幷稱。其人亦見《魏志》。文又曰：「敬侯所葬之先域……故吏述德于隧前，門生紀言于碑後。」則聞人牟準爲敬侯門人，與鍾、衞皆同時，其

言二家所書碑爲「八分」書，自屬可信。今案上尊號奏及受禪表二刻，幷在河南許州，拓本亦甚易得。上尊號奏羣臣中且列繇名。二刻書體，皆肅括方嚴，骨氣洞達，波挑俯仰，如翬斯飛，出入分明，有「八角垂芒」之妙。因知言「八分」者，切不可爲後來《宣和書譜》所引蔡文姬「八分篆、二分隸」之僞證所誤。「八分」之「八」在此不可讀爲八九之「八」，乃以八之相背，狀書之勢者。嘗考「八分」二字，在漢爲成語。其見于許書，如小部「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如八部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又「尒」，詞之必然也。从「八」「丨」。八象氣之分散。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如半部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爲物大，可以分也。如「乔」部，乔放也。从大而八分也。卽以八字之本訓言，亦云：八，別也。像分別相背之形。今人言八，猶以拇指與食指分張，示相背之意。故知「八分」者，非言數而言勢。此等筆勢，已屢見于殷周間方筆之古文。蓋字形有以波挑翩翻爲美者。此事在吾先民作書，實用之最早矣。

書家以鍾、王幷稱。吾輩不當求其同，而當求其異。所謂異者，卽二家書體中所含分勢之多寡懸殊也。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有卅四人，其評鍾繇書云：「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其評王右軍云：「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梁代重大王書，武帝與陶弘景皆學王書，故其評最得其實。鍾書尙翻，眞書亦帶分勢。其用筆尙外拓，故有飛鳥騫騰之姿，所謂鍾家隼尾波也。叢帖中所收鍾書如《宣示》、《力命》諸表幷出王臨，不見此妙。惟《戎路表》雖亦後人所摹，而分勢多在，可以想見之。王于鍾，而易翻爲曲，減去分勢。其用筆尙內擫，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直下」之法。故梁武以龍

出跳虎臥之勢喻之，龍跳之蜿蜒，虎臥之踡曲，皆轉而非折，眞能狀王書之旨。此二家之異也。其後鍾爲北書之祖，而王爲南書之祖。北朝多師鍾，故眞書皆多分勢，乃至篆書亦以分意入之。自元魏分裂爲東西以來，鄴下晉陽書風，有一部忽趨秀發。此殆因有南方士族流入，熏染所致。洛下長安，保守舊習之力特強，其末流書勢崚嶒，如趙文淵之《華嶽頌》，漸不爲人所好。故王褒入北，而北人羣習褒書。褒書今不得見，然今南京北郊所存《梁蕭憺碑》及《蕭秀碑陰》，書人爲貝義淵，固與褒同時。豐碑巨制，有烏衣子弟風度，實南書之矩矱。鐵門限家法，曷於此求之。

「八分」在書史上佔有極長之時間，卽至今日，其勢尙在。今人作書亦不能避去撇捺之筆也。鍾、王而降，歷代書人每沿此二派以爲向背。在唐，虞、褚齊名。虞書內擫，分勢少；褚書外拓，分勢多。在宋，蘇、黃齊名，蘇書外拓，分勢多；黃書內擫，分勢少。元初之趙書內擫，分勢少；元末之倪(瓚)、宋(克)外拓，分勢多。故虞、黃、趙近王，褚、蘇、倪、宋近鍾。其它可以此隅反之。「八分」之關係書藝者如此。

三

先說筆。

書之所施，或于金石，或于簡札，或于縑素，或于箋紙。所施雖不同，而工具則一，卽筆是也。故先民用筆，實在有文字之先。本世紀所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之彩陶，其上繪以赤、黑、白諸色

構成之美麗圖案花紋，審其紋綫，實以筆繪成。而其筆亦必以獸毛之屬爲之，與今世無大差異。故筆之使用，至晚亦在新石器早期。蓋最初以之作畫，而後來則以之作字。殷虛甲骨刻辭中有聿，从⺕持丨，卽古筆字。形亦作𦘒，从木。像其端縛毛爲之。篆文从竹作筆，乃後起字。竹謂其管，蓋南方所通行。史言秦蒙恬造筆，于此可正其謬。甲骨用刀刻字，故稱爲契文，契之言刻也。然所見甲骨亦有用筆書者。筆之用，實較刀爲廣。商周鼎彝款識有二種，少數用鑄款。鑄款用範，亦必先書字製模，而後翻沙爲之。其製作過程，阮芸臺有文說之，見吳中曹氏《懷米山房吉金圖》卷後，可以參考。漢蕭何起刀筆吏。「刀筆」一詞，人每解爲以刀爲筆以刻字，誤也。刀筆云者，不可釋爲刀的筆，而當讀爲刀與筆，二物平列。漢代猶用木簡，筆書字于簡，不用或有誤，則以刀削去之，所以有簪筆佩刀之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春秋》亦書于簡，故可云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鄭注云：「今之書刃。」此卽刀筆之刀。《爾雅·釋器》云：「滅謂之點。」郭注「以筆滅字爲點」。此言帛書，故不用削而用點。帛與紙近，今滅字猶曰點矣。距今三十年前，內蒙古索果淖爾之南古居延海地區發見一漢代屯戍所遺之筆，完好如故。其管以木製，端剖爲四，納筆頭其中，而纏以麻，今稱之爲居延筆。古製筆所用之獸毛，必爲剛性而富彈力者，如兎、鼬及鹿之類，取其可以鋪毫，又可以收鋒。試觀《隂簡屯戍叢殘》第十七頁第四簡，爲新莽始建國時人書者，同用一筆，或細如蠶絲，或闊如柳葉，可推見其筆毫彈力變化之大。此決非後來純柔性之羊毛所能辦也。今時日本猶能仿製唐筆，豐滿如冬筍，亦以剛性之獸毛爲之。有此利器，便可指揮如意。古

人製字，「書」字從聿。**書之能成藝術，筆之決定性爲不小也。**

今論執筆。執筆無定法，趙子昂謂當「指實掌虛」，可謂要言不煩。王獻之六歲學書，其父自後掣其筆不得，乃嘆此子終當有成，卽「指實」之證。至手執方式，愚謂各安所習可矣。若夫強立科條，使學者自由活潑之手橫被桎梏，誇張新奇，苟以譁衆，此乃江湖術士所爲，識者所不道也。

今論學書。學書之步驟有三：一曰用筆，二曰結體，三曰布白。

書人用筆一語，係指筆紙相觸所得之綫條而言，古或謂之「骨」，爲作書之最基本條件。凡言用筆，首辨方圓。方圓之分，形貌外須注意其使轉之迹。方者多折，斷而後起，昔人譬之爲「折釵股」。圓者多轉換而不斷，昔人譬之爲「屋漏痕」。以漢碑言之，如張遷、景君之屬皆方筆。褒斜鄐君摩崖、《石門頌》之屬，皆圓筆。其筆收鋒有內擫外拓之殊。前文已言之，茲不復贅。又昔賢遺迹中，往往有方筆圓用，或方圓互用者，其界限不可過于機械求之。

次辨輕重。用筆輕者，其效果爲超逸秀發；用筆重者，其效果爲沈著溫厚。書之使筆，率不令過腰節以上。二分筆身，分處爲腰。自腰及端，復三分之。至輕者用端部之一分，其書纖勁，所謂蹲鋒；至重者用腰部之三分，其書豐腴，所謂鋪毫。界乎腰端之間者爲二分。古鼎彝用一分筆者，如齊仲姜鎛、王孫鐘。二分者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盤。三分者如散氏、兮甲盤。漢石用一分筆者如禮器、楊震；二分者如張遷、衡方；三分者如《西狹頌》、《郙閣頌》。北碑用一分筆者如張猛龍、劉玉志；二分者如鄭文公、《石門銘》；三分者如文殊碑、唐邕寫經。唐賢用一分筆者如虞，如褚，如薛

曜；二分者如柳公權、沈傳師；三分者如唐玄宗、蘇靈芝。宋代徽宗、蔡京用一分，黃、米用二分，蘇用三分。元代趙用二分。康里子山、倪雲林用一分。楊鐵崖用三分。然此亦非鐵定不可易。有一人之書，先後而輕重不同者，褚書雁塔聖教用一分，孟法師則用二分。顏書東方畫贊、《中興頌》用三分。顏勤禮等用二分，宋廣平則用一分。李北海書李思訓任令則用一分。李秀《端州石室記》則用三分。清人劉石庵中年用三分，有墨猪之誚。晚歲妙迹則改用一分。亦有一碑中輕重不同者，如漢之衡方用二分。隋之龍藏等用一分。兩碑之額則用三分。甚至有一字之中諸分畢具者，魏、晉及北朝經卷中多見之。惟風格之厚薄與強弱，初不關筆畫之肥瘦。有肥而反薄弱，瘦而反剛厚者。學者所宜審也。

于此，有一要義，須深切注意者：凡用筆作出之綫條，必須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卽須有豐富之彈力。剛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卽須如鐘表中常運之發條，不可如湯鍋中爛煮之面條。如此一點一畫始能破空殺紙，達到用筆之最高要求。

書之結體，一如人體，手足同式而舉止殊容。言結體者，首辨縱橫。縱勢上聳，增字之長；橫勢旁騖，增字之闊。此每與時代、地域或作家有關。就大概言，殷、周訖秦縱勢多，漢、魏、晉、南北朝橫勢多。殷書甲骨刻文，殆純取縱勢。西周夷、厲諸朝，如大克鼎、散氏盤則用橫勢。齊楚諸器則率取縱勢。漢碑多橫，張遷、禮器、乙瑛、孔宙、夏承、華山等皆然。裴岑、景君、楊瑾、太室闕銘之一節則爲縱勢。吳天發神讖亦然。魏、晉中，鍾之眞行取橫勢；大王每用縱勢。唐歐、虞取縱勢，褚、薛取

橫勢。柳取縱勢，顏取橫勢。宋黄、米取縱勢，蘇、蔡(襄)取橫勢。此皆明白易見者。蓋諸家或相同時，或相先後，各取一勢，以避雷同。

次說偏傍。偏傍有左右上下之分，變化亦無定格。夫結體整齊，此僅後來所尚。古今人結字之差，常因部位之變換而定。王覺斯草書入神，卽以其善于變更偏傍位置也。古者如「子子孫孫」爲周器常語。「孫」在今書爲左右相配字，而周器銘率爲上下相配。初吉之「初」爲左右相配字，而不嬰敦則作上下相配。休命之「休」，爲左右相配字，師龢敦亦作上下相配。又左右偏傍所佔空間之大小，唐以來率與其筆畫之多少爲正比。漢、魏、南北朝則多不依此比例。如漢人書「漢」字，水傍雖僅三點，亦與右半大小相等，以對映見疏密之妙，不取平均也。又上下相配之字，上下亦不必相等。唐賢如歐書多上大下小，若茂樹之垂陰；顏書則上密下疏，如喬嶽之聳秀。

次論欹正。後世結體尚平正，至清代之殿體書而極。然是書之厄運，今談者猶病之。古則不然。周書如盂鼎、毛公鼎之類，勢多傾左；散氏盤獨傾右，自樹一幟。北朝諸刻，如龍門造象、張猛龍、賈使君、刁遵、崔敬邕等皆傾左；馬鳴寺尤甚。唐歐書傾左亦特甚。然觀者仍覺其正，無不安之感。蓋結體以得重心爲最要。論書者所舉横平豎直者，平不必如水之平，雖斜亦平；直不如繩之直，雖曲亦直。唐太宗贊王羲之書所云「似欹反正」者，卽得重心之謂也。

又五鳳刻石、李孟初靈臺碑之「年」字，《石門頌》之「命」字，末筆皆特長。「年」、「命」皆貴長也。評書者謂右軍、黄庭似道流，曹娥似孝女。結體之形象與所書之內容，實可一致。

三論布白。結衆畫爲一字曰結體。結衆字爲一體，而布白之說生。結體爲點畫與點畫間之關係；布白則爲字與字間之關係。一紙之上，每字各有其領域。著字處爲墨，無字處爲白。墨爲字，白亦爲字。書者須知有字之字固要，而無字之字尤要。潘安仁《秋興賦》有云：「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猿猴而不履。」夫人足所踐，不過咫尺，然使人步武能安，不虞顛隕者，則有賴于足所踐處以外之爲實地。若迹外皆空，如行椿上，則誰能履之？以之言書，即布白之理，有字與無字處，其重要同等也。昔何蝯叟善書，時有廖君亦擅書名。或問蝯叟以廖書得失。蝯叟笑謂「廖君只可書一字耳」。蓋一字誠妙，多字則蹶。此即言廖君但解結體，不解布白。書與人同，勢不孤立，集體斯安，猶布白也。布白之妙，變化萬端，運用之際，口說難詳。譬諸人面，雖五官同具，位置略異，人我便殊。又如星斗懸天，疏密錯綜，自然成文，久觀益美。明乎此，可以言布白矣。

論布白，但自分行之整齊與否爲其入手處。不整齊者，參差得天趣之美，以一行或全章爲單位；整齊者盡人工之能，以每一字爲單位。最古之分行，多主不整齊，其後乃漸趨整齊。此可謂由自然而入人爲者也。強分其類，約有三式。

一爲縱橫行皆不分者，其來最早。殷器銘刻，文字中時雜以畫繪，大小參錯，牝牡相銜，以全體爲一字。故字與字間，恆具巧妙之組織，互爲呼應，而痛痒相關。變化之奇，以此期爲最多。試一翻《殷文存》之書，即可見之。

二爲有縱行無橫行者。自一行于無數行，行式有空，而每行中之各字無定。周金大器，如不攖敦蓋銘文，但有縱行，隨式布白，妙變無窮。其結字多長。蓋其意欲字形不向外擴張，免與鄰行相犯；故寧偏縱勢，不取橫勢，有揖讓之風。試觀其首行「唯九月初吉」字，便可知之。與此同風者，以毛公鼎爲最著。秦諸刻石分縱橫行，權量詔版則大抵用縱行，其偏旁大小，時因行列之密接而變化，亦極可味。蓋縱行之布白有二要。一爲每行中字間之距離，二爲行與行之距離。作書布白，當解疏密。如西周之楚公鐘凡數器，每器銘辭，皆作兩行。鐘形上狹下寬，其中有一器，兩行對列，上極密而下極疏。鄧石如言「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通風」，此眞能曲盡其勢。蜀中諸漢闕，有只于中央題字一行者，若王稚子闕、沈府君闕，石身甚寬，故字之左右波挑，延伸極長。此蓋以控制空間，使全石皆在其籠罩之下。晉人簡牘，有縱無橫，其妙亦在不整齊。蘭亭帖凡二十八行，行之疏密相若，字之疏密不等，其布白至妙。故歐、虞、褚、薛諸家，模蘭亭各用本家筆法，然布白則悉仍其舊，不敢稍變也。石刻中碑志與摩崖分二體。碑志主整齊，分縱橫；摩崖主不整齊，有縱無橫（《西狹頌》、鄭文公等除外）。故碑志多尙規矩，而摩崖特多奇趣。如鄐君閣道、《瘞鶴銘》之屬皆是。鶴銘就石作書，宛轉異勢，上下相銜，山谷晚年最得此秘。

三爲縱橫行俱分者，爲人工方面之進步。在三式中最後出。其最早之例，當推周初之大盂鼎。其時當在成王朝，文辭與《書・無逸》至相類。繼起者若大克鼎，若宗周鐘，若散氏盤，若虢季子白盤，數之殆指不勝屈。然分行雖備縱橫，亦不過大體如是。出入尙多，非拘守絕嚴密也。至秦人刻

石，乃務爲畫一。工巧雖極，機趣反損。分縱橫行者，必畫界格，有書時當係有格，而後來去之者，若大盂鼎、虢季子白盤；有與格俱存者，若大小克鼎。然其格亦非絕對整齊。界格或作陽文，或作陰文，以刻作陽文者爲最早。第三式雖後起，其勢力最大，漢以下多宗之。漢碑多縱橫行，然在規矩中亦有權變，其各碑疏密亦殊。每格中字小則疏，如曹全、孔彪；字大則密，如校官、趙圉令。又就一碑言，亦有疏密。往往上半密而下半疏，若張遷、衡方卽是。此由就石上書丹時，不便循文爲序。依碑排文，橫列而下。初書上半時，手生字易大，故特密；繼書下半時，手熟字易小，故特疏。形雖不一，轉增變化之趣。漢刻或存界格，或不存界格。不存者多，如張遷、衡方等是；存格者少，如孔彪、張壽等是。存格與否，亦有其理。字小白多者，則多存格，蓋無格則太苦空虛。故字爲字，白亦爲字也。又漢、魏迄唐諸石刻，大字密集者，固不乏例；然多數皆字不滿格，往往上字與下字相距之空間，足容一字而有餘，所謂計白以當黑也。其字居格中，多稍偏上，此係人視覺心理。格中置字，偏上則正覺中懸；正中則反覺下墜。試觀印人製印譜，每頁捺印，必近上端，卽以此故。總之，列字整齊，至明萬曆以來，而漸造其極。萬曆中刻書字體，橫細豎粗，後世謂之「宋體字」，實由顏書演出者，特勻稱益甚。至淸世道、咸以降，以科舉風尙，庭對寫大卷，繩直水平，字皆歷歷如算子。雖工整無匹，然束縛性靈，摧毀天趣，驅千萬有用之人爲無用之物，爲封建帝王鞏固統治，眞書道之厄矣。

最後當一論時代與作家。昔翁覃溪跋漢朱君長題字有云：「書勢自定時代。」吾嘗嘆爲知言。時代云者，實卽在同一段時期內羣衆努力所得成績積果之總和，亦卽羣衆力量所共同造成之一種風

氣。凡係同時代人之書，彼此每每有幾分相近。此不獨書藝如是，卽其他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等亦莫不如是。作家崛起一時代之中，却不能飛出一時代之外。彼乃根據同時代人與其前時代人所得之成績以爲基礎，而以自己不斷努力，在此遺產上生產再生產而發展之。世間固無天降之作家也。試以二王之書論之。羲之變爲草，其源來自章。則自西漢以至張芝、衛瓘、索靖、陸機等各家之章書，皆其所據之遺產。而羲之省章之波磔，簡化以爲今草，其風亦非其獨創，而實自西晉開之。今觀西陲簡牘中西晉人諸書，已儼然今草；而其書人，皆非後世知名之大家，是其時民間已早有此一種書風，爲羲之所依據，更勤苦加工，發揮旁通，因得成爲一代之典範。下爲永師、唐太宗、賀知章、李懷琳、孫過庭，日本遣唐僧空海，以至宋之薛紹彭，元之趙孟頫，明之文徵明以至八大山人等開其先河。羲之草雖不尙波磔，然體猶近章；獻之源出父書，膚豐履厚，又變其父上下不甚相連之草，爲上下相連之草。往往一筆貫數字，生面別開。梁武評獻之書所謂「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者，當指其草書言之。同時羊欣學小王，故梁武又譏爲「婢作夫人」。梁人重大王也。此後書苑中遂有狂草一途。唐之張旭、懷素，明代中葉以後諸家，直至明末黃石齋、傅青主、王覺斯，皆自小王來。可謂別子爲祖矣。

染翰操觚之士，分道揚鑣，或尙摹仿，或主創造。夫學書之初，不得不師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臨古者所以成我，此卽接受遺產，非可終身與古人爲奴也。若拘守一隅，惟舊轍是循，如邯鄲之學步，此等粥飯漢，倘使參訪大德，定須吃棒遭喝，俯匐而歸。至于狂禪呵罵，自詡天才，奮筆伸紙，

便誇獨創，則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嘗見昔人贊美文藝或學術成就之高者，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語割斷歷史前後關係，孤立作家存在地位，所當批判也。今易其語曰：「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來，而能發展古人；後不同于來者，向來者去，而能啓迪來者。」不識賢哲以爲何如？願承教焉。

願夏廬詩詞鈔

願夏廬詩鈔卷一

嶽麓山中

獨向深山深處行，道人擁帚笑相迎。清絲流管渾拋却，來聽山中掃葉聲。

大石橋

大石橋邊莎草春，青溪兩岸柳條新。可憐舊日經行地，踏遍楊花不見人。

寄憶翔冬臥病牛首山

孤館吹燈坐海風，頭昏眼倦夢誰同。遙憐此夕荒山寺，天闕迢迢一病翁。

月下雜詩

紅樓幾宵光，漆鬢成秋草。如何團團月，不照青天老？假我奇肱車，乘之向蒼昊。俯視恆沙星，野馬空擾擾，蟊賊攢萬蠕，所爭唯一飽。列宇奮爾帚，八埏與蕩掃。陸沈豈不劇，太平在冥杳。

誰將一片月，委之在窮巷？以彼彌天光，照此醯雞甕。韜精古所許，投晤能無慟。長庚汝死友，萬刼誓相共。哀哀世間士，巢覆卵猶夢。滔天詎有終，同穴螻蟻鬨。

西城

滄江不可極，西城江之隈。不知獨何望，去去還復來？黃昏起秋聲，相逐南雁回。

雁聲

黃葉已滿地，雁聲猶不休。剩將水堂夢，風雨對扶頭。書帙成癡繭，燈窗似夜舟。荒荒吾與汝，天老替人愁。

題寒山寺

霜林冉冉寫秋容，夢斷楓橋夜半鐘。領取江山清曠意，不辭飄泊作吳儂。

夜雨寄翔冬

青天無盡淚，灑作纏綿雨。幽客淚未枯，畏雨如畏弩。燈窗搖酒氣，風條夢蟲語。胡牀坐觀兵，震瓦騰萬鼓。餘滴在南簷，猶作吞聲苦。念汝荒江人，懸吟方畫肚，仰天鬚何讐，向壁影失侶。牛頭青峨

峨，萬歲長壓戶。願天莫雨淚，願天但雨乳，取乳爲子酒，一飲忘二五。

麟昌師

禮懺觀心十二時，吳霜隨分點虬髭。郎當牛首巖前客，意氣龍堆馬上兒。

三月十九日龍華鎮觀桃花循江上遊眺

采春春已遲，稍嘆芳林碧。餘霞照空江，落日不成夕。剪錦猶千里，如練定幾尺。青袍承繽紛，忍付寒流滌。枯菀詎天心，成蹊徒在昔。思隨白鳥遠，怨與紅英積。吳淞似瀟湘，烟波暮何適？不見汀洲人，無言特自惜。

調翔冬

一個人間胡季子，朝朝抱甕臥窰灣。有時白日不肯語，看罷江潮獨自還。紗帽關門未足多，日扛鐺竈鬥巖阿。春潭皺面灤陽老，爛煮瓊芽奈汝何。

楊柳枝

江國三春花亂飛，臺城一夕綠成圍。南朝多少傷心事，天遣垂楊與發揮。

嫩翠輕黃欲化烟，赤闌橋外水連天。尋常一樣垂楊樹，栽向江南便可憐。

寄題北湖

曉風一舸壓天開，迎鬢垂楊無數栽。可笑長安胡季子，櫻桃紅了不歸來。

贈紀元

曉月照江城，破夢得孤娟。策策庭柯喧，一雁扶秋至。關河隔寒暑，不隔酸腸字。尺素拂燈窗，在眼鐵山寺。城南萬蠕趨，幽人柳生臂。坦坦遼東牀，乘霜數邊吹。蟋蟀亦宵征，誰肯喪其志？殺機迎酒尊，知費傷高淚。相望重九節，鴐鵝不相次。解攜便三載，蒼茫念斷鼻。神州門雞場，倚席吾何事。東風玄武湖，搖盪千紅翠，挐舟期子來，倘及春水駛。

十月二十七日翔冬招同仲子茂宣遊毛公渡荻花甚美

胡生不畏寒，避市如避虎。喚作蘆中人，支筇向荒浦。排空萬鷗翻，雪舞傞傞羽。花底明夕照，紅白互吞吐。春芳水流歇，蕭瑟天能補。平生江湖客，慣識回風鼓。津橋烟微微，歸犢時引侶。枯荷但垂首，對影黯無語。盃盡緩緩去，淩高思一翥。晚色同陸沈，安辨吳與楚。

題翔冬牛首集

荆高心事更誰論？問影猶存抱甕身。斜照荒江潮落盡，胡三今日作詩人。

十二月初五夜書事

西城飛火歲癸丑，今唯甲子踰十年。觀貨毀穰計卯酉，兵兒亦類星周天。窮冬抛卷且擁絮，異聲破夢牆東偏。傷禽聞弦胆已碎，決起衣帶重倒顚。中庭老杏頹無葉，枝枝照人紅欲然。蚩尤旗颺絳霄牛，摩空隱隱盤飛鳶。奇景生平詫未歷，落霞不數滕王篇。流丸紛紛復遠近，穴垣震瓦珠相連。拔關欲問安敢出，老弱牽挽魚潛淵。此時四方靜漠漠，有狗不吠癡蹲氈。倡變何人變何地？負手一夕千回旋。黎明犯險獨往覗，九衢金碧餘青烟。大功坊接驢市口，官街灰滅迷東西。蘇前切 黑廊磁貨馬馱了，堵牖能保兵所捐。扃鐍乃爲大盜積，鑿舟垂訓誡亦玄。禦盜無力須諱盜，弔者以目休嘍嗹。龥天方幸債帥去，去思得此良綿綿。君不見廣州一閧商團盡，秋宵爛額戶二千。又不見瀏河南翔剩焦土，持較寧止夔憐蚿。蕞爾百廛那足算，聊抵取石壓歸船。大府聞盜不即治，煌煌州敎張坊前。逃兵幾輩偶爾刼，驚竄失火民之愆。民阸其羊兵其虎，觳觫豈望牙爪全。民供兵掠例應許，一如餮虎資羊羶。「得大自由作土匪」，陝西郭堅語，堅據渭北時，嘗書此語贈人。買槍歸賣西莊田。

首夏北湖作

看熟櫻桃又一回，杜鵑聲裡綠成堆。當年側帽挐舟客，却向湖心踏土來。

南人歎

南人歸南不見水，朝朝出踏河陽塵。長風鼓炭羌吹嗄，滿城黴黴如涸鱗。老農奠淚當杯酒，禾插不得卒嘶辛。有誰呪稻令成麥？江頭帶刀皆北人！

題黃鶴樓

笛裡仙音不可招，雲山何事苦周遭？高樓日暮西風起，不獨東飛是伯勞。

九日遊洪山寶通寺

武昌秋氣喧，陰厓護春綠。牽車得招提，一豁流人目。懸磴破莽蒼，拂帽幾脩竹。峨峨祖師塔，歷刼森如束。林稍走江漢，一葉當千舳。披披日脚黃，篩柯金簇簇。萬象鬥孤筇，動靜各蠻觸。拳山起何世？天遣閱歌哭。多情桑門子，禮殿薦黃菊。足底鐘梵聲，凝祝和平福。宇宙具深愛，含生咸所腹。斜陽下汀雁，冥冥汝何宿？早晚西風深，搖落洞庭木。

對潺潺。

寶通寺雨中

秋燕又南去，招提長自閒。暮鐘江上客，疏雨夢中山。一塔齊僧定，千松寫古頑。微如虎邱日，小閣

十桂堂晚望同仲蘇仲英作

一載梁園居，撐窗楚天色。東鄰相公堂，衆芳親手植。賞心得二仲，招攜在水石。嵯峨仰寒廳，磴蘚掛山額。斯人實辛苦，十桂今有七。城頭獵獵風，霜林瘦如髮。角聲滿殘照，江湖餘一白。笳邊暮鴉團，萬象果誰客？新月倘可期，共話南樓夕。

與二仲遊龍華寺，並寄翔冬滁州

龍華寺裡新山樓，四戶八窗羅馬式。世尊却下大雄殿，趺坐洋臺看江色。當關老衲解迎人，胡牀不拒支離客。洪山一塔如在定，城外千帆幾時息。丹楓烏桕古番錦，自點秋光勝剪刻。西風早晚靜寒林，喜有青山來補隙。旗邊晚角又嗚嗚，聽似啼鵑聽不得。此時憶汝滁州城，能講三聲耳應熱。羊裘踏壁向黃昏，壓几琅玡高一尺。

四月十六日從諸公登掃葉樓，還循石頭城，至盋山圖書館，會飲，是夕逢月食二首

戰伐逃文酒，囂塵慕薜蘿。長吟迴白日，把臂得槃阿。江遠樓船隔，春歸芳草多。闌干小吳楚，晚角奈愁何？

雄城帶江甸，秘館壓溪雲。舊識西州路，來繙柱下文。鄰鐘礴妙辯，官燭寫微醺。顧憤妖蟆閔，天高誰解紛？

秋聲

謖謖山樓盪夜哀，西風如虎一徘徊。庭楸江柳從吹盡，莫遣秋聲到耳來。

漢怒江哀未肯平，青袍此夕坐嚴城。支離無那聞根在，撇了秋聲又角聲。

雜詩

狐狸亦當道，安問豺與狼？蝦蟆踞桃根，早晚汝猖狂。

連宵雨傾河，上樓烟水氣。誰謂天無情，此是洗創淚。

角聲滿城頭，獨玩盆魚躍。沸鼎之未沸，沸鼎真自樂。

著書辨一鈔，寫官皆博士。胡生太嬾散，匪敢惜蠻紙。不夜而閉戶，官衙兵捉人。藏頭特自幸，趨與龜筒親。短韻鬥雞篇，奔走郊與愈。胡騎晨飲市，雄冠奈何許。未春念春歸，羊裘得春半。白白苔地月，寫出江梅怨。雲外烏渡河，才通魚鳥路。自從買山來，三年不能住。萬哀天地夜，闔眼倘我存。窗明烏啞啞，何時斷鬪根？

戰後集劉氏廢園

荒園兵子赦，魂定一招攜。臥柳經燒綠，流鶯到晚啼。疑年呵畫壁，捨命拾危梯。鬢角星如斗，滄江更不西。

續月下詩

鴻荒萬刼來，月果爲誰娟？秋堂一杯酒，百問無一對。危轍破長空，孤行向何世？大風吹不揚，寒泉凍不壞。牆柯鴉夢深，耿耿月不寐。穹蒼到海水，看澈今古事。眞憐造物煩，今世復後世。落落月邊星，點點經天淚。東廊負手人，解汝懸眸意。

楚人昔悲秋，宵取蟋蟀征。月也苦無侶，和以秋蟲鳴。涼光靑漠漠，彌天閒搊箏。月語不到地，以蟲披其情。娟娟砌下花，含露何淒淸。休嗤蟲臂細，蟲歎乃月聲。

暮雲共潮生，天潑淋漓墨。仰頭哀窈窕，一如歌月蝕。冥念層陰上，淸輝定無極。萬峯擁水輪，搖盪銀海色。精魂掩猶照，此是月龍德。神行搏九霄，江山安能域！

缺月若魚口，噓噏吞白波。吞波不吞恨，奈此孤光何？織綃海底人，夜夜投其梭。掬淚添海水，還以飮孀娥。

江城霜角啞，曉月猶戀天。落林影已瘦，照夢不成圓。誰御羲靈來？後者加之鞭。坐使羣蠕動，蟻封鬩摩肩。既夜亦既晝，止沸終自煎。我欲驅却日，億載纖阿懸。月自不辭照，夢亦不解眠。

和翔冬雲龍山

當年席帽遊長安，征車三日留徐關。晚春弔古散躑躅，白酒吹香河水乾。城南一阜孤羆踞，觀榭低昂千里顏。百年戰伐無喬木，石骨天成負不去。牆東小桃亂人眼，蒼涼合與斜陽住。淪飆遂鶴却歸來，新詩讀了還揮杯。嵯峨舊夢盪檠底，雲氣連連戲馬臺。

成夏攝山

南風方鼓炭，山泉不忘冷。赤足弄潺湲，步步笙竽引。鳥變山知深，接葉天如井。石佛醉幽碧，遠鐘

疲衆醒。稍憐高處明，川陸何耿耿。一峯摶萬衆，齊州烟九鼎。名藍得靜理，背江避帆影。遺世不遺情，將識終自梗。誰謂山賓違，捨宅亦人境？日午羣籟寂，心與孤雲迴。孤雲征何之，虛廊盡甌茗。

莫愁湖

欹帽看山興不孤，風簷新見燕調雛。春芳簇錦沙淘盡，剩放荷花絕世無。玳粱迢遞歷吳天，水國烟鬟思渺然。雙槳莫愁能競去，洛陽應恨夜如年。迴雪吹香古大堤，柔波曾幾照旌旗？斑騅休繫東闌樹，愁損靑靑萬柳絲。

書閣古古集

子房匿下邳，義風震西楚。九死刑天志，明亡復見汝。蓄士萬黃金，收淚謁軍府。長策公競棄，吾屬今爲虜。河水不能西，榆園凋勁羽。誰可殺文山？留命亦何補。緇衣走關隴，落日淚無所。盪胸風雲氣，灑墨倘一吐。迢迢燕子樓，下召芳魂語。國亡士夫貴，百男不如女。能知關盼盼，惟有閣古古。

城頭

白地穿風枝，一片鴉啼月。虛廊悄移世，寒光晞我髮。牆西老紅杏，岸岸纔餘骨。城頭胡笳翻，羡汝

閉根歇。

二月七日戰訊方急，燈下與胡三誦詩，因話昔時臨川散原座中諷詠之盛

西府高吟隔死生，雲旗出入氣縱橫。祇今風雨危樓夜，強辨詩聲壓角聲。

江梅孤發不成春，摩眼年年苦戰塵。白髮一燈江海上，胡牀擁鼻向何人？

題呂濬畫梅爲鍾山

呂濬畫梅如畫竹，直幹撐空綴紅玉。顧盼高寒爲汝愁，孤霞天遣王幽谷。江城六月暑燔原，鍾季索題來打門。臨川不作倉碩老，坐對窈窕移黃昏。

暑夜苦熱，盧冀野過談，因懷瞿庵蘇州

散髮繩牀星作堆，撥燈蚊市鬨如雷。無端酒氣驚人夢，一個盧生高詠來。

明河低戶萬蟲沈，江海茫茫幾處心。却憶柳邊吳季子，閶門曉角替愁吟。

北峯僧院

梵唄聲銷換暮笳，橫江南雁一繩斜。山門呀軋無人閉，落盡風簷盧橘花。

同胡三陳仲子東天民遊劉氏廢園作並調胡三

觴社歌梁久寂寥，畫廊金碧亂塵交。寒林納納誰相護，留借明年燕子巢。

岸幘胡三一酒人，每尋花榭月紛紛。當門老圃憐蛾綠，掘得雲根不乞君。

吳氏鑑園

人境嵯峨賞寂堂，相公遺額點溪光。風簾一榻鍾山雨，助我秋心入莽蒼。

青溪窈窕練當門，岸樹吹香細浪溫。綠鬢闌干江漢客，看移歌榜到黃昏。

歲暮同翔冬連日爲近郊之遊，還集馬回回酒肆，示翔冬

支離事鑽龜，眞如龜在笥。近爲甲骨文字釋例，蒐討頗苦。寒窗耿秋燈，形影自成世。罷講魚縱壑，趁把入林臂。江山莽蕭瑟，斜陽有餘媚。千載弘農守，願夏良何味？曳裾與子遊，綠鬢幾莖異？前塵故了了，荒忽廿年事。橋頭今黃壚，滄桑到尊觶。鱗鱗西流水，東過化爲淚。看石劉氏園，看碑天界寺。看雲北峯上，看竹叢祉內。適野野轉窮，鬩市新避地。歷恬三椽屋，上客列童稚。刀邊大鼻胡，烹羊敵劉二。故橋頭庖丁，善治饌者，今已故。連連勸覆盃，夢夢對吐囓。吾生不解飲，觀飲亦成醉。歸去復不寐，九城翻夜吹。

為旭初題後湖看花圖卷

玉椀蘭橈霞影鮮，請君莫問海成田。羊裘未脫東風暖，花底猶堪醉萬年。
灞橋惟見柳毿毿，京洛塵多酒未甘。鞍馬少年不忠厚，看花何事去江南。

櫝兒磯水府寺宿

拳石當洪流，風濤不敢吞。崖陰古苔蘚，摩盪青天痕。神禹昔驅水，鴻濛萬靈奔。孽收揮巨刃，天吳喪其元。海沸煮不爛，雲霓此歊歕。松枏鬱以壯，猶見鬚鬣掀。我來一再宿，枕底雷長翻。爭牖走樓船，勞勞蚊蝨諠。霜宵起負手，大月如懸盆。寒潮金破碎，宇宙僧躬存。轉轉動靜中，造物眞遊魂。禪牀續殘夢，無待東日暾。

孟冬遊北湖，湖西齋壁間，舊見曾公孫有征篷七哀之句，今詩已爲人削去，尙記其韻。聊和一首

黃菊凋零塞雁來，微聞海水已揚埃。夢邊花草從陳迹，鬢底江山惜霸才。應識未妨譙子閣，望鄉誰上李陵臺。臨淮羽扇歸何處，落日還當賦八哀。

青溪集詩

園桃初罷榮，撫化情內傷。消搖踐嘉遊，濟濟託輕航。鶯啼悟春深，柳菀昧川長。靈景麗雙橋，擁楫翫溪光。鍾陵晚逾媚，雲水交茫茫。柔波蕩我心，窈窕懷瀟湘。載醪從元儒，高談極農皇。江山信無度，興衰故難量。神州崩騰來，跋浪到委王。觀濠亦何適，沸泉辨涼滄。晉士慕刑天，楚纍憤西狼。誰謂江海人，國憂澹能忘？屯泰理不齊，通蔽隨所當。感來聊揮盃，相期視塵揚。

春分後一日社集玄武湖，分韻得「滿」字「春」字

輕舠戲迴波，共惜春晝短。薰風味醰醰，煦面若引滿。城南支離客，蟄戶影相伴。良會協心期，遊目勝服散。出郭萬花明，湖山霞不斷。車馬旣喧喧，蜂蝶亦纂纂。浩蕩蟲天趣，瞥然千慮款。浮沈各有適，齊物或非誕。

堤柳綠如染，始驚江南春。憑闌對風漪，念我汀洲人。窈窕不可見，芳草日夜新。耿耿觀河志，百年豈辭勳。搏砂以爲石，碎石還成塵。聚散相周旋，終感天地仁。繁星點歸軿，張燈杯在脣。萬象故爲幻，一醉猶爲眞。

明日又集湖上何葵園宅分得底字

環洲何玲瓏，四面波瀰瀰。隔水望人家，盡在櫻花底。青袍昔遊秦，離尊弄芳沚。花前別江山，東顧長揮涕。夢影誰能磨，詩人思醆醽。念逝易酸腸，空有牆陰薺。當筵渝酒濃，深創倘一洗。柴關行復叩，君毋忘設醴。

又得願字

紅英撲人衣，隔宿嗟世換。冉冉今古情，念之寸心亂。團洲老倉姥，八十能健飯。殘陽梳白髮，花落不知歎。胡爲誇津梁，勞勞似雲雁。千悲緣慧生，三車亦何算。君看魚在水，相忘得所願。何嘗抛靑襲，沙頭采蘪彌。

戊辰上巳北湖湖神祠脩禊聯句

佳辰晴朗疾亦蠲，黃季剛 相攜北郭尋春妍。王曉湘 平湖落照沙洲圓，王伯沆 新荷出水纔如錢。汪旭初 蟠紅頫靑迎畫船，胡小石 淸遊俊語皆淵玄。汪友箕 就中仲御態最便，汪辟疆 或談史漢如茂先。剛 蘭亭嘉會挑湖沿，湘 風日懷抱今猶前。沆 亦有脩竹何便娟，旭 羽觴流波安足賢。石 登樓極目平蕪鮮，箕 柳花密密吹香綿，疆 遊絲牽情欲到天，剛 遠山窺人應䀹然。湘 山莽僧解折竹煎，沆 題名掃壁龍蛇顛。旭 擲筆大笑驚鷗眠，石 人生何必苦拘攣？箕 尺箠取半亦可憐，疆 焉用蒿目憂戈鋋。剛 浩歌歸去徐叩舷，湘 烟水葭薍延復緣。沆 落霞如綺明微漣，旭 夕嵐裊窕雞籠懸。石 今日之樂非言宣，箕 休文率爾聊成篇。疆

汀洲

汀洲芳草遠，落日不逢人。雁影在江水，羊裘得暮春。賞心成獨往，叩寂負嘉鄰。誰遣諸塵淨，歸舟月上新？

燕子磯榴花

江燕巢林無反期，山榴開盡水東馳。看朱成碧尋常恨，可奈花飛是夏時。

崔玖送朱櫻

春去閒樓燕不知，紅珠籠贈喜鄰兒。今朝忽憶長安遠，一歲櫻桃乍熟時。

高館

高館清歌日欲斜，流鶯勸我醉流霞。不愁鏡裡朱顏改，愁見春城楊白花。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數千里。欲將雙淚憑寄君，淚重雲深飛不起。聞道楊花能化萍，年年傾淚春江水。

楊白花，宛轉春光裡，晴雪濛濛曖遠空，惱殺雕簷孤燕子。飄泊由來爲汝愁，隨風何事入盧溝？盧溝鯉魚夜吹絮，化作浮萍莫東去。楊白花，飄飄不知處。聞道金城能託根，羌吹黃雲豈無苦。楊白花，誰相誤？乘回風，從君去，啼烏銜得須歸來，垂楊終是江南樹。楊白花，年年歲歲一相見。憶昔與君初值時，鳳城三月花如霰。無端中道颷風來，轉綠迴黃世情換。人間何處有天涯？咫尺珠簾是銀漢。楊白花，春已半，夜夜悲君君不知，西樓落月聞長歎。

廿六夜書感一首亦不知其所云何謂也

春來春去兩茫然，萬恨分明落眼邊。荷沼新開中婦鏡，榆階滿撒沈郎錢。遊神黃陌朝呼酒，溫夢青袍夜叩天。梵吹魚山成底事，陳王終古指潛淵。

移蕉

數寸芭蕉初種時，移栽今日不勝悲。薄身縱是禁風雨，浮世無如有別離。作佩贈人輸薜芷，拔心祝汝類卷葹。天荒地老孤根在，分付牆陰好護持。

寄題鴻春樓外月

鴻春樓外月，去汝忽三年。問影都無地，書空別有天。千燈舞夷市，雙槳逗湖烟。今夕揮盃處，酸風又上弦。

不寐

林烏聲斷夜沈沈，人事難量海淺深。不寐開簾對殘月，餘光猶許照孤心。

十二日天明時書

鳳靡鸞吪萬古寃，深悲到骨更無言。湛湛江水歸來好，解賦招魂是屈原。

五月三日有憶

天風嫋嫋壯江瀾，翠閣丹厓梟冢間。擁髻柁樓香帔舞，十年前過小孤山。

晨起見飛絮而歎之

青青一樹道旁橫，辛苦啼烏日夜聲。今日漫天飛絮去，始知楊柳是無情。

雨後莫愁湖茗坐

帶郭明漪勝洛濱，好風還淨襪羅塵。牽車了了西州去，不管荷花惱殺人。
窈窕林芳過雨殘，垂楊青到舊闌干。一甌寫影滄江晚，無奈銷魂是薄寒。

湖亭

菡萏吹香柳作圍，水西亭子剩鷗飛。晚山近在疏簾外，岸岸來看悃悃歸。

樓西八月八日夢中作

樓西眉月掛楊林，孔雀南飛此夜心。圓景空江獨歸客，潮痕何似淚痕深！

題樓

百尺高樓向水開，有人道此似瀛臺。東華塵夢那堪憶，一夕憑闌一百回。

聽歌

四座無聲弦語微，酒痕護夢駐春衣。年年花落聽歌夜，雨歇燈殘不忍歸。

題文潔畫障

擘嶽搏霄龍虎姿，寫留翠墨影迷離。秋堂拭眼分明看，頭白門生病起時。

十一月十五夜作

酒樓纔下又歌樓，萬事偏難一醉休。今夜虛堂風雨裡，雁聲扶夢向幽州。

寒夜飲馬回回肆有寄

照席珠光弦語騰，雪花紅戰酒罏燈。三更倒載君休念，殘淚成絲總不冰！

病中寄題北湖

獨臥層樓舊感生，烟波咫尺隔高城。湖陰柳色風吹改，休怪流鶯有怨聲。

廿日雨

鷗外騰雲千里同，高樓長望白濛濛。羅衣濕盡還惆悵，今日闌干是北風。

聽歌

霓旌龍笛萬人歡，莫惜歸車犯夜寒。遼左英雄水淘盡，燒燈猶許曲中看。

十七夜樓對月

素魄娟娟損二分，思量圓影暗銷魂。莫教畫水同魚口，傾淚成河祇自呑。
空外曾傳青鳥音，神霄夜夜苦相尋。荒唐《天問》無人對，誰會靈均九死心？

二月十五日同確杲白匋太平門明孝陵看花還飲市樓

幾日薰風上凍鱗，江南二月已殘春。飄櫻如雪君休歎，勉作花前倒載人。
城角淒于塞上笳，狂飈拶面起驚沙。青袍短策隨身在，滿眼江山對落花。
歸車馳道散驕蹄，入肆傾杯日未西。醉裏繽紛見花影，莊生物論那能齊。

願夏廬詩鈔卷二

竄身

竄身鄰烏蠻，支離劇投沙。萬幻惟夢眞，枕上還若耶。春風吹漢旌，茫茫天之涯。故人不可見，吹落山中花。

題瓶中海棠

拭眼東川見海棠，瓦瓶託命倘能芳。廿年夢影憑誰問，雙樹紅雲「北學堂」。

李園辛夷高五丈

二月韶光特地新，擎天紅袖倚樓人。鳳城縱有花如錦，輸與烏蠻得早春。

垂楊

渝州花國少垂楊，乍見纖腰却斷腸。今夜臺城殘月下，娉婷萬樹付朝霜。

辟疆目山茶爲「蠢花」

桃柳紛紛未足誇，胭脂開靨寫山茶。持門健婦誰堪比？漫被詩人喚「蠢花」。

牡丹

未到清明綻牡丹，翠樓猶自怨朝寒。玉容洛下如曾識，負杖風簾子細看。

雨中遊李氏園同子離白華

池館宜人地，衝泥復此行。稠雲盪松氣，靈雨溼鵑聲，語默成移世，孱顏阻望京。雙江爾何恨，日夜自東傾？

台兒莊大捷書喜

乍有山東捷，騰歡奮九州。不緣誅失律，安得斷横流。淮渙屏藩固，風塠早晚收。低回思白羽，一寫旅人憂。

觀劇有感示旭初辟疆

到耳驚鼙鼓，支頤想漢符。艱難定秦項，矯捷仗巴渝。叠叠梨園奏，遙遙樂府趨。近聞徵組練，無乃爲東胡。

散原先生輓詩

絕代賢公子，經天老客星。毀家緣變法，閱世夙遺型。滄海吞孤憤，謳歌役萬靈。纖兒那解事，唐宋榜零丁。
昔侍臨川坐，從容識古顏。道儒無異趣，岱華各名山。溪上宵談虎，航頭醉買鯿。淪飄慼陳迹，東望淚潺湲。
莽莽焚林火，豺狼滿九衢。守經嚴內外，攢棘斷踟躕。天意成完士，人綱重餓夫。千秋雄魄在，長有疊山俱。

首夏牛角沱酒坐呈同席諸君子

江閣能延勝，流人暫破顏。揮杯分內水，列俎象巴山。未覺炎蒸苦，翻愁日暮還。烽烟成共命，珍重鬢毛斑。

燈下

巴蜀皆吾土，飄搖豈異方。客衣燈下薄，城角夜深長。桃李身相代，皮毛義不忘。空庭瞻列宿，耿耿怨弧狼。

中原

倭行速如鬼，飛火入中原。楚塞成邊塞，夔門即國門。剖心衛江漢，拊背慮襄樊。早撤談空坐，牆頭鐵鳥翻。

山庭

山庭朝萬蠕，向夕益紛紛。掛月勞棲蝠，燒燈畏聚蚊。長歌蚓懷土，端拱鼠求羣。惡鳥窺簷坐，休令稚子聞。

「桐淚」二首夏五六月，梧桐枝條間，糝白綿如雪，隨風遠颺，人謂之「桐淚」。昔年居武昌，樓前有雙梧桐，大皆逾抱，夏日淚不絕，頗觸客懷。今來渝州又見之。渝州無垂楊，此可當楊花也。

炎節驚看柳絮飛，多情梧葉綠成圍。朝來萬斛經天淚，偏爲流人點客衣。

席帽闌干夢影中，粱樓愁憶夕陽紅。飄綿江上應如故，縱化浮萍也向東。

夏夜樓集

卜夜客逃暑，淩高酒伴星。月江搖曙白，松嶂沒春青。扇底叢歌哭，燈前列醉醒。嚴時旌竿密，歸路影亭亭。

雨

一雨炎威盡，奇勳盪寇同。悽然憶蓴菜，不必待秋風。傾峽蛟湍壯，需沙鷁首通。涔涔還向夕，魂繞九江東。

哭瞿安

海島飛妖火，神州暗虜塵。飄搖同命客，冥漠不歸人。漢月霓裳破，蠻花金齒春。眞成配楊愼，豈獨擬焦循。

古柏雞籠瓦，高荷桑泊燈。春秋開講席，風雨閟書棚。聲律工無匹，尊罍病亦能。卅年鳥過目，溫瘳影騰騰。

嘉陵數行淚，何路寄姚州？蘊瘴憐歸骨，傳烽託斷愁。殺君狂寇在，念遠暮山稠。白髮王夫子，王伯沆

呻吟尙石頭。

題佘蓮裔所書碑

龜書纖纖託般契，降爲齊化稻有采。漢京千碣誰最工？西維「楊震」東「禮器」。烟霏霧結天人姿，登善張之變歐勢。薛曜「石淙」諸別子，暢整「淸河」薛難弟。道君晚出號「瘦金」，政不堪君書則帝。折鋒業嶽角垂芒，運刃飛騰亞辭鼻。著空意多著紙少，綮車始輪取徵至。青氈書肚三十年，西來乍喜得蓮裔。巴俗好利生好寂，落筆便到大觀字。冥探薛暢酌兩豐，治書如史窮姓繫。四郊投奔尙操觚，一任旁人笑齊氣。熊蹲猊怒徒擬肥，獨鶴銜霄世孰比。打門昨日送新碑，山窗起蟄秋雨霽。惡札滿眼紛於蠅，且當涼飇坐解穢。

後苦熱

赤曦沸江金石流，渝州八月如火州。防空銕鳥那足懼，蚊矛螻戟橫淸秋。河朔戰士血雨草，六街苦募寒衣早。汗膚印鼻呼蒼穹，幸迴此熱留禦冬。

霧

炎飇夜揮箑，一雨朝裝綿。萬象蝨處褌，霧來失坤乾。丈夫事羈旅，安用膏自煎。神奮八極外，鴻濛

爲之穿。牛頭青巉巉，雙塔涌矗天。大江白練去，瀟灑秋光鮮。鷹背俯雄城，萬瓦參差烟。秦淮金粉水，風過餘飄弦。粼粼粲泊波，搖影鍾巒連。修槐馳道張，轂擊人摩肩。黃雲布四野，蟹筐不論錢。風景何嘗殊，物毁心能全。逍遥莊叟遊，拘拘夔憐蚿。

七月三十日書悼

索索猶憐刷翠眉，天西拂菻旐歸遲。晚風嗚咽嘉陵水，如聽樊南說袞師。

題酈衡叔所寄畫

烟樹溪橋似董源，緘開便聽水潺湲。張燈釘壁殷勤對，客裏從今有故山。

陳仲恂以長句見懷次韻奉酬

奇山萬口張夔巫，攬勝今知馬肝味。柴門東望烽燧接，雙江繞膝歸無計。彈指樓閣俄住壞，何處華嚴湧初地？炎宵夢破繩床平，仰天欲問星如淚。羈旅陳侯忽見及，嶽嶽端明誰敢配？空舲三上湘綺翁，橫値時賢異標置。卅年世變風轉燭，獨把來章嗟往事。秦淮煙柳更何人？君倘與續《板橋記》。

賦得王胖跳井得「肥」字五言八均

有井都難跳，王兄苦太肥。向來貪食肉，今日劇牽機。口小原容桶，腰粗却障屏。絕裾期一躍，懸烏頓雙飛，格格喉撑鯁。圈圈帶束圍。黃泉何可及？赤壤亦無歸。螬李行看盡，蛙歌聽漸微。埋人誇體胖，到此始知非。

送子綝隨使德意志

搏風輕萬里，列燧照飛輈。欲斷匈奴臂，寧從若士遊。鄉音鍾阜絕，殺氣柏林秋。送客身爲客，淸涪寫獨愁。

牛角沱秋夜餞子綝

植檻因江美，停鑣及露團。書空問牛斗，投暗惜龍鸞。烟語飄燈合，灘聲壓酒寒。西征君記取，巴國是長安。

送君采將兵黔中

彎弓秋雨晚蒼蒼，看汝橫戈向夜郎。馬足關山石濤畫，不同「無社說封疆」。「無社說封疆」，石濤題畫句也。

獨坐

雨窗耿深燈，形影自成世。夜久茶甌空，獨坐理秋味。階蛩眞我客，幽弦苦相慰。羣生此罷戰，養瘡黑甜內。誰言眞宰智？動靜終自蔽。涼颸適何來？一葉冷然墜。悠悠太古情，漠漠與之會。

哀酈仲廉

入門梵唄聲，鉥眼漆光黝。生前不解飲，此日奠盃酒。世亂新鬼多，人脆不如藕。逃死翻得死，萬里多此走。夭枉誰殺汝，切齒疾倭狗。來命知何日，奈何先謹厚。杖母則有母，牽女則有婦，母婦血面啼，蓋棺子聞否？阿舅老病風，絲命縣虎口，寥中望子歸，魂莫惱阿舅。藤廳舊書堂，修竹綠四牖。兵火縱得全，失主終莫守。畫被攻二篆，矯矯斯冰手。他年訪遺墨，蛟虯倘在藪。高秋涪山暄，蓬顆大於斗，陵葬與澤葬，達者復何有。病瘧無死法，一藥不可歐。中醫使西藥，誰當掣之肘？

聞柝

兒時喜寒柝，伴我讀書聲。漂蕩頭今白，崩騰寇未平。巴山纔一夜，京國正三更。無恙城南月，宵宵奈獨行。

白華邀同仲子確杲諸公聽董蓮枝詞，喜衡如新自成都至。

巴蜀誰言若比鄰，江樓邂逅乍眉伸。君看急管哀弦裡，盡是亡家破國人。
水閣秦淮燈萬星，董娘秋老唱《聞鈴》。郎當此日同爲客，夜雨千山忍淚聽。
望鄉峽裡悲江令，念亂橋邊遇柳生，桑海徵歌莫辭遠，曲中猶有太平聲。

白沙山居

壓瘳重重肺腑山，江流何日解連環？林花且伴潛夫住，溪月知經故國還。觸霧澆胸宜白墮，趁墟帕首學烏蠻。羈棲未覺飄蓬遠，喜見春田雉子斑。

投沙

削迹非充隱，投沙豈恨枯。道憑稊稗在，人應馬牛呼。野色古蠻錦，蠻容淺絳圖。溪橋輝夕照，牢落影能俱。

鷰來巢

流人厭爲客，汝更客流人。塵幕聊堪住，雕梁愧久貧。圖書隨點汙，風雨益情親。明日長鑱出，爲渠

覓澗芹。

買小雞飼之，戲柬禺生。

山庭縛落無一丈，稚羽籠迎如大將。鄰翁相鳥賀得雄，從此幽窗聞曉唱。求時於卯莊所識，小冠菽發翰音宜。主人但取不鳴雁，長夜膠膠是殺機。

柟以春時落葉，色如丹。

驚看飄籜下芳叢，不是霜林也自紅。秋士逢春心更苦，衹將柟樹當江楓。

釣絲竹婀娜，有垂楊之容。

花落春深山自寒，新陰乍喜翠檀欒。白沙三月無垂柳，席帽迴塘寫釣竿。

楝花

草長春袍未剪裁，東風早見楝花開。水堂一夜籠燈悄，恨欠乘濤石首來。

刺槐

獨訪槐花灘上村，斜陽啣膠似能言。吹香馳道茫茫雪，驄馬羅衣入太原。

日落

日落半天赤，未夕江已霧。豫愁來日熱，臥轍魚涸鮒。烽烟與炎瘴，五載西南住。春江渴不解，浩蕩徒相誤。負戴竄白沙，啼鳥成旦暮。桑門何自縛，三宿不同樹。憑高苦遮眼，千巖綠回互。邈邈山阿人，蘿帶應如故。夜光死又育，臨此澹泊路。皎兮亂人意，歸來獨掩戶。

哵雞篇

新拜哵雞翁，雙雞忽盈抱。其冠霞峨峨，其羽雪顥顥。引吭鶴無色，奮距貍可討。憶昨籠致初，將養矢同保。棲弋搴春筠，登盤薦秋稻。晴遊謝朝陽，雨宿防流潦。截脂當蓄艾，浴沙爲驅蚤。惟天有大德，分命及小草。母物神所府，結一聖之寶。夙聞狎鷗馴，今解豢龍好。取食必就掌，呼名輒頓腦。雖微談玄窗，且伴吟詩島。樹柵妒鄰童，闚牆走村媼。老夫狡獪耳，莫便舉有道。

蘆溪三詠

石橋當道䏶，能立那能破。空山一夕雨，水從橋上過。新橋

涯涘不辨馬，馬灘轉無聲。聲聞竟誰在，還以參馬鳴。馬灘

登高望四方，雲山匝如筊。我有風憐心，雲山遮不住。白蒼山

白沙大瀑布

江上羣峰逐霧開，柴關負杖首頻回。南山飛練三千尺，認取吳門白馬來。

子規

吳語蜀不解，禽言無異聲。山山子規鳥，昔昔故園情。紅引菝葜盞，青芼湖蔣羹。若爲聾兩耳，伮汝復江城。

食龍眼解嘲

不尾紅塵貢上都，瀘戎此物亦稱姝。縣門嗔寇車輪大，何意饞兒喚荔奴？

贈白匋

舫頭絲管夢中春，塵涴當時白練裙。今夜臚溪煙樹裡，空留殘月照流人。

聞董蓮枝赴金城江

解唱《霖鈴》是董娘，流人一聽鬢如霜。無端今夕沙頭月，又逐歌聲入夜郎。

山村

山村過雨淨無塵，孤鳥翻空白似銀。明滅斜陽秋草綠，全家二載住江津。

白沙鎮出名酒，種秫釀之，號「紅茅燒」。土人好飲，每出輒逢醉者。

江村地僻足人烟，一飲「紅茅」斗萬錢。日日街頭逢醉客，去年誰道是凶年？

夜

微嵐成薄醉，眉月向人低。社鼓村巫寢，林荒老鴂啼。坐山癡自繭，瞻宿景如圭。幽客知相憶，燈窗參伐西。

山樓

夏水騰騰去，山樓番番曛。無爲悲寂寞，幸自有風雲。天闊岳圖渲，川陿海若聞。來朝覆蕉葉，修竹起彈文。

黑石山瀑

懸流亦何恨？號怒向空山。明射晴虹絢，天虧軫石頑。大聲續皇古，無語到人間。偃仰巖栖暮，飄花與破顏。

題所居莊

敢道飛蓬苦，私憐僦廡新。焚巢無鐵鳥，佐飯得江鱗。率土終思漢，全身豈避秦？四方消息梗，日問綠衣人。

江樓

長安西北山無數，建業東南水幾何？眼澀眶捐都不見，江樓惟有夕陽多。

雨夜偶題

夜久羣籟絕，叩門惟雨聲。淙淙穿闇來，慰我羈旅情。一燈山打圍，寸焰奮微明。耿耿自終古，寧與魑魅爭？拂几海棠枝，衣錦事宵征。辭根託瓶水，及爾皆寄生。朝來飲大江，春半流猶清。增波而揚濁，念之意屏營。物以不齊齊，淹留欲何成。馳懷層霄上，月爛星縱橫。

溪晨

搖夢千⿰糹歷曖曖青，斜風吹雨伴孤行。向來蟲鳥銷沉盡，辛苦寒灘日夜聲。

答剛伯見寄之作

瓶枝輝笑靨，驚見故人書。地迴空聞鵲，山圍却得魚。東歸縣痦寐，北顧守趦趄。拂檻荒雲起，吾今正索居。

納納嘉陵月，遙憐隱霧深。蒼官身自白，若士瘳能尋。寒柝瘖孤籟，春燈照萬心。知君抛茗盞，嚮壁一沈吟。

贈劉東生之迪化

天南萍聚萬流人，滇海蒼濤冬自溫。掠面風梅如雪亂，送君今日向烏孫。

解酲

吸盡清滇不解酲。斜陽攜影上危亭。招魂誰似幽都好，欲把靈均換但丁。

食蔞蒿作並序 蔞者，蒿屬，以始春芽，芳脆可爲茹。荆揚洲渚間，處處有之。詩言「刈蔞」名實古矣。昔在江東，春時携童冠，遊燕子磯，登望荻洲，產蔞特茂。江上隱者高翁設饌留客，以之芼魚，味殊清異，亡友胡翔冬極賞之，賦詩有「鱔煎」之句。自海宇沸騰，避寇入峽，七載不嘗。頃緣赴講來昆明，齋堂會食，薦俎有此。感物思舊，泫然成章。

益州萬里道，小草自同根。下箸逢鄉味，霑巾斷客魂。清嘉詠桑泊，奔峭限夔門。蓬顆東風綠，孤懷更孰論。

湖上望桃花林搖漾至美

春風何處來？淩波布青紫。空江濯錦人，渺渺無乃似。娛憂託芳草，楚客懷湘芷。中原萬里深，孤嫪倘可倚。躑躅西樓月，初暉照隱几。

讀臨川集

拗相荒唐事有無？繩昏警惰祇危軀。蹇驢早晚鍾陵裡，重起斯人賦雁奴。

誦詩

散憤南山罌未陳，高天板板蕩孤呻。誦詩頭白胸情異，不取風人取雅人。

讀高僧傳，感法顯事有作。

顯公朝佛國，逍遙詠智海，忽然感白團，懷舊淚盈琲。神鑒不嬰物，梵晉得幾里？內外一以齊，哀樂復何止。昔聞謝康樂，妙會涅盤旨。及其著詩篇，情識還相掎。憤懣弔廬陵，支離慕枌梓。通德無乃蔽？斯人亦自矢。積微遂成色，運悲緣幻起。正緣色不立，是以悲長在。杲杲慧日光，惻惻遊方士。釋卷攄所思，風花紅繞紙。

憶北湖

陌上千花爛熳開，流鶯歎我不歸來。迎船春水醲於酒，飄絮何人勸覆盃。

夏教授稚子廢學賣報

堂皇國子一先生，索飯嬌兒何處行？赤脚長街呼「賣報」，喃喃猶似讀書聲。

客有馳書告冬飲翁餓者，蘇宇奔走醵資以賙之。長謠敍悲，幷贈蘇宇。

婁湖夙棲肥遯士，冬飲高節吾所尊。數椽寂寞古臺下，陷賊詐死長閉門。竇窳甘人狐鼠壯，老不得

出誰相援？六代斜陽照擁鼻，但許飛鳥親微言。昨來有客疏近事：妻孥絶粒難圖存，燒薪縮屋餘者瓦，采梠充飯調以蘋。先生堅臥猶讀《易》，首陽蘿葛行將捫。蒼鷹水擊病初起，乍聞斯語聲暗吞。在昔南雍厠儒彥，英英槐市如雲屯。陳侯伯弢通博踵伯厚，四明學派推承源。季剛說字千鬼哭，勝義欲固揚許樊。刊度玉琯定宮羽，霜厓聲律眞軒軒。就中胡三最横絶，哦詩睥睨飈霆犇。羣於翁也服玄覽，逍遥頓破風與幡。廣敷文史張五館，卽談空有窮祇洹。按劍時或笑毛李，高詠頗亦尋謝袁。天關攀松寒月碎，吳波轉絮春酒溫。一夕妖鯨攪溟渤，從此流血漂乾坤。罘罳射矢鐘簴燼，衣冠顛倒西南奔。家亡負戴同上峽，前遊麰沒隨沙痕。巴山黄霧戰瘧鬼，滇池白浪搖羈魂。天涯邂逅一蘇宇，牽犬賣藥謀朝飧。欷歔對影刺桐底，江表往事那可論。俊賞十九成異物，掛眼蓬顆宿草繁。冬飲頭白獨留命，待歷龍漢觀塵翻。志士溝壑固其分，飢腸綫仄人紀根。南州今年物賈踊，市糴米柘鈔萬元，餓死正須別早晚，嚶鳴尚解念舊恩。推食寄遠恨薄少，呼救四嚮晨迄昏，潤轍呴沫濟涸鮒，焚林冐餤哀窮猿。乞鄰誰謂非直道，止渴不挹盜泉渾。當日冬飲遘風疾，精氣荒忽周穸窀。蘇宇奮身抗斗極，鍼石運手甦殟顚。萬金良藥贈不惜，處齊蝨視陳修園。令瘖能言蹶能起，神功遐邇爭騰諠。邊頭赴急忘烽燧，素交百世諧箎壎。多君獨行合作傳，勢家紳佩紛接轅。《伐木》廢矣朋友缺，義風拌使澆俗敦。淪飄寡助坐自愧，脰捐東望脊嬋媛。《哀郢》：「心嬋媛而傷懷兮，渺不知其所蹠。」

書與阿慶

穉龍一夕便凌雲，髡柳三春也出羣，堪笑堂前老松樹，經年不長兩三分。

如何是西來意

霏霏寒雨溼征衣，客裏無家何處歸？記取打銅街下路，亂山圍坐喚咖啡。

暮步涪岸口占示圭璋

撲袂風槐颺客愁，嘉陵晚色酒新篘。君歌莫數蘭成賦，歸去江南已白頭。粱殿飄螢昔夢孤，吳霜空自怨塘蒲。明窗如練休回首，趁取臺城擁著書。

星光

夜色安羣動，星光媚獨吟。浮浮瞻斗極，耿耿答天心。杖溼知身在，江空怯影深。泰平待冥漠，居陸幾時沉？

呈貢羊落坡榴花

羊落坡頭紅淚新，燕碕掛瘳幾由旬。風林二月猩裙展，誰笑榴花不及春？義山詩：「淚笑榴花不及春」。

戲題

斷爛文章筆者誰？猶勞起例辨澠淄。三科蠹飽今何世，貰酒東門賣餅師。

客有訝余久不出者

仰屋從移世，呵圖敢問天。溺灰扶死氣，穿榻訝窮年。林燕窺人嬾，風萍度絮先。牆東看孤壘，名怯入儒傳。

憑闌

飛車聲裡客憑闌，花亂鵑愁雲自閒，斜日高城望京洛，苦遮人眼是蚴山。

咏木香

百里香風接墊巾，海頭春色富歌顰。若爲喚起虞山叟，來咏花開白似銀。

聞鵑

晞髮聞鵑願耳聾，待磨樵斧斬青松。宵來酒醒月在水，瘮下江南天闕峰。

風沙

日日清滇畔，風沙占好春。染衣君莫惜，愛似舊京塵。

爲金生啓華題松林坡所出富貴塼墨本

漢家重儒術，經明緣祿利。班生晚撰文，直言無復忌。如何慕勢心，挾以入幽隧？鬼猶頌富貴，蒼蘚不蝕字。巴蜀事錐刀，此俗至今厲。所以嚴君平，湛冥風百世。

遙和季剛聞雁之章並引

壬申癸酉間，季剛避地舊京，有聞雁七言曰：「白雁南征且未閒，紛紛朔氣度榆關。瀟湘自是多菰米，莫爲春風憶故山。」意言彼時北土逼寇，阽危尤急於南也。今忽忽逾紀，曩句都不省憶。甲申春，余客昆州，有宣威陳生爾泰忽於書棚中獲其遺迹，相眎。筆墨尚新。幽明路殊，流人蓬轉，瀟湘莫涉。嗟乎！使季剛尚在，其崎嶇激厲，不知更何若也。對簡悽慨，爲詩云爾。

茫茫生死問黃爐，隔紙斯人疑可呼。今日投身無雁地，春山得似故山無？

重題文潔畫樟

龍顛虎倒茫茫刼，鳳薄鸞淪箇箇身。紙上孤根燒不盡，巒山留對夜吟人。

綠陰

二月山庭已綠陰，南中地煖易春深。漸看候鳥來將子，時有風花解點襟。生意競同幽草出，鄉音還逐海波沈。一身萬里吾何恨？喚取飄笳伴獨吟。

四月十六夜，昆明遇董娘，爲吾唱《聞鈴》也。

弦急燈殘瘦影微，《淋鈴》聽罷淚沾衣。天涯猶是秦淮月，留照歌人緩緩歸。

卽事次韻

壓髻雨聲寒，燈輝宵已半。醉醒俄頃事，悠然若世换。太平在長夜，鳴雞無戒旦。聞根苦未欲，簷滴送微歎。濁酒不我欺，丹顏賴紅絢。飄颻荒忽中，何處著憂忭？一鍤不時埋，一尊幸時薦。人生復何罪，天遣閱妖亂。慕遠輒憐風，懷歸欲乘電。

又

百年夫何窮，尺捶日取半。山樓綠陰合，淒然春色换。苦憶團洲姥，烟波荒昏旦。長網遮紫鱗，花落不知歎。吾生譬行文，安問淡與絢？雨歇池萍高，日出林鳥忭。淸酤或屢鬬，寒泉亦堪薦。陳編充

座右，紛紛聒治亂。讀書妨作樂，漫詡目如電。

直士篇

國危思直士，龍逢首批鱗。刑傷誠無補，正氣賴以伸。訥訥霜臺長，伴食空逡巡。狐狸亦橫道，獬豸不敢嗔。一去豈辭責，尸位十五春。言官誤國是，厥罪恩倖均。褎袂賦小詞，哀怨寧足稱？鬚髯磔如戟，泣則近婦人。

題畫鴨

估船紛紛下釣磯，鴨兒何事也沈思？江南三月栽秧雨，一夜平蕪綠滿時。

翠湖茗坐同爾泰

藕風菱月地，清絕似江南。得子忘爲客，擎甌亦自酣。濠觀雖信美，樹宿或成貪。來日巴山路，相思問夕嵐。

題樊樊山書軸

太液波翻柳色新，宮娥猶識細腰人。流傳翰墨羣知惜，木印當年也作塵。辛亥秋，樊攝江蘇布政使印逃，署理

者不得已刻木印。

楊白花

楊白花，誰說歸來好。花落江南不見君，鏡中應惜紅芳老。高樓擫笛玉關聲，相思一夜隨春草。

秋病三章

腷膊雄雞聲，荒忽辨屋瓦。殘星若淚珠，猶爲長夜灑。

秋病眞石交，不棄支離人。餅疊奈何許，報之以孤呻。

寢中與鬼戰，及醒但苦寂。咄哉養生言，躊躕向四壁。

重陽雨

聞道重陽雨，瀟瀟是涇冬。不乾憂后土，如醉仰天容。田雀飢仍噪，溪花晚自穠。闌干思往事，無淚也沾胸。

蜩樓

顧夏傷高足此生，淹留蟋蟀笑無成。挑燈往事紛如葉，一夜溪橋雨打聲。

寥回

波潾雲片休重問，空局明燈未有期。底事斷腸拋不得，淸滇萬里寥回時？

僦舍種樹

短短垂楊手自栽，籬根雞鶩莫喧猜。彌天待展黃金縷，免向鄰家借樹來。

曉星篇

曉星若殘淚，掛我東簷端。睒睒無久輝，耿耿終自彈。迴波念舊恩，飄風倏移山。棄捐豈不劇，寂寞誠所安。平生感若人，投分歷艱難。霑衣龍頭雨，濯影淸滇瀾。此恨當何極，百年良易殫。去去無復陳，啣鑴肺與肝。憶君君不知，引領願加餐。

雨夜

東風三日雨，佚我以寒氈。擁鼻燈含霧，窺窗漆抹天。冥冥醜能掃，滴滴寥皆穿。逃世餘長夜，雞鳴又覺賢。

高城

高城笳歇暮潮生，天北天南片月明。今夜捲簾看海色，淸光幾處斷鴻聲。

服藥

服了朱砂夢不成，胡床拄頰覺秋淸。長宵誰是幽人伴，愛聽芭蕉雨打聲。

樓陰

栗烈樓陰鵲啄苔，蒼茫海水夢生埃。寒松不壞斜陽色，微許孤笻問影來。

春晚

春晚桐花白，江寒魚浪深。向來悲飽照，不敢怨盧諶。弔客蠅堪託，長鳴鳳豈瘖。無端憑楚老，行酒愴浮沈。

安適

冉冉牛低戶，棲棲雁拂河。挑燈驚夕永，聞角厭兵多。出世吾安適，觀天願不磨。風庭下梧葉，飄轉

莫隨波。

北湖

皺面柔波綠勝苔，風花舞雪入船來。北湖千古銷魂地，投老猶應醉萬回。

雁聲

遼廓茫茫海水青，庭柯風語怨飄零。投沙十載不聞雁，今夕溪橋擁絮聽。

負手

負手斜橋看夕曛，楊花拂水亂於雲。江山都在鵑聲裏，只是高樓不得聞。

題大隺山人年譜，出其女夫戴亮吉筆

公子仙才睨古今，不將台鼎換清吟。聲家分王彊村老，況鬼何來也入林。近世詞伯但當推朱、鄭，或以況夔笙，非其倫也。彊村晚年極稱況，以況貧鬻文，欲益其進耳。況貌奇醜，羣戲呼爲鬼子。

詞人從古住吳城，腸斷方回有應聲。踏壁瘴山一惆悵，琴臺秋色與雲平。清末詞人之卒於吳者：王半塘、胡硯孫。買宅終老者，則大隺、彊村最著，不獨宋之賀、吳諸賢也。

結集韓文李漢宜，千秋冰玉映參差。寧同癡絕微雲壻，能范康成是戴逵。

題王陶民畫垂柳雙燕

千年顛頼淮南月，長照畸人畫柳枝。今日春光君不見，無邊金縷燕來時。

贈張桂軒張京劇名武生，年八十六，猶登臺演趙雲斬五將。

飛叉已失俞毛豹，長靠空憐楊小樓。留得昇平前輩在，高歌今日蓋南州。

觀陳伯華演宇宙鋒

宛轉歌喉一串新，漢濱如見弄珠人。乍逢趙女來秦殿，何減梅家有洛神。剺面淒涼傳古恨，批鱗慷慨奮微身。繁燈急管移情地，莫向遺編問假眞。

同白匋作

迎客鍾巒不世情，秦淮潮落晚來淸。白頭待續《東城記》，坊陌熙熙盡後生。

陸八河房戴四船，當年幾輩遇眞仙。縷衣玉笛皆塵土，賸聽荒波也可憐。

斜照闌干對影人，繁華重問已無因。頹垣却見孤生柳，猶仗婆娑寫舊春。

小鼓雙鞞夙定場，烽煙飄泊向蠻荒。《淋鈴》一曲腸堪斷，何處天涯問董娘？

欹帽昂藏一丈夫，虬髭人喚酒家胡。黃罏未是傷心地，長感鵑聲廢蜀都。

樊樓燈火幾經過，白袷吳郎鬢已皤。往事如麻浪淘去，眼中無恙漢山河。

題周璕畫牡丹

猛志刑天期報韓，但圖龍水太迷漫。阿誰識得尊王意，（雍正《硃批諭旨》指周取名，意在尊王。）落墨朝來寫牡丹。

一九五九年中秋前一日陪諸同志北湖翠虹廳集

涼風靖蚊蚋，美稼替呻吟。嘯侶期湖曲，開堂愛柳陰。談天八紘遠，評史十年深。更喜蟾光滿，來朝佳節臨。

題李復堂蕉陰鵝㝱圖

不薄清波近曲池，畫師點筆費人猜。蕉陰露溼華胥㝱，兔見書生作幻來。

蘇聯宇宙火箭達月球喜賦一首

萬古青冥誰得攀，奇肱一箭沒遮攔。即今鑿空通圓魄，不待成橋叩廣寒。顧菟迷離眞可對，嫦娥寂

寘也增歡。紅旗高颭靈光裏，任爾波旬側眼看。

庚子三月臥疾淞濱柬彥通白匋

亂眼風花上步廊，闌干斜照晚蒼蒼。招攜未許窮春草，牢落偏敎住病坊。獨塔殢人靈谷月，柔波淌瀁北湖航。明年此日江鯽壯，載酒須遲海客嘗。

題翔冬贈周克英詩

片紙居然繫海桑（詩箋猶是南京故紙），畫簾銀燭思茫茫。豈無渝酒堪留醉，便聽巴歌合斷腸。江路旌旗歸夢遠，山城風雨客宵長。從來萬事成都好，莫共韋莊賦望鄉。

董娘

聽汝秦淮碧，聽汝漢水秋，聽汝巴峽雨，四座皆白頭。

鷄栅

破夢秋窗愊膊聲，起看鷄栅意縱橫。杜陵老子今如在，不放宗文萬里行。

六言

總角簪花舊院，白頭潑墨槭庵。鷄山烟霞絕世，歸來何必江南。

夜聞捕盜

彈丸臥鴟聲，甘林睒列炬。喧喧破我夢，捉搦下前隖。大盜膾萬肝，緐鈎復何數。非飢寧有此，食色天所許。洋洋河之水，滿腹羨田鼠。夜山來獨醒，辛苦立寒雨。局鐍負不走，跼蹐吾憐汝。戰伐生理難，爲恩誰能普？昔聞薩埵兒，血頸飼羸虎。

贈張桂軒

薄海同歡春色回，孤花憔悴也重開。翠屏千尺松林路，燈影刀光見汝來。

月

故鄉一片兒時月，海上隨人更可憐。披衣自下重簾臥，不放淸光到枕邊。

曉聞雁繼乃知是角也

花落春涪酒樣淸，何人吹角動高城？北窗推枕輕寒入，錯喜渝州有雁聲。

願夏廬詞鈔

浣溪沙 和翔冬燕子磯之作

燕子歸來又一年，汀花汀草弄春烟，斜陽獨扣過江船。休怨長宵難再旦，君看缺月有時圓，只憑好夢護嬋娟。

浣溪沙

鸞鏡脂香宿未消，鏡中眉黛比山遙，層樓北望雨瀟瀟。堪答深恩唯寂寞，待湔新恨有淪飄，長醒長醉總無聊。

點絳脣

雙塔撑空，重來認取牛頭路。暮雲春樹，舊與君行處。江水東流，江月還如故。愁無數，短笻無語，扶夢隨人去。

鷓鴣天

助飲寒螿咽不驕，高城夢隔夜迢迢。回風不管秋蕭瑟，孤月能禁夜寂寥。　驚聚散，惜淪飄，簷枝無雨亦瀟瀟。春衫絮影猶堪記，燒燭三更過石橋。

浣溪沙

溜馬岡西水接天，吳船信斷已三年，何人今夕理巴弦。　傳恨無聲風剪剪，寫愁有影月娟娟，闌干溫徹不成眠。

點絳唇 用夢窗韻

莽莽雲山，雁飛不到巴滇路。短笻去處，霜葉吹紅雨。　何事浮生，長向天涯住？年光誤，憑闌人去，又是高樓暮。

虞美人

故園楊柳鵝雛色，春至從誰惜？幾回判待不思量，無奈開門白浪是長江。　東風不管黃昏苦，吹起沙頭雨。嬾憑倦眼望歸舟，更遣高雲千匝掩山樓。

浣溪沙 題三清閣

翠壁蒼濤展海圖，飛樓霞起鏡天虛，滇池佳麗九洲無。 縱壑揚帆人附芥，攀高入隧蟻穿珠，登臨何事說西湖？

玉樓春 飲高嶢別以中鴻壽舜年

人生情味風翻葉，萬里相逢如電抹。未成歸計苦思歸，待得歸時還恨別。 清滇照酒波生纈，作鱠銀刀嬌發發，酡顏莫惜比花紅，明日巴山千萬疊。

浣溪沙 鴻壽每遇警報，輒堅臥不出，詞以詠之。

處處驚龍破壁飛，奇肱眞自日邊來，何人倚柱不聞雷。 粉碎霆空成坐嘯，風波忠信與忘機，今番鐵鳥是空回。

浣溪沙

夏淺春殘懶起時，東陽帶孔又新移，藥爐烟颺日遲遲。 生色青紅明壁畫，分香窈窕換瓶枝，暮寒竹影過牆垂。

玉樓春昆明除夕酬季偉，時季偉將還西川省親。

高城燈火聽笳客，飮罷屠蘇長太息。天涯東望我無家，君縱有家歸未得。　倚閭鳩杖頭如雪，笑弄諸孫歡繞膝。來朝買馬向彭州，百歲斑衣休更出。

點絳唇海心亭茗坐同鴻壽用沅君韻

倦旅傷高，斜陽紅到湔裙水。亂山無際，一髮中原是。　梟鴀湖亭，靜聽瓶笙沸。茶堪醉，與君隨喜，珍重銅仙淚。

點絳唇飮彝齋湖莊

暮色留人，登樓一片江南水。望鄉何處，烟柳非耶是？　斫鱠燒燈，尊畔情如沸。休辭醉，悲來能喜，傾盡珍珠淚。

阮郎歸

海心亭外好波光，秋蕖平畫堂。棹謳十五自成行，水嬉珠翠香。　人影亂，晚山長，餘霞丹渡黃。歸來楓葉又鳴廊，挑燈思故鄉。

點絳唇 北谷茂林，用夢窗韻

翠溼人衣，眼明眞見牛頭路。暗沉吟處，松韻繁如雨。辛苦奔川，誰喚流泉住？歸心誤，片雲東去，冉冉岷峨暮。

卜算子

疏雨濕燈窗，夜夜雲山亂。花落閑庭未忍窺，幾日桐陰滿。低語祝東風，湖上春方半，莫把紅橋杜宇聲，吹過垂楊岸。

減字木蘭花

芳韶無價，一臥深帷春便夏。門外梯田，拾級新秧綠到天。橫江白鳥，帆飽如弓波渺渺。甚處雲山，鳥不能前夢亦難。

卜算子 冀野和東坡韻，詞殊危苦，余亦作一首。

風旆水搖人，小立何曾定。蓬髮觀河更百年，改了波斯影。楚客嘆多艱，此意今誰省？不上崐崙頂上來，不覺天心冷。

夏廬夫子生前，曾將所作詩詞釐爲六卷：卷一題《磐石集》，存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以前古今體詩。卷二題《峽林》，存抗戰初期旅居重慶時古今體詩。卷三題《無同沙語》，存一九四一年移家江津白沙鎮以後古今體詩。卷四題《蜩樓草》，存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家返南京以後古今體詩。卷五題《東風堂集》，存解放以後古今體詩。卷六題《夏廬長短句》，存畢生所塡小令，不分時期。一九六二年初，師歸道山，遺稿除三四卷有親筆定稿，六卷有曾憲洛鈔本外，餘皆未定。其次子白華兄（出繼外家，改姓楊氏）廣爲收羅，歷時一載，始成詩詞全集，未及印行，不幸遭逢十年浩劫，珠玉毀於横中；而白華兄亦身受横逆，含冤逝世，良可悲矣！鑄不能坐視金聲絕響，爰發願重行搜輯。數年來，從師家親屬與同門弟子處，以及各種報刊上，鈔得古今體詩二百五十一首，詞十九闋，約存全貌之半。自當繼續努力，四出訪求，倘蒙海內外寶愛吾師詩詞者，助我一臂，予以增益，不勝慶幸。一九八一年六月，門人吳徵鑄識。

统一书号：10186·344
定　　价：　1.10元